

佐藤春夫著

查士元訳

都會の憂鬱

華通書局發行



都會的憂鬱

佐藤春夫著
查士元譯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初版

都會的憂鬱

1.00 (實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佐藤春夫

譯者

查士元

發行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段
五二九號

印刷者

中行印刷所

都會的憂鬱

近邊的人，看了這一份人家，都覺得奇怪。那裏只住着年輕的夫婦兩人；還養着兩頭狗。妻君每天一清朝便出去。招眩的服飾，不像是平常的習氣。這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妻君出去之後，屋裏看去便覺是空屋的樣子。前門一直是只開一扇，還不是完全開着。但是這屋，並不是空屋；——裏面是有他住着的。

這是在山坡中央的一座小小的平屋。山坡不知是因了什麼，給牠名叫幽靈坡。卻並不和這名稱相應，是一個狹得可厭的坡道。並且這一條路也不是盡頭路，也不是這裏的大都會的郊外；在社會中活動着的人看來，是一條不必要的路。因此要不是住在這近段的人，便誰也不知道有這樣一條路的存在。在這樣一條坡道的中央，卻有他的家。是一份終日照不着太陽的家。可是爲了在山坡的中央，冬天的燥風吹捲起來的塵埃，倒有不少吹進到屋裏來。他也曾感到了落寞，把前門全開過了；但在那裏射不着一條日光，塵砂卻沙沙的發出聲音，打上紙窗來。因此把前面的邊門完全不打開；只是塵砂還是和門縫間的寒風一塊兒侵進來。這一份終日當不着太陽的人家，爲了主婦不在家，更見得慘冷陰

涼。他幾乎終日不說話的，到一個窗邊去，潛伏在妻子出去時給他佈置好的火盆邊。也並不作什麼別事。若是一向，他也曾每天都想着各種各樣的事。但一切都是沒有盡頭和結束的。欲使沁入身心內，有所感觸，的確必得要有帶彈力的心意纔得。只是在他的心裏，所謂彈力的，竟是一些都不留着。在他所不足取的凡此各色各樣的思念中，比什麼都還着力的追迫着他來的，祇是

「爲什麼這屋裏當不着太陽？」

的這麼一個極其沒意思的事實。在他的生命中失了生動的一切；這完全是起因於住在這一座當不着太陽的屋裏的事實上；他能這樣感到。——有一晚，他也曾把這一件事告訴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對於他的似引壞了的孩子所說的話，安慰他般的，告訴他這

屋當也有照着太陽的時候。他妻子說的，是指她自己每天早上出去的時候；——便是九點鐘光景。在這時候，這屋的前窗上，是有晨光射着的。在妻子那裏聽到了這話後的他，下一天朝上，便一早和妻子同時起來了。起來試把前窗開時，那紙窗最左邊的一格上面，有宛似兩手的拇指和點人指合攏時所能作成的三角形的日影。雖則是冬天的太陽，卻因是朝上的晨曦，便也華麗的在褪成銀鼠色的紙窗上明亮的輝耀着。把紙窗拉開，日光便在塵埃的漩渦中，射成虹色；到蝦茶色的席地上，碰成個三角形。把那裏白白積着的塵埃，全都照出來。他對射進在自己屋裏的這意外的日光，像接得了意外的貴賓的住在弄堂房裏的孩子一般的吃驚看呆了。太陽是從對面兩家樓房屋的屋頂邊所稍微隔離下來的空隙

間漏進來的。他對着太陽那裏望過了。——在自己的家裏，看見了太陽，已是住到了第五十天的事。日光在陳舊的地席上一些些的爬動，可感激的是纔不過手掌大小的日影，一些些的大起來；約莫十分鐘後，變成了斜邊竟有三尺以上的日影了。他向這小小的貴重的日影跪下了。那日影纔夠照上他肩膀的一半。但似在他的肩膀上一些些的縮去了。十分鐘之後，日光便已消去；這屋裏便到處也找不到一絲日影。曾以為完全不會照着日光的這屋，竟也是照着太陽的；——是一天中，只二十分鐘！從這一天起，他為要享這二十分鐘的日光的樂，每天朝上和妻子一同起來。和妻子一同吃早飯；不一會！把前門拉開一扇，在那裏射進來的朝日的日光中，浴着他的身子。只二十分鐘！然後重又鑽進牀裏。他便

和狗一般的，作着狗睡；——作着微微的容易打醒的睡眠。原來妻子朝上出去爲他向各種店定下來的晚飯的各種東西，都會由各店家的學徒拿來；這時，和主人同睡在廚房口的他的狗，必定要有一陣吠叫。便此把他喚醒。這般情形，所以他的一天中的中午，有時他以朝飯吃贖的當作午飯吃了；或者完全不吃午飯。

他的家和那太陽的關係，在此得再記述些：他有一天，偶然注意到放着他每天午後捧伏着的火盆的窗的正對面那板塢間——這是鄰家和他家的境界；是在由他家的窗口，即刻探手可及的地方的板塢間，雖只是些微的，但照着太陽，卻近乎有一個鐘頭。由這反射，在慘暗的二鋪席大的房裏，感到了微微暖溫的光明。把那板塢細看時，原來不是他自己的家，是鄰家的板塢。在照

着日光的明亮的部份上，從鄰家打過來的釘頭，都打穿到他的家那裏。忽的他異想天開，去到妻子的鏡台邊去，從那裏拿了一面較大的鏡子來。他把鍊做成的鏡子的腳，用力倒彎了轉來，把曲成圓的部份去掛在板壁上日影裏打穿着的釘上。日光反射在鏡面，回光反射在靠着他書桌的兩鋪席房的牆壁上。他望着照在牆上的小小的日影一會；即刻又高舉起手，用手掌去遮住照着微細的日光的地方。日光便射在掌上。他嬰兒一般的，把射着日光的手掌，一會握緊了，一會放了的做着。最後他忽又立起在火盆上，把臉孔去擋在有光的地方，去探看日光中的鏡子，探看鏡子裏的小小的太陽。靜靜的看了好一會。這也單不過是他過於無聊了纔做的玩意。當他注意到自己做着的事的時候，一種不知

怎說的呆笨，同時還有一種暗鬱的心意，在他裏面湧了起來。他在這一瞬間，不禁感覺得自己若非是在牢獄之中，必定是瘋狂了的。

忽然他想起的，是在二月前一直住着的那田園之家。是那田園之家裏的庭院。是那庭院裏日影下的薔薇。是在半年前，那田園裏日影下的薔薇的在他看來，總還有幾分象徵的意味；所以那薔薇也就是美麗的。但是如今的他，寄托他的夢意的東西，竟一樣也沒有。那裏只是灰色的都會。照不着太陽的家。時節是一切物音都似化滅的冬季。他自身是沒什麼才能，沒什麼素養的文學青年。——不，他是出入於郊外劇場的一個不重要的女優的丈

夫。——由他的女人方面說起來，全是爲了丈夫的沒長進，她纔屈做了那樣的郊外的女優的。……

無聊賴的一天又過了——這一個當不着太陽的家，日子過得特別快。暗到了這般的，看去也只似這一家；電燈還沒有亮。在那急匆卻又長長的傍晚中，他找見了火已經消滅的高火盆。靠了小指頭大小的火種，把火吹了出來。在剛纔的百無聊賴的思念的底下，依然是百無聊賴的接續想下去。——我的一生，難道終於會做了這樣的郊外女優的男人完結的嗎？——或者會如此。——若是如此，那也不礙。在前輩和友人的滿盛的好意下，我是已得着了原諒般的什麼才能也沒有。——有誰能向一個自己自身也都不能有絲毫自信的男子，抱有任何種的希望？——便是曾對他說

了到都會去後，嘗會有什麼刺戟，纔重把他領到了都會來的他的妻子，最初每晚更深回來時，必先問他今天可能寫出些什麼；但到了近來，不也是一回都沒說起過這些話嗎？——誰都當他是「或者是有些才能的男子」的他，已完全被大家忘記了。這也是該當的事。我自身不是也在漸漸的不見了所謂「或者是有些才能的男子」嗎？——總之這也不礙。那麼愚癡的夢，是早些醒了好。——只是，如果一生一世得住在這當不着太陽的屋裏，那便會是怎樣的悲慘。

「不見陽光的窮蛋！」

他忽然想着了這樣一句普遍的話；在嘴上低說着。不見陽光的窮蛋。是世外的人。是在世間受着恥的人，他這般想了；「不

見陽光的窮蛋」這一句話的普通意思，在他倒還沒怎樣強烈的反感；卻是依字面的意思，即「只能住在射不着日光的地方的人」的一件事，他覺得可怕。

在南國生長的他，對於寒冷，確是無力耐抗。還有似在寒冷的期間不開花一般的；在冬寒中，人的空想也是容易凍結的。在沉醉於自己的空想中纔能生活的這樣性格的他，會呆鈍住空想力的冬天，已有些苦悶的了。因此每到了冬天，他總曬着太陽，玩過他的無聊時間 (Idle hour)。但是在這裏，是照不着太陽的。生長於中流家庭的他，到如今還一回都不會嘗到過在沒太陽的家中過的冬天。——對於非住在那樣的屋裏不可的自己那麼的人，真的深感到是有淪落無歸之慨。他便想了；——我非去住照不着太陽

的屋不可；這事於我有些不相像。不單是於我是不相稱；於不論誰都不相稱。不，還不只是人。便是狗，不也是貪戀着向陽的嗎？——但在嘴上這般說，真也不過是一冬二冬的事；若如此狀態繼續到一冬二冬以上，那在這樣當不着太陽的家中，即刻也會完全住服住慣。不論怎樣不好的狀態，人都能在那裏面慣服起來。——這不就是人的最悲慘的事嗎？

他一心不亂的呆看着在一些些紅起來的火，在傍晚的易奮昂的感興中，正接續的想着虛無沒趣的事之間，不意房間內亮了起來。是電燈亮了，把推攤在角裏的白天吃殘的飯菜，很憐的照了出來。房間明亮了，他跟着無意的見到五斗櫥上灑鐘已到了五點。——他便此眼看着鐘面，心想到妻子回來，還有五個半鐘

頭。午前十二點前纔起來的他的半日間，雖是很短促，卻不得不感到非常的無聊。

……二三天前，走過你家的門前；想叫上一聲，但門卻關着哩。窺望一下，見門檻上有一隻狗打着睡。那屋裏的生活，你看不是可做成小說的嗎？」有一位前輩給他這樣說了。——這一位前輩的家，是在距他家約一町路的公館街；所以他常常在牽了狗步行着的歸途中，去訪問到他家。曾有一回便是在那一位前輩的家裏，他所碰到的某洋畫家，也把他的臉孔細細的看了說道：「好極了。真是繪畫一般的。頭髮的神氣和鬚髯的樣子，沒有一樣是在破壞調和的。真想用我的青和黑做底色，把你這臉孔描

下來呢。』他不知道大家爲什麼對他說那麼的話。他的屋內沈滯混濁了的薄寒空氣，一直蔓延到屋外，使行路人也感到。還有他的精神的困憊，慘浮出在他的臉上，連初見面的人的眼中，也會引起注意。『你家中的生活，可做成小說。』你的臉孔，可繪成以青和黑爲底色的畫』這些話，在神經質的他，聽做和被人說：『你的全生活中，是有頹蕩的風味呢；——因爲你是將潰滅的人。』等話有同樣的效力。他雖覺得去想到這樣的事，是一種脾氣；但又不得不覺得有這脾氣，是因爲自己有該當那般的弱點。妻子的母親，常來這家裏看望。她對於這個氣度怪高的，但生活力卻一些沒有的；比如有什麼金錢上事要和他商量，便是他自己自身的事，他反像他人的事般無心聽着，會顧而言他的這一位奇妙的自

己的女婿討厭；卻也還含了苦笑諷刺道：——『你所能做的事恐怕是誰家公館裏的管狗人之類罷？』在各種時候，他受得人家的說話。這些話都留在他的心上；有時也偶然變成了恥辱浮上他的心的表面來。這不得不使他皺眉；但另有一事，是使他以苦笑來歪轉他的頰的。這是每天傍晚他轉望電燈着後明亮了的房間時，常常無意間回想到的——是『到你家裏來一看。即刻似看見了失敗了的投機者的家一般。衣櫥哩，高火盆哩，五斗櫥哩，都和屋不相稱配；大概是夫人還沒給你幹着家務罷。』的幾句話。是他的朋友江森渚山的話。這一個描摹十足的是渚山風，在他覺得很有趣。但一旦由這一句話，想起說這一句話的人江森渚山時，他的苦笑便變成更苦更嚴重的表情。

他想這江森渚山纔一些沒誇說的是敗落者哩。——這般想了之後，即刻覺得，把渚山如此一想，不是以他的比自己都還墮落，自己倒還沒墮落到那程度；便無意識的也就自慰自誇着的嗎？他對自己反省道：果真如此，他是無限的鄙下了。——但也不只他，凡是知道渚山的人，都各自輕視着這一位年長的朋友。瞞着年歲的渚山，不知道他到底是幾歲。但至少和他比起來，是一個時代或十年的年長者。渚山不論說到什麼，總常常自己說明在過去一時代前的文壇的動搖的氣運中。他將能怎樣走到文壇的上面。渚山的年少的朋友，都帶着微笑聽他說這話。依渚山說來，渚山也和這時代的二三個大家面識。也曾由這些大家之手，

他有二三篇創作得在相當雜誌上發表。這已成了渚山的得意的回憶。渚山自踏出文學生活的第一步以來，即固信着重經驗的自然主義藝術的信條，不單信而已，是以身供奉給這信條。渚山大概
在約二十年前喪母的當時，有在那時候決非小額的二千元以上的錢，作爲遺產，走進他的手裏。他便相信自己的才能。爲了完成這才能，決心盡此一生的渚山，因爲當時人人都說的在小說作家看來是比學問，比人格，比其他什麼都重要的是「人生經驗」。要買得這經驗，並且要享樂他的青春，在這錢未完之間，他便轉走着各地的避暑地和溫泉場，過他的歲月。從此渚山的經驗漸漸豐富；以此豐富的經驗，想走上文壇去，徐徐開始去試行的時候，文壇的傾向，——是輕浮沒理由的和一般流行沒什麼區別的

傾向；——早已不是他所信奉的主義了；是一種反動，和渚山的思想，完全成了逆行的了。但是一個發育全盛的頭腦，在一種主義的空氣之中，若能不存任何疑慮的生長起來的時候，那主義便算是鬼祟，但盲信此鬼祟的人們，必永爲此鬼祟所惱；力量薄弱的或深信此主義的，生活便爲此鬼祟所纏住。渚山所信奉的主義到了後年，便起了嫌惡，但也決不能如何的變化。渚山知道自己的年少的朋友都各自抱有自己的新時代的新思想；同時對新思想也是寬大的理解着。但渚山自身的思想，在語句的一處處都自白着他的時代落伍。並且生來是善良謙遜的渚山，用鄭重的應酬，來接觸一切年少的朋友。他用無意間似前輩訓導後輩的熱心，或者再壞一些觀察時，有時也覺得渚山自己隨便的用品帶親

熱的話，結果是出於怕年輕的人用起同輩似的口氣來。渚山也常常談着自己想寫的小說的情節。如果聽他話的，有誰欲說『那好極了』的人，渚山便會向那人得意的說下面的話：——『好極嗎？哦，中了意嗎？你請寫寫看怎麼樣？那材料給了你也好。——我是想寫的經驗不知還有多多少少哩。』渚山的這般說了，誇着他的經驗的豐富，想把材料給人；這在他的朋友間是有名的事。年輕的朋友推測渚山的把自己想出來的材料卻叫人去寫的心理，暗中常在學他的聲色，嗤笑渚山。

這一位渚山和他——這一篇故事中的中心人物的他——是在四五年前，不知在何處何時相識了的。渚山因為了生活的必要上，似打算着務得廣多朋友。渚山每到他那裏來，也會向或者竟是過

於是新朋友的他，說了借錢的話。——他說了在什麼地方有職位之後，更又說因此須要一件夏褂兒。當他知道了在父親處受得有限的供給生活着的他的家庭中也是一些錢也沒有的時候。渚山便又求他借幾冊書給他。他想對渚山說，謀事的人沒好衣裳穿，不是當然的事嗎？但他又感到帶了過於襤褸的風態，不很願意去幹借錢謀事的心理中，確是有些真實的。於是雖有些不解，他卻已不能有討厭的表現，便答應了渚山的要求了。渚山的謀事，當然是沒成就的。但渚山穿了在舊衣店中買得的紗褂兒，來到他家裏，指點着那褂兒的襟，說了「托了福」的話，鄭重感謝，然後漏出了職位的不好和地方新聞記者那樣的事，是太辱沒了自己的口氣。過了十天後，出去作傍晚散步的他，落着了陣雨，在狼狽

的去趁進了的電車中，偶然又見了渚山；渚山仔細的把他的紗褂兒用報紙裹了，塞進在懷裏。——說着：『淋濕了是要縮皺的。』他便越感到渚山是可愛的人物；在他的朋友間，也提出了一渚山的夏褂兒」的話題。……此後，棄了一切朋友，到鄉下去了的他，當然和渚山也得要好些時不見面；但重回都會之後，和別的朋友的交情，自鄉間一走，便此疏遠了；可是和渚山的交往，還能繼續着。原來是因爲渚山方面常常來到他的家——這背陽的家玩。他在鄉下的不足一年之間，渚山的生活，似急速度的愈入惡劣之境了。爲了當他以前去找求人生的經驗時，不知在何處傳染來的病，使渚山的頭髮稀薄了，顏色暗沉了，思想不精密了，與致缺少了，身體也似有不絕起障礙的地方。在這樣狀態中苟延生

存着的渚山的窮困是不待說的。但這位渚山，卻決不再像三三年前時的，來說了種種見長的理由，向他借零用錢。其實看了現在的他的生活，便是渚山，也能一目瞭然的知道把那樣的事便是向他說了也沒用的。如今的渚山，卻不期望絲毫物質上的恩惠的，還是那樣常常上他的地方去玩。真是純真的友情！——他想了。這也使他感到可怕的悲傷嚴肅的心緒。渚山見了將完全在走上和自己相同的路上的這位後輩，覺得在他的家的空氣中，找到比任何處都還隨便舒服。因此渚山有了機會便比以前更沒虛飾的向他明說他的心緒和生活的狀態。如今除了精神的慰安外，他不再想藉此求得別的什麼。二三年前，——從他們的交際的當初以來，無端的曾經視了渚山的他，現在也還在心中的某處，對渚山

抱有相同的感情。但渚山卻是當他做隨便沒拘束的唯一的朋友對待着他。這在自尊心強烈的他，總是很難受的。但所謂有自尊心的，這和有前程的人的一事，果有何種關係？便是渚山，他也有自尊心。但是，我與渚山總有幾分不相似。——他茫然的這般相信着，便此轉念下去。這是常事。——但是，任是怎樣說，除了渚山之外，不管是由於什麼意義，願來望望我的朋友，——如願來和我多少說起些藝術人生一類的話的人，不是便此沒有了嗎？不，或者是有的。只是人人都是各自在自己的事情上起勁。這纔是頂當然的事。所以我的朋友，只渚山一個；——不，還有一個。

他有的另一個朋友，那是某舊書鋪中的學徒。這個二十左右

的青年，是有一天，他想要求得一些零用錢，偶然領到家來的學徒。這青年看着自己的主顧要出賣的只多的是量，本來也不值多少錢的書籍和雜誌的全是文學書類，討的雖多少已是有些高價的——可是總合起來，剛剛還只二元八毛錢，——把那些收買進後，又對他說出了藝術，人生，哲學等各種的話。並問起他可也知道柏格森的哲學。學徒知道了他對此一無所知時，便爲他說了柏格森哲學的概論給他聽。但所說的，他竟一些都不了解。他也難判斷到底是講者的胡亂的講着之故呢？還是爲了他的頭腦失了理解此哲學的力呢？他只有靜聽着這學徒的得意似的說明。在他的這一個態度中，似找得了一些滿足的學徒，此後約過一星期，又來到他家了。接着又有二三回，因了店中的遣使在途中稍聞

時，來訪他，談起太戈爾哩，柏格森哩等等名字，和最初時同樣是很怪妙的壓迫他。有時還勸他去讀看什麼；把在讀書界流行的書籍拿來借他。

「我實在本也不願做那麼舊書鋪的學徒。想寫下來的事不知有多少哩。不管什麼的，偷過了主人的眼，總得讀些寫些，你請看着，我總會有些收成的。但是看了你那樣的什麼時候都可以坐在桌子前的人，真覺可羨。」學徒竟說出了那樣的話。

對於藝術抱有本能上的愛好的他，任怎樣的對渚山和舊書鋪的學徒輕視，若是說及本行內的話，還是以熱中的態度，不管那只不過是限於一時的思念，也還是非把牠說出不可。等他們回去之後，他纔無意的感到他的自尊心的受傷；感到冷靜鬱抑的心

緒。雖則是如此過去，但當他爲了老是繫着的狗的悶，牽牠去散步的時候，忽然想起誰都不在的家中，或會有誰，——會有預備了金錢以外的話題來的，卻也不外是渚山和舊書舖的學徒而已；一想起這兩人中或會有誰的來訪，便急急的想回家來看了。

藝術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世間像牠那麼不可解的東西，當不會多。要談藝術，可作譬喻的相當的東西，也只好說沒有。試把不論輕重，凡人誰都得犯的那奇妙的熱病——戀愛的感情來作比較。這一種情熱或者正是相似相近的。但普通得不着戀愛恩惠的青年，卻也會滿懷憎惡，想起他們的戀人。經過了時日，雖是漸在變成可追懷的，但爲要忘記牠至少便是一時的，多少也得以

憎惡或怨恨乃至侮辱等等諸如此種的感情，去還報成爲自己的憧憬的目標的戀人。這是極其普通的。反之，如藝術家的對於藝術，縱爲了藝術，他將被置於任何樣的俗世的苦境中，但還是在藝術的名下，甘受一切；或以之爲一種誇幸，說他是如何的愛好藝術；決不對藝術本身憎厭，輕視，疎隔。一方面常感到自己的天分之薄，或自己的不合時代；雖自受挫折，對藝術的情熱，卻愈怪妙的深切。這便已是信仰皈依的一種。或可說是叫着『神與之，神奪之』的約伯那麼的信仰。若依宗教說起來，若非是十分深信的信徒，決難致此；這情形放到藝術上時，幾乎有志於此種事業的，全都是自己並無別種努力，可是這一種感情，卻是抱有的。他們當然有時也感到藝術的絕對的沒意思；但在那時

候，在他一切人生的本身也會感到沒意思的。任是想棄了藝術，改入他處；但在人生之中，他所可去的地方完全沒有。這和對神起疑，竟惱恨着想屈服於惡魔下的那麼的信仰者的，卻略有不同的地方。這些事，對於迷於不知正體的迷惑物的藝術的人，或生來是具有藝術家本能的人以外的人，任你怎說明，終也是不會明白。

有那麼存着不知所欲的心的兒子的父親，對這兒子所採取的手段，大半都依同一順序的。普通這父親和兒子，便是互相各對各隱含着不滿；但做父親的爲了愛的緣故，終必失敗了，嘆着有那樣古怪的兒子的自己的不幸，卻也就此斷了念，任兒子去爲所欲爲。他，——這一篇故事的中心人物的他，也是如此情形，纔

走上了自己選擇的路上來的。他的父親，是在鄉間行醫的醫生。祖父也是業醫。這般行醫數代的他的家中，他父親當然也要長子的他做醫的。但看得了他年幼時的性情在北海道又略有開墾地的他的父親，便重想使他進什麼的農科大學，漸漸使他做開墾地的管理。父親正在以他的兒子作材料，轉着各種有希望的空想之間，卻知道了他兒子任情的長成起來，也不知受了怎樣的人的影響，耽讀起詩歌小說之類起來，把志向放到文學上去了。這時對於此等事，也不全是沒理解的父親，只得依從兒子的希望給他許可。在這一點上，有能如此理解的父親的他，比之普通的文學少年，是幸福多了。但不論是什麼時候，什麼場合，「父子」是「父子」，這一件事是不可忘記的。父親對他允許他去作所謂文

學的學問，要求他去做一個學者。卻決不是承認什麼藝術家之類。但做學者的念頭絲毫也沒有的——相信學者和藝術自是不同的他，把希望他進官立學校的父親的意思絕望了，僅以勉強的理由，進了一個容易的私立學校；但既已如此，心想便是那裏只要能畢了業；這般打算的父母的心。他又忽視了，不知不覺間，在那學校又半途輟了學。也不和家庭相商的，聚了一個在家庭方面全不知道的女人做了妻。他的父母，想可以什麼方法叫他努力着什麼事的材料，如今是全沒有了。母親看見她丈夫朋友們的兒子，到了暑假，各各從學校歸來，有的說來年將畢業某醫學校，有的說已是帝國大學的二年或三年，有的說來年將得了醫學士回來，她苦惱着這些話的自會進她耳來。生了像他那麼沒出息的兒

子，這事她對丈夫，只覺得很恥。——對有時爲了要錢，遠遠歸來的他，他的母親常常抖抖的說出這些話。倒底是父親，這些話一句也不說。不說卻說了些道理上的。所以更是厲害的話。——

所如說你是一直從前便說着是個人主義者哩。也裝着那神氣的。你可也會以家中的一份子，爲家庭作過什麼事嗎？只在於自己有好處的時候，來到家中求助，這能成什麼理由嗎？有所謂和洋折衷的，（日本西洋的折衷）你的便是這一類罷。西洋流的個人主義和日本的家族主義，應了你的便把牠折衷了罷。『諸如此類的，他父親也播弄了最苦澀的諧謔。又說：『你和我不能商量的娶了妻子。那時我也問你究竟你打算怎樣養活妻子。你對此並沒給我回答。我以爲你自有你的辨認。我的養我的還沒獨立之力

的兒子，覺得有做父親的義務，所以供給你錢用。但不能自己糊口的人所隨便娶來的妻子，我卻沒感到有養她的義務。但我卻不是說要這麼說了，把人家的女兒餓死。的確的，夫婦兩人，靠我每月寄出的一些錢，只能勉強過活；還不知可也能過些像人的生活。但是拿着二十五元的月俸的巡捕，不也是養着妻子過着活嗎？我寄你的，比巡捕的月俸當多些罷。不論誰，都是淋着汗血過着活的。這是人類生活之常態。你卻老是閒散着，什麼事也不做。你便算是做着些什麼事，但那是否有價值，在不知藝術文學的我，是全都了解的。若說是進着什麼學校，那我能從學業的成績和升級等，知道你有了什麼進步。或者你幹着什麼事去問世，若也爲識者所認識，那時我便也能經過了那識者有能相信你

的才能的方法。我既不是有餘錢足能使你們爲所欲爲的身分；卻除了你，還有兩個男孩子。若欲單對你一人，依你所望的，把也沒有到什麼時候的限制，也不知爲什麼用下的學費給你，則對於此外的或者是有望的你的弟弟們，不是不能如我心願的做了嗎？你自己相信着自己的才能，選了自己的道，那窮困不也是平常的很嗎？如果以文學不能立身，則電車的賣票，或巡捕等，你也能做的事正多着。的確，那樣的事你若做時，在家裏，在你自身，都不是名譽的事，那是一定的。只是不是完全白癡，也不是瘋子的男子，什麼事也不做，我們卻又並不想鞭撻；則你當比做身分不高的職業還要可恥。對世間也是無理可說的。』父親對他這般說了，然後對在座的母親說道：『這事請你也聽了罷。爲了覺得

面子不好，我便秘密的給他錢，這事可也不行。有所謂「舐犢之愛」的一句話；這是指你那樣的人說的。母牛不管是什麼，總是盲目的去舐仔牛愛牠的。——此外便不知有慈愛之法。『有教養的健全的他的父親的話，一句一句都是真理。』未到二十五歲，得進着學校，這些年份也是要的；所以在二十五歲前，當你是進着學校的，我便也一直每月把錢寄你。但過此以後再來問我要錢是難的了。我什麼都不欲靠你。……我恨你的簿志弱行。論語中說「女今畫。」——是自己放棄着自己的力的意思。你那樣的男子，在孔子的弟子中，倒也似有的。你總得有大勇猛心纔好。』他的父親這般說了。他母親有時也說：『因為什麼事都是你自己的心願。……』』

他的二十五歲，只要這一個正月完了，便也過完。

他的妻和妻的母親等，不管他是這樣的窮困，卻怪訝着他爲什麼不去向他父親要錢？這樣意思的話，也不時在話端流露。但是在他看來，到了現在，的確已沒有要錢的理由了。……單以父子是不能常要錢的。並且又是要試把他窮困到絕底一回看……的這般決心着的他的父親，在如今時候，決不會給他錢，這他知道。他在自己心中，明知父母並沒什麼積蓄，卻利用了父母方面所易給的無限的愛情，欲以爲靠。這事在他的頭腦中是不合理的，從而也感到是一種重大的不德。當父親對他的才能，還有什麼信賴的期間，他把父親當作是自己藝術上的保護者而能甘心，但既而他的父親對他的才能斷了念，他自身也早已不能相信自己

的才能了的今日，只要不是欺詐師，又有誰還能打出一張靠不住的期票去要錢？

他明知是因了香煙的烟和吸贖的頭放進火裏燒出來的烟的緣故，房裏纔濛氳着的；但若把什麼地方打開，冷風又會吹進來，所以他便是感到，也只有靜默的蹲踞在火盆邊。他自己的頭腦裏正也感到和這房內一樣的淒涼模然的迷濛着。像自惱，像自蔑，又像後悔着不知什麼事的——仔細逼想起來，大概是後悔着說到這世上來的一事那麼的情緒，卻又像不知對誰的一種非反抗不可的；還像要嗤笑一切；和便此也不能安心那麼的焦急，和感受這樣的他的心憤纔無疑是可憐人的那麼的反省，諸如此類的種

種心緒，——但也不是有熱烈的生氣的；若比方起來，那是黃昏的街景，暗滲黑沉紊亂的在他的心裏來去着，他也只有束手凝視。這般精神衰弱着的他，不時的診按着自己的精神狀態的自脈。對於自己以外的人的事，便是妻子，他也沒工夫作什麼想念。這般過着日子，他竟也忘然的想到這樣的事；便是我，也不一定是什麼才幹也沒有；且來寫下些什麼短文罷。這般一想，於是和現實生活毫無關係的荒唐無稽之事，——例如有人把一個非常身輕而長於舞蹈的少女獻給某國王那裏。因為那少女身體太輕了，晚間睡着的時候，難免有飛去之慮，便把那少女的手和腳用鍊來緊緊鎖住，卻還不能放心，所以每日傍晚，把這一天在王宮的園庭裏開了的花摘來，以這些花的氣息，加重少女房內的空

氣。然後怎樣怎樣……的。——又如在月夜散步之間，找得了一個不慣見的洞窟。乘興走進洞中去，洞窟裏卻比外面也光明，那裏有一個中國少女在玩着。她頻頻的在吃東西；以爲是蓮子，仔細看時，卻是蠶繭。用手指把繭整整的剖破做二個，取那中間的蟲吃着。……之類，這樣全無意義的東西，他寫了二三張，便自己叱責着那成什麼樣兒的，把寫下的撕碎擱了。覺得自己的空想中，有完全是健全到極點的某物之可厭，雖則只十分鐘，但會對這些事感到趣味的自己是可恥了。自己爲什麼是貧窮的，爲什麼有情愛等，此外各樣的世態和人情乃至思想等卻不和別人一樣的在他裏面作強力的反響。那是因爲生活的本身不好的緣故；是甚般的不好？……但這是因爲此外也就無可如何了；因爲沒有大

勇猛心。……彼此重又把各種問題循環的想下來；結果這麼的想又能成些什麼？他在自己自身內放縱的叫了，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無救的心緒。——他感到凡此各色各樣的他的想念之間，常常有江森嶺山的姿影在閃閃的出沒。

每天把永無結果的此等混雜的念頭，大致的轉想一遍；或者單對其中的一個，摸索像迷宮般的耽想，到他的頭腦完全疲勞了的時候夜已深沉，行人完全杜絕了的冷靜的裏街，木履聲在凍結的地上反響轉來，響到他耳朵裏來。這時後面狹小的園庭裏繫着的二隻狗，也聽着了腳步聲，似要去聽辨般的，頸頭的鍊鏘鏘作聲，發出柔短的吠叫，又咕咕的發着鼻鳴。一邊屋外有不純熟的

斷斷續續的口留吹着。過一會他家的前門重重的開了：

『雷奧啊！火拉旦，火拉旦！』

必定這般的叫着兩隻狗的名字，閱着門。這是他妻子回來了。

在寒風中吹着的頰發了紅的，這一位活潑年輕的女人，活潑潑的到高火盆邊來蹲下，帶着黑的手套，也不脫下的把手多去遮隱在火裏；但也不說起什麼冷的話，即刻便把什麼今天在外面——電車裏或後臺發生的愚不及的故事，在她那煩吵快口的嘴裏笑說了一二個。然後把長得垂及席地的白長的圍巾和手套完全脫下了；伸出一隻手去，把背後的紙門開了，提起了燒着水的銅壺，拿到廚房內去了。隨便推在廚房的一邊的，有時是推在坐居

間的角隅的那髒了的吃飯桌，她敏捷的來處理。把髒了的飯碗洗了，重搬到坐居間裏。她向他問了有沒有給狗吃了飯；如果沒有，便再走下庭子裏去（譯者註：日本的房屋都離地築基高二尺多，故平地的庭園，須去「下」去的。）先給了狗食物，然後她們自己吃晚飯。晚飯完了，再洗一回吃髒了的食器，作着明天朝上的預備。——他，勝人一倍的懶惰又怕冷的他，着了呆般的看着自己的妻，看着一天中確全是工作過來的她，這般手快若無其事的事的處理事物。再細看着這般深夜歸來，卻還忠實的處理着這些事的事時，到底他也難免要抱創痛的心緒。如果是叱責的話，那任何時都即刻能滿是道理的說出；可是要表白這樣的感情的親熱的話的種類，那在他不知怎的決不能輕易的從嘴裏說出。若是勉

強來說，在他那麽性格，總是不愉快的。他就此從沒有說一句疼愛她的話過。結果還是表出慘苦不歡的感情，使怪會作樂多話的妻子毫無興趣的忽略了不聽的多。但說雖如此，他自身有時也會比她更會作樂談笑。但是對於這一類事，任是怎樣的，總比較的是神經遲鈍的，並且以三年的同棲，自然也能懂得了丈夫的妄幻的性子的她，似以爲丈夫是並非有了什麼理由纔不高興着的。

真的他覺得不高興的理由是沒有的。但總有一時，他自身也有不能解釋的一種奇怪的憂鬱。便是到了更深，對這般回來後精神振足的妻子時候；還有稍微一些聲音便容易打醒的他，以睡昏了的眼，漠然的看着她每天早晨偷偷的裝扮了小心着定得不把丈夫打醒般的急急出去的時候；或者是每逢失眠的夜裏，看了在

身傍舒服的熟睡着的妻子的時候。他就常常不覺的爲這一種情緒所襲住。這是在他一直所嘗味到的各色各樣的感情之中，最近於嫉妬的感情。但不是普通的感情。——他對她還一次都不曾空想過這樣的事。可是這一種像嫉妬的感情，逐口的一些些積起來的時候，他便也能覺得自己在漸漸的明白了那一種似是理由的東西。他明白了這也是一種嫉忌。這是看了有可做的工作和職業的人，帶着快樂熱中於工作中的時候，在他傍邊的沒什麼事做的人，和不知怎樣做纔好的人，也不像能做什麼事的人們所抱的嫉妬。——換言之，不便是沒有生活的人對於有着生活的人的嫉妬嗎？他自己對自己說了：——『我的這般過着日子並非是快樂安閑着的。我沒什麼事做。我所能樂於去做的事什麼也沒有。便不

是可樂的也不妨。就是勉強的我所能做的職業，也一件也沒有。一向我不是也會有好幾回想去做公司辦事員和新聞記者及其他的什麼事嗎？……」其實他也時時在熟識的前輩和朋友那裏把這事商談過。但從不曾有過一個誰去認真的接受他的商談。不，便是認真的接受了，老實的人說：『沒用的；你也能幹得甚事？』被人這般一說，他便也覺得自己是沒用的。若是不肯顯露的這般說的人，便說：『因為你到底還是天生的藝術家，……』這般說了，便不理睬他。這等時候，他也並非不想是的，我確是天生成的藝術家。——在因了一日的職業疲乏了所以能深深熟睡的可妬的妻子的傍邊，不死不活非醒非睡的他，比如是「有重量和容積的影子」的那本身的他，以無邊際的想念，作着愚鈍的「自己反

省。」

『……因此，這一會我熱烈的想有一個職業。什麼都好。什麼都打算幹幹看。不知是尼采，還是誰，說職業是生活的骨髓。——總之聽說是有人這般說了的。這般看來，像我那麼，目前真比如是水母一般。我也想找一個任是什麼都好的職業，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成能去順從那職業般的。縱使那職業和藝術是什麼關係也沒有的，就如銀行中的職員般；——越是這等事，反越覺得好。朝上九點鐘准時的出去；傍晚四鐘點又准時回來，務得是那樣的有規律的生活纔好。且試假定去努力於在我們是乖謬的職業，因此我的生活得了調和；等到這職業也完全慣了，結果他想

寫小說等念頭當作是愚極的空想。到那時候，便是這般也好。便只當我是經過了這些篩，從藝術家中漏落了下來的。因為如果得漏落的，那在得經過的各種篩中，務須從最先的一隻裏被篩落下來，結局纔會是較好的。——總之，因為照現在那麼情形，生活是過於汎濫不清了。這般下去，精神和肉體都將同時成爲無用，這事……」

有時他捉住了難得來訪他的洛山，以好像對這人哀求着求職業般的熱心，說出了這些話。當他說到『這般下去，精神和肉體都將同時成爲無用，這事……』的時候，忽發覺了說給聽的對手是洛山，他便覺得把這些事，還在洛山面前說出，縱是好脾氣的洛山，神經遲鈍的不給注意，也太覺是無心的故意般的。同時和

渚山那麼的人做對手，竟也會把自己的憂悶忠實的明說，這悲慘的自己自身又覺得要發怒起來了。於是他便把剛纔的真誠的口調一變，特的輕佻的，又似自嘲的說道：

『——說雖如此，但上那兒去纔會雇用我？這卻似只有一個地方——』

『哦，那又是怎樣的地方？』一直作着太不起興的問答的渚山，卽刻似動了好奇心般的插了話。

『什麼，那個嗎？是新劇座的佈景的助手。哼，哼，妻子進新劇座的時候，聽說趁便也會去問過那座長大川秋帆，可也有什麼工作給我。秋帆似知道我的迷愛描繪，聽說曾說佈景的助手可也合意。的確，與其寫狂劇的脚本，倒是這事不必要什麼才能。』

又是容易的事，也不是每天的工作，試當作安慰的去做了，零用錢這一些兒是定能得到的。——妻子也這般說了來勸誘。那劇場呢。但我還是不開通的，所以會想着，妻子做不重要的女優，丈夫做佈置的助手，夫婦都整個去做了秋帆的家人，任怎樣我也不願做的。但是到了現在，問題卻不是這一個程度。——的確，零用錢確也是要的；否則每天這般呆靜着，是太無聊得難耐了。但做了郊外一個小屋裏的畫佈景者，開始去順從這職業的生活的日子，這會是生活的改善嗎？或者竟是改惡的哩也難知。——不，比之現在的這生活，總難說是更壞的。只是這般做去，結局還會是和現在一般程度，那也未可知。但我便是到了這般也覺好的。我所期望的，是生活的改善；這也不可能的時候，便單單是轉換

也行。所以近來我這般打算了，這回由我自己提出去做畫佈景的，要求妻子給我上秋帆那裏去問。只見妻子卻說起那麼沒意思的事還是不去做的好，連睬都不像來睬我。」

「這個在夫人方面，要是你真果的表示了要去幹這樣的事的神氣，穩定是不欲使你去幹的。你還是寫些什麼罷，那又覺怎樣？」渚山先說了這樣的話，然後再說道：「——可是這樣的公司裏，略略進去看看。倒也不像是完全沒意思的呢。」渚山就以他的渚山式的意思，——添加了似把在人生上應得絕對尊重的經驗中的新的那工作向他誘引般的話。但那口吻，卻也並非是在事實上勸他做小劇場的畫佈景；單單不過作爲一個話的開端，想藉此得到向他發表渚山所一直還沒動寫的一個小說的情節。這看

洛山重開口時便明白。——

『我正也想着關於這樣的一個不幸的藝術家的趣話呢。』——
洛山所說的，是某青年畫家，在淺草區做畫百花景的故事。盛夏的中午，某畫家在高高的臺上工作着，不知是中了眩目的光線或蒸熱的暑氣和畫油的臭氣呢，突然一陣暈眼，從高高的上面墮落，氣絕。便此不再動起來，所以另外的畫家，去繼續那塗畫，走上高臺。這時第二個畫家發見了前一個男子的所以對大家所不願畫的最高處他卻常常歡喜的去畫着的理由。原來從那高臺上所能望下去的視野中，有極近的某私娼窟的一個房內的情景，在開放着的窗裏赤露露的展開着。——洛山這般的把情節述了，還是照老樣的開始他對此自己的自作——卻還一行都沒寫的自作的註

釋。『算什麼哩，真是沒意思的情節。到底還是十年前想定了的東西；但多少確也是由似此的事實上得了暗示的。是了，當時我是留意着左拉那樣的東西；便是——是自然主義，同時卻也有情節的趣味的，那樣的作風。那時我便想專取材於淺草，寫一篇題爲淺草的。打算以一個個獨立的短篇，那些短篇收集攏十二三篇，做成一個長篇。——對了，對了。三四月前我的殉教一篇中所寫的小說“Oyone”你讀過了嗎？啊，真是汗顏得很，那也是淺草全部中的一篇。啊，那樣不知恥的我竟也寫了……』

在某同人雜誌上，因了情面蒙採用了那題爲“Oyone”的作雖似把整個的渚山自身的經驗，不知怎的，竟如實的寫着。對於這一位呆鈍的男子從前幹下了些什麼事也抱有多少興味的他，想聽一

聽他那“Oyone”的情節，但是剛纔渚山說起可曾讀過「那個嗎」的時候，當時他心想此外再另聽一個渚山的小說的情節的話又怎辦？……便糊塗適好的說已讀過了那般的話。所以“Oyone”確是渚山的自敘傳的一節，並且他又表示出了那是有自給的作品的口吻。渚山對此雖用着一向的謙遜的口調，卻重又捲動長廣舌的時候，他爲了不好給模糊斷續的回答，只有給他沒抵觸的回答，此外別無他法。

他還是裝着聽渚山說話，心裏卻獨自在想「這渚山——」卻又不覺得渚山是真個的沒才能的人。不，了不得的才能或者是沒有的。但是還要沒才能的人，乘一時的風潮，由他人看來，或由自己自身，都以做了普通的作家般，這種例不知有多少哩；……

他想着這些事，隔了電燈還沒亮的薄暗中，細細看住在煖着瓦爐的被裏（冬天以一瓦爐，置木架中，上覆棉被，主客相對，伸足其中，藉以取暖，備名「炬燧」，乃一般貧苦日人之習慣。）沒甚感興地相對着的這一位年長的朋友——這一位矮小的男子的平坦沒特色的臉，——那已不是青年所有的臉。——於是真不過幾分鐘間，他忘了自己自身的事。

已像是春天般暖溫的一天，這給了他勇氣。這樣天氣若繼續十天，多少當也覺得有些補益的。但這當然可不待說，是不符季節的溫暖，所以他起了決心，「若不趁此幾天出去——」但一旦決定了出去時，又得起穿了大衣呢脫了大衣呢的種困思。已經穿

過了五年的舊大衣。領頭上滿沾污垢，不單此，底邊也破裂着。像今天那麼日子，不穿大衣，也沒什麼奇怪。但是脫了大衣一看，一件裝門面的生絲織衣，全是皺紋，大掛的領頭等處，已是零落着了。看了看這些，幾乎出外的盛氣也被挫折了。他從窗裏仰望着在溫暖中連天空也春天似的透着紫，忽然想起已是十五年的從前，在母親前訴說了學校的制帽舊了，被父親嚴厲的叱責。——

『士志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父親把這句話教他，也是那時候。這一句雖也是真實的，但過於穿得襤褸了，不是連心內也卑屈了起來，步法也就搖搖不穩起來嗎？加之他已經不覺的在失去立志於道——藝術之道的那麼

的矜持。如今是想以一介之求職者出去。是的。『渚山的夏掛兒；』他的這經驗全是真實。可是穿了脫了，可憐相的程度若還是是一樣。那就任是穿脫都好，並無他法。

他把大衣拿在手裏的走了。——因為這一件舊大衣，裏子比面子好多了，一研究拿的法子，不覺破裂處和污處都像能隱去的。

……這也不說。可是去和大川秋帆又怎樣的能說出口。也不是完全不相識的關係，但也未至是相識的程度；加之已經五六年多都沒見過了。——這一向趁新思潮的演劇流行了起來的萌兆，只多投機心的大川秋帆，便以他的投機心和另外做他情婦的頗有才貌的一個女優的極一時的紅，秋帆的暴發式的成功，真是很可

觀的。這樣的秋帆飄引了他的一團的男女各優伶，意氣揚揚的出現於各處的咖啡館，引起衆人的注目。秋帆和他，也好說是當時的「咖啡館之友」；——當時他還在學校裏，所以和那浪費豪奢的私立大學的懶人匯集的文科生。把學校只當作他們結隊的場所，差不多是每天終日的出入於各處的咖啡館。他們在有錢的時候，各取單獨行動。錢完了便各把餘錢併火起來，成羣集隊的只叫下一杯咖啡茶，卻在那樣的地方盡談數小時悲觀奢的時候多。……對於秋帆的戲，不必說，便是其他只要有是學界出身的做的所謂「新劇」的出演，不論什麼戲，總是強硬的免票擠進去，那本非去看戲的，只不過在舞台底下，竟好像他們是在欄出空處來般的精神氣，徘徊彷徨着。這時候他的朋友中有的早已做了一個文士，

出現於文壇；有的出洋留學着；便是不怎樣滿意的人，也都做着學校的先生哩。便此只他一個，似被留落了的從此沒誰和他繼續交往了。——在以前，曾也是這樣的朋友中的一人的他和秋帆，以常見面熟的關係，也時時打招呼；有時也碰巧來到了同一桌邊坐下，便也互相談些極其沒客氣的隨便閒話。到這樣的交情的秋帆那裏去，雖是以他也偶然的同爲娶一新劇壇的女優做了妻子，女人是受雇於秋帆一團的關係，重新上那裏去走動。但對秋帆說是有事情的，還去求他要做一个畫佈景的助手；這在比普通人更見得是花花公子的他，不必說，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爲了妻子不睬理這樣的事，便這般自己出去。但他妻子的不睬理這樣的事，倒也不得不說是在理的。請使秋帆明理些，不要太叫他覺

得羞恥纔好呢……。

凡此各樣各色的事，或者是當時的朋友的事哩；自然的至於他和妻子認識的當時的事等，……他走着，連坐進了電車也還想下去。等到走過新劇座的時候，他忽然對於到妻子也在那裏的後台去，做丈夫的他，是有了事去的；那更不待說，便單是誰問去的，他也感到了非常的損面子。

這在他自己，也是今天突然想起的；這樣的要去找秋帆，在妻子那裏一句都沒曾提起，單此她定已吃驚了。對這般切望着要脫出生活的現狀的他，因此有了就是畫佈景的助手也想去做的念頭的他，做妻子的她確沒了解罷。不，怕此外任何人都沒有了解的。一切人或都以爲那大概是他和妻子的好奇心的妄念。這也不

說，好奇的安念，確也是有一半的。但他自身是想整個的認真的。像他那樣人，「妄」與「真」常常是難分離般的複雜混合着的。——這不便是所謂浪漫的一切的通有性格嗎？浪漫性格的他，常常只相信自己的認真的方面，但世間卻常常只看着他的妄幻方面。他依了他的老脾氣，這般的把自己自身的事，正像一個作者關於小說的主人公作考察般的想着；一邊凝看住每走一步飛揚起塵埃的腳邊，上了後台的梯到樓上去了。

把門拉開，裏面是眩眼般的明亮。因為他剛纔一直走過的地方都是暗淡的；也因為這六舖席地的房內，從一面的中窗射進來的日光滿曬在席地上，在席地上的日光，又反映到並列在窗下的四個鏡台那裏，其中一個鏡的反射，在把門開了的時候，剛照着

他的眼。他閃了閃眼，又掀下了眼，然後說道：——

『瀨川 瑠璃子不在這裏嗎？』

一直並不會留心着有人走近來的不絕搬着舌頭的女人們，一齊轉過了身來。其中最上了年紀最不美的女人，以變惡了喉聲般的聲，問看誰的時候。

『自己的人哩！』

他似發怒了般的答了。三個女人也沒客氣的瞪看了他一回。其中一人把放在她隔壁空着的一個艷麗的「毛絲」料的坐墊——是屬於瑠璃子的坐墊給他；這時橫臥在那裏的一個男子，立起身來，把那坐墊遞向他那裏給了他。這男子便此立起來把門開了的走了出去。像上什麼地方去找瑠璃子似的。不善交際的他，在坐

在和三個初次見面的女人當中的不安中，不絕的吸着香煙，把這一間雜亂的——紅的；青的；女人的衣服隨便的一件件脫下去了，或吊到的壁上，幾乎和挪攏了一般的雜亂的停了的這一間房的內部展望了，女人們爲了不樂抑鬱的他，多少似有些拘束的停了搬舌，看住了鏡裏的自己，重又整弄了一回已經裝好了的舞臺化粧。

『這個房間這般曬得着太陽，倒很好呢。』

他無意中這般說了。——這話不是普通的應酬話；是好久不會的重又坐到了這樣向陽地方去仰他，不覺說了的。

『哦，今天真有些熱呢。』這般答了的剛纔那年高的婦人，拾起了滾在那裏的一枝香烟。手伸到放在他前面的火盆裏點着了

火。但這一個沒興味的對話，可不再有說開去的必要了。因為這時髮結成了散髮式的，眼梢用洋紅畫成了長長的瑠璃子，在單衣上披上了舞台衣，經出現在剛纔開放了的門邊。他對不加整飾的自己的妻子，以一種險惡的眼光去望了。她則還是一向的她的似怪疑着他的忽然來到後台。

『有什麼事嗎？』

她闔着門說。

『不。』

他答了。

『來玩的嗎！』

『不。——那會來玩的！』

三個女人，看到兩人的對話有些奇怪，便不客氣的笑了。他和她也似無可如何的笑了；然後他說道：

『大川君現在在這裏嗎？想見他一見哩。不，算不了什麼事的。——實不過想自己來把「那樁事」說說看哩。』

『喔？』

她只這般說了！便靜默着。說了『指給你秋帆的房間罷』的，使他離了座。他和她立起走到廊下；「到現在去托秋帆也是沒意思了。」「沒意思也好。」兩人作了這樣的二三句問答，她指示了秋帆的房間的入口，便說了要着戲衣了，不知上什麼地方去了。

他把她指點的門輕輕敲了二三下，最後稍稍用力的敲了的時

候，便答了一聲「啊！」即確是數年前聽過了記得的大川秋帆的聲音。回音雖有了，但也不像有誰將從裏面開出來；所以他便直開了那門走了進去。他一眼看見秋帆的臉的瞬間，啊，倒不該進來了，的這般想了。秋帆的那般不樂意的眼色，像是怪怨他的進去。他認了這闖入者是他之後，秋帆也仍不改其可說是有敵意的險惡的眼色；只把他的視線移到攔着手的桐木的方火盆裏，再手中拿了火箸，無意識的搔撥灰。

『是我啊，大川君。』

他想秋帆像不認得他了般的，便這般的想把自己介紹了。

『啊啊，這倒難得。』

秋帆作了這樣的一種生硬的應答，用臉來示給他放在火盆對

面的坐墊。然後也似來鼓鬪別之情，卻又綠懊惱的有幾分嫌怒的表情——但也在稍稍用力隱去的秋帆，對不知將如何說起的他說道。

『有什麼貴幹來的嗎？』

聽了這一句話的他，越不知所措了。——因為以老相識的緣故，至少總能容易說話的他的預想是完全不中了。但不解的是恰如兩隻狗在路上相逢時般的秋帆對他的這態度，他想難道秋帆正在他情婦那裏的後台，和她密談着的當兒自己捲了進去的嗎？這是這一間房裏，各種器具的擺置都整齊着；雖同爲後台，但與剛纔他一直過來的地方自有各異的空氣；窗上窗幕也完全垂下着，因此房內也就成可親近有着落的薄暗，是從這些上面來的聯想。

但門卻只有他進來的一個，房裏又全沒尙有別人的形跡。於是重新又想的時候，又想秋帆或者是看了自己的隸屬的下賤的女優的丈夫，卻以和秋帆自身同輩似的神氣走進這房來，這事他覺得不愉快的罷。這般覺察了的他，以多少有些去愚弄在自己面前穿着二件結城素綢料的衣的這一個男子，——同時也是把自己愚弄般的口調來說道：

『賤內多蒙照顧，因此特來聊表謝意。……』

『喲，豈敢豈敢，恐惶之至。……』

秋帆嘴上雖說了這樣的話，但表情上，依然的，並不見什麼他所嘲諷的期待了的變化。

『此外，』他添加的說了：『實在稍有些揮托。也不是別的

什麼。——便是那同瓊璃子揮托的時候，聽說曾蒙說給我做佈景的助手也好……』

『啊，這事嗎？是的，那倒』把他的話中途隔斷；但自己也停斷了一會，然後又突然的急口說道：『這樣的事，還是用信——不，再過一個月看；請再來相商好罷。』

這一位不可解的秋帆，這般說着立了起來，從門裏探出頭去，即刻「田中！田中！」的用大聲把誰叫了。又急不待回音的重叫「虎公，虎公！」便有一個年輕的男子，——大概是秋帆的學生的男子，惶惶來到秋帆面前；秋帆對他說道：——『即刻，馬上；……不，好，我自己便去罷。』這真似秋帆，討厭自己的客人，爲了要催他早歸說的話。果然秋帆說了自己現在有些

忙，把他從這屋裏趕回去了。

爲了回家去，他想把先前放在那裏的大衣取來。便又上那女優的後台去了。那裏只有一個年輕的女優，穿着小姐風的舞台戲衣，便此悄然的作着好似非常騷亂熱鬧的正中的人，偶然感到了寂寞時的臉色，茫然的坐着。見了他便說壘璃子現在上着台哩。」當他聽了壘璃子會關照下說「請稍等一會，回到房一同吃了便飯回去。」的時候，便對那年輕的女優說道：

「請對她說我就回去了的。」

這般空悵的說了。當他要走下黑暗梯子的時候，正當腳下突然的明亮了，頭頂電燈也輝然放光。——還以爲早着哩，看去卻已是這般時分了。

到了二月裏，洛山越頻頻的上他家來玩了。在這些上面極其知神識氣的洛山，他曾顧慮到過於頻頻的訪問是使對手討厭的，一向總是十天一回，或一星期一回，若非隔了這一些時日決不來玩的；可是近來幾乎是隔日的來訪他了。又是久坐長談。多疑生澀的洛山，對於這樣的常常上他家去玩，也似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便說了是上附近某圖書館去查書路過之便等並沒訪問的意思，作爲理由。問他查些什麼查考，他便給你無從捉摸的——因此使再反問也覺不好的回答；這般想來，洛山的上圖書館或者竟是假的。這也隨他罷。總之洛山是這般每天似的到他家來。尤其是性格決難一致的兩人，有時沒了話題易陷於沉默的時候多。他

有時也把詞狗要運動，把渚山放下，要他看家，牽了狗出去。這樣等渚山像要回去的時候，他便起勁的挽留住。渚山也就聽他話的，任到什麼時候，也都會坐下去。

一天，照例傍晚時分，渚山來了。渚山老是在瓦爐對面坐下了，即從懷裏把什麼取出來的說道：——『這是』說了。把從懷裏取出來的小紙包打開交給了他道：『——頂沒意思的東西，但請給尊夫人。我是想到尊夫人對於這些東西抱有趣味纔拿了來的。即是名叫「鳩笛」的。大概是自古就有了的玩具。哦哦，所謂「弘前時代的鳩笛」哩。這一種古風的形狀倒覺有些雅致的。什麼哩，這是在東京購得的。是的，在神田區某玩具店看着時人了眼的心想這倒有趣，就買了二個回來。還大些的一個和這一個

共兩個。——你猜兩個化多少。大的六個銅元，這個四個。大的前天上岩田氏家去時給了他們小姐。這一個小的，在小裏做得有些呆倒也有趣。你且吹吹看，會有有趣味的聲音出來……」

他取了渚山交給他的所謂有些雅致的這禮物，——這取小鳥形的泥做的笛吹了。

『怎麼樣？有趣的聲音罷。』渚山說了。『有一些可說是幻想意味的聲音呢。——關於這也有一段趣話哩。』

『哦？是陳舊的傳說嗎？』

『不，不！什麼哩，也好說是我生活上的趣話罷？』

渚山這般說起來了。——買這玩具，是在最近正月底落了雪的一個晚上。買了這玩具，這夜到了很遲纔回到寓所。渚山的寓

所——在他，一向對他人的生活沒怎樣的興味，加之不常轉轉的換寓所的渚山如今過着怎樣的生活，住在怎樣的地方？他也並不會去問過渚山。所以渚山講這一段趣話，在順序上，簡單的把那寓所說明了。那裏也是和他的家一樣的在山坡的中央，和他的家一樣的是當不着太陽的一份家。所兩樣的，渚山以每月三圓的約借住着的四舖半席地的房間，一天中，日光竟是一絲也射不着的。用以取光的大的窗，是朝着西北的；距那裏三丈地方，有山崖的斷面當住着；這便是渚山的房間。以紙屏一層來隔開的鄰室，是六舖席地。那裏似稍照着一些朝日。即一間是每月五圓，一個礮兵工廠的工人借住着。這個年輕的工人那裏，常有像是女工的一個女人來玩，以前也曾常來宿夜。

因了好奇把鳩笛買了的渚山，在舊書舖的街上躡着了好一會。夜深了，跟着雪也大起來了。因為太冷了，便在那裏小酒店裏灌了一杯酒。到寓所的路，乘電車去太近了；走去又稍嫌遠些；渚山這夜是乘醉走了，但爲了錢不夠不能灌得十分飽滿的渚山的微醉，等回到了寓所的時候，早已完全醒了。爲了完全醒了的酒，渚山反致不能容易的入睡。——此外也能感到鄰室的工人那裏，常來的情婦又似來着的樣子。渚山無事可做的忽然想把剛纔買來的鳩笛吹一吹看。便輕輕的吹了二三聲，又繼續吹下去。咕咕，咕咕，這聲音在靜靜的夜氣中消逝了的時候：

『啊噯，像有什麼來着呢。』

『什麼？』

『剛纔不是有了叫聲嗎？』

『瞎說！……』

這種的對話在鄰室交談着，渚山聽進了耳去。——果然一向的那女人來着呢；不知還醒着的嗎？渚山停了吹鳩笛。但男子的聲音說着「瞎說，」卻感到兩人仍一同傾耳聽着似的；渚山便想再吹一回看。特然又幽小的吹了。

……咕咕，咕咕。

『啊，聽哪，卽個哩！』

『哦，——是什麼啊？』

……咕咕，咕咕，咕咕。渚山接着又吹了一回。

『奇怪得很呢？』

『倒是什麼哩？像走到廊下哩呢？』

『不好呢，我害怕的！』

男子似「不要發癡！」的說着什麼，起來走了出去。有了開窗聲音了。『唉，這雪倒積得這麼利害了！』男子以稍大聲音，這般說了之後，嚙嚙的起了陣聲音，好似男子立上窗靠上去了。

——『什麼哩，什麼也沒有的啊！』

渚山耐住了好笑，靜默着好一會，等那男子想來重又走進床裏暖溫了身子的時候，便又吹響了一遍。——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男子和女人似奇怪着一會。『——這般說來，這東西在深夜時候聽去，有些陰氣沉沉的可說是骨悚毛起般的有可怕的淒靜味的。』這般說着，渚山又自己把笛吹着，把他的生

活的趣話結了束。

他靜聽着渚山的話，卻也難免感到在渚山沒事似的說着的那件事的底裏，渚山的不幸和孤獨已具體的表現在這一個短知的故事中。渚山的話，本不過以不像故作的淡淡的興味講着的。或者渚山自身確除了自己所見的有些可笑之外，並不覺得什麼的。但當他從渚山口中聽着的時候，自然的難免使他感到那里隱有更複雜的陰影。當想到渚山竟裝着不覺察到的那複雜的心理時，便覺這一個雪夜鳩笛的故事，確像讀一篇諷刺的——人生本身被強制的笑着時的側面的諷刺的——小話。

渚山三十五六歲也到了，卻還是獨身的。年輕的朋友，以前時也開說笑的勸他娶妻，把渚山作弄，渚山卻嚴正的說了一生不

打算娶妻之後，問是什麼理由，便只回答這個現在可不說，等自己死後，自然會知道。他想起當時有一個朋友並無怎樣毒意的背裏說了『有誰會到渚山死後這抱着渚山爲什麼不娶妻的興味？』他又想像起便是這一位渚山，聽着隔了紙屏的男女的囁語，深夜獨自吹着鳩笛；想像起那種形態，那種心理，他不覺的說了：『的確，這倒有趣，真個可以寫得。』

聽了他的這一句話的渚山，便在兩嘴角邊浮着溫善的笑意了。但當他將和渚山視線相交的時候，渚山的眼，在一瞬間，似愠怒着的。口角邊的笑和眼中的溫，在接着的一瞬間，奇妙的混和起來，渚山的滿面便變成生澀的苦笑了。渚山卻也不再怎樣的說『有趣嗎？啊，那這材料便奉送罷！』只把生澀的苦笑漂浮在

臉上一會，就此什麼也不回答。看了這臉的時候，他纔覺察到剛纔說了得罪人的話了。他便似打算向渚山謝罪般的說道：——

『大家都還不能寫小說，卻將做了被寫在小說裏的人了。』

然後他又把前日到後台去訪大川秋帆去時的一件事詳細的說給渚山聽了。渚山比較的似抱了興味聽着。把秋帆的一直不理人的態度講完時，渚山似身有所感的。又用了經驗深多的前輩的口調說了。——

『這種人是世間常有的哩。』

『是的，』他說了：『我當時也覺得秋帆這東西是高傲着自己的出山的俗物。但在後從妻子那裏聽到，據說秋帆這一向心神不定着的哩。向後台的人尋着惱的哩。——大概秋帆的情人另外

有了男子這可明白了的呢。」

「喔，秋帆的情人，是一向的橘朱雀罷？」

「是的。……她的餘潤連我也沾到了的。」

——渚山和他，兩人都同聲的，以沒了精神沒回響的聲音發了。
好像說人生結果只不過以這樣的聲音來哭，別無他法。

有一夜，渚山到了很晚了來訪。他以為是妻子回來了嗎？但想着這一向遲歸的妻子這又太早了時，卻原來是渚山。——十點半也過了罷。渚山到了這般晚出來，還一次也不曾有過。但這一夜渚山也並不像有什麼事情。渚山說着長久不見了，想來會會尊夫人，尊夫人還沒回來嗎？等話，坐下了。這一位渚山的樣子，

到了近來，真似重害着「訪問病」般的。

——說起訪問病，卻並非有這樣的一種疾病。換言之，只不過神經衰弱的一種狀態。從前他和渚山等朋友之間，曾流行過這樣的奇妙的技巧語。意思便是什麼都走寒了，連獨個兒能靜耐着那孤獨之力也失去了；無端的想和朋友見面，便上那朋友那裏去；卻又沒有什麼愉快的話。於是重又在心中把今天想見一見的朋友吟味一遍；可是到了那朋友處也不能鎮靜。終至起了一種放縱似的心念，便向所有的朋友那裏，不論遠近，轉轉的走一天。但這般的有一個人陷入了那樣的病態的心理；最後這一種心理向內面生活什麼安定也得不着他們的朋友中傳染開去，於是受得了染上了所謂訪問病的A的訪問的B乃也感染了；接着A和B兩

個害訪問病者去訪C；然後再A，B，C，三人互相助長這一種心理，去訪更遠的D。……這般朋友們的生活終至互相腐化下去。但朋友之間，一人以上的，不論輕重，這一種訪問病者，從未絕過。等覺察了彼此的生活的荒蕩得利害，便誰都急想孤獨起來。但不覺的又想要去看沒趣味的朋友的懊惱的臉——去看過了一個鐘頭，便也和自己一樣的變成了無緣無故憂鬱的那面孔——便悲慘的上街去彷徨。……這樣的狀態成了惡疫般繼長了一回的結局，終必至生活悶塞，有的回家鄉去當小學教師，有的上滿洲方面去放浪，這般的那麼的惡疾，竟也滅熄了。這一種消逝的羣衆心理，到朋友星散了的的時候，纔成了被驅逐了的景狀。當時有了妻的他，因為不常常走出去，他家裏每天便繼有二組以上的

訪問病者擁來；這些人都聚落在他家，恰像出現了一個訪問者的俱樂部。他在那時候爲此曾從都會逃避出來，到田園作一次淒涼的寓公，一則是因爲要從這些訪問病者之羣中逃出。他的確在精神上物質上都被這些訪問病者攪亂了。那時候的朋友——這是指和大川秋帆結識當時的朋友和以後的朋友；這些人自從他逃到了田園的前後，便各各卒業了訪問時代，有的有了着落，但說來也還都不過是比較的，總之是找得了什麼可以熱心從事的，有的那種病的心理愈入重態，就像他自己，因了厭世與憎人的傾向，朋友的面孔，一個都不想見。可是只渚山像兩年來依然一樣的徘徊，在訪問病時代中。尤其是可憐相的，是到現在能由渚山感染到訪問病的朋友，像一個也沒有了。渚山近來也還似一天中去訪

問好幾個朋友。——只獨個兒的去巡遊多半是多忙的友人那裏。
渚山傳來各種友人的消息，但也都不過是昨天碰到過了，或者今天去會過了等人的話。渚山當時的朋友，卻都見和他沒有關係的人。所以渚山所特意傳來的消息，也不會變成開展到題外的話端。——他和渚山的話題，是已經規定了的。便是所規定的話題，差不多在每天般的見面之中，也將漸漸的缺少起來了。渚山的所謂『珍貴的材料』也完全大概的聽過了。這一夜，渚山也似將開始他的「山峽裏的人們」的長篇的話。但這梗概卻也曾聽過一次了。在講着的中途，渚山也似覺察了的：

「總之，我也總得要寫了。你也寫一個怎麼樣？」

渚山這般的以好像主人把點心向客人勸進般的口調說後收了

話。但這「山峽裏的人們」纔是渚山幾年來的腹案；只這個總想把牠寫成的，渚山囁語般的說了。

「只是住在這樣的寓所啊，總不能順暢的寫；如此說時，卻又沒有什麼可搬去的地方。……」

渚山吐說出了這樣的話來。這又是什麼道理？他感到渚山不是作着的是上他家去和他同住可也好嗎的謎，——想使他的口中說出「那又怎麼樣，到我家來住一會？」但剛纔的話，卻也不是轉過了心思想出來的解釋。他卻也一向表示着不留意的樣子。以前，他還不似今日那般窮困的時候，曾有現在在滿洲放浪着的多田進他家來做過食客，這渚山也知道。叫那樣不能束制的男子同居，那渚山方面當是好多了的同居者哩。渚山會不是這麼想着

嗎？倒是的，這是可不須爭辯的。也不必和不良少年的多田作比，渚山確是善良溫厚的人。但從他的生活方面說來，同住是完全不可能的這也不說；便算渚山自己的事是自己來維持；但和渚山一處生活，單這事實，想像想像，在現在的他，已是太悲慘了。若一處生活，這一位前輩不是太遭切的同伴嗎？又常說「窮於嗜好之錢，人都願貸之；迫於生活之錢，人無願貸之者。」多田和渚山的不同，差不多便是「窮於嗜好之錢」和「迫於生活之錢」的不同。只是人都是有奇妙的不合理的心理的。渚山在他看來是太現實的悲慘了，沒有動他的同情之餘地。——他把這些事在心中想着，也不欲去察看渚山的意之所在。只據說是那樣不好的，現在的渚山在寓所，那裏面崖朝北的四席地半的房間的下面，

是住着怎樣的人家？這是他想問渚山看的。

渚山答的，那裏是六鋪席地和三鋪席地的兩間，住着五十歲光景的夫婦和據說是從鄉下帶出來的，把姪女領作養女的，只十五六歲的女兒三人。他們把自己的樓上借出，此外再做些麻繩的家內工作。纔能過着生活。渚山把麻繩的家內工作，大概的作了許多說明。

『所以，』渚山接下說道：『夜間常常很遲還不睡。他們的睡眠，總在十二點鐘過後。尤其是我也是同樣的比他們更遲也還不睡的。夜間若要上毛廁，得先走過那女兒的枕邊；其次再穿過夫婦睡着的地方。這真是不起好感呢。——但這些卻也還不成為那寓所的不愉快的理由。』說至此，渚山短短的沒勁的笑了笑，

噤口了一會，終又說道：『其實啊，』似想着了什麼，改了別話。但只看他說的房租積欠了三四個月的一件事，總是渚山式的風味，使他也不覺微笑了。渚山會說了些巧妙的話，把房租，延宕下了；他們也相信他。到期來作催促，這也難怪，因為他們到底對這些微的錢也是需用的人。已經失約了好幾回的渚山，真有些難誇進寓所去。於是便造了去找事情的藉故，叫他們等到二月底。但渚山心願的事情不必說是不會有的。卻是到了黃昏回家去，家內工作做到十二時都還不睡的家中人，總有一人出來迎接渚山。說迎接，面子上很好；其實是急於要問渚山可曾找得了什麼事？這無從答起，在渚山已是不愉快的。當要避去這不愉快，這一向渚山常常過了十二時，算準了是大家都已入睡了的時刻，

纔回到寓所去。渚山必得偷偷的開了前門，三鋪席地的一間——那裏是二樓的樓梯口，也是那女兒的寢間的三鋪席地的一間，渚山把腳跨進去，這時每回必從隔屏的六席的一間那裏，傳來房東那老頭兒的咳嗽。

便是在這些上，也像是警告着自己般的。只因立志想作自然主義小說，渚山把這些細瑣的事實。也巧妙的捉住，輕妙的來講出。把此等事實和上次聽了的那鳩笛的故事對照看時，使渚山的生活的近況，更加瞭然了。渚山不只爲寂寞的心情所驅使，纔去歷訪友人之家；實在也是自己的寓所裏不能安住，有了這樣的情形，便深夜也在他人家裏談天着的罷？……他這般想着，連渚山的話中斷時，他也並不能作應答的靜默着。渚山也竟似玩味着自

己的現狀般沉默着一會；但又不知是什麼用意的去問他了：——

「真有些是涉人間事的；璫子夫人每月到底有多少拿進的？」

「是啊，確是四十五圓罷。」他吐出一般的答了。

「四十五圓？便此能維持你們的生活嗎？」

「是啊，不知是怎的哩。——聽說妻子是拿着四十五圓的。這些不像能維持家中的生活。中午和晚上的兩回飯費和電車錢和後台祝儀應酬以及分月付的衣服費，這些大概已可把錢使完；但有時五圓左右總贖回來的。這剛夠去上當店的利子。」

「那這般看來，這家裏又是怎過去的？」

「這我也不明白的。——我這些事是一概不知道的。都是妻

子的母親在適好的作着打算的。……』

『那你真自得其樂呢？正好比是人家的事一般的嗎？——你雖說許多爲難，卻也還這般過着；值得羨慕的哩。』

至此兩人重又各各在入了沉思的時候，起了平常的腳音，口笛響了，這是他妻子回來了。——已經十二點鐘了。這夜他的妻大概也是因了做「狂言」戲的緣故罷；因爲這一向總非到這時候不回的。

渚山的病這時已非常沈重了，這是這一夜偶然明白了的。原來回來了他的妻子照例的把門關的時候，格拉格拉的起了倒了什麼的聲音，仔細聽時，原來是渚山的杖。渚山說了些什麼把話頭撥開了。但囚了老病，腳的關節作痛，得靠了杖走着的這事

實，稍過了一些時後還是明白了的。但當時像是不把那杖被看見，不把牠拿到進口裏的柵門那裏，藏過在門外。渚山這一夜是決定上他家宿夜的。『麵店和出借被褥店是在市中關得最晏的店家。』渚山說了渚山式的內行話；並且渚山也知道這近邊的有出借被褥的店的。這人今夜出來時早打算上他家去宿夜的；也像在路過時已經物色過出借被褥店了。當他的妻子出去叫麵和被褥之後，渚山把放在邊隅的包袱解開，取出了一個奇妙的細長圓形的東西。然後從懷中摸出來的，原來是懷爐。『腸裏總是痛着，便學着這樣的老人的事。』渚山這般說着，把取出來的東西——懷爐灰換進了的時候，他對渚山的悲傷，竟至一瞬間話也說不出來的。同時覺得或者那小小的包袱內是預備着一切日常必需用品的，

這一位渚山會不會便此來住進他家裏；——如果竟是這樣的情形，那倒也不好不客氣的逐出他；——他抱了這樣的擔心。這時偶然想起的，是曾有回那舊書舖的學徒勸問他過可願意寫些嗎的那紅面式（指通俗小說類）的出版物的原稿。外國的冒險，說或是什麼馬虎的敘述也好，設譯也好，翻譯也好，約二百頁可有三十圓。外國語雖完全沒讀過，但以前也曾讀到中學的三年級的渚山，當也能從事，他便勸問渚山可也願寫寫那種稿子嗎。

『若有這一些錢，』渚山說了：『去年十一月以來的房租也能付了，飯店的積欠也能清了。然後到在鹽竈開着醫業的舊相知那裏去做食客的這一些旅費也可有着了。是的，這朋友只要你去，是定給幫忙的。我到了那裏，仍把那些寫下去。』氣品高傲

的堵山，聽了紅面書的原稿的事，看他已是歡喜得可憐的了。

一天，他差不多已隔了三個月的去剪髮了。過一星期又去洗了澡。洗澡剪髮等，在他都是無上的懊惱事，去剪髮的時候，他常常後腦部感到悶塞的樣子，眼睛也昏眩；便是洗澡，把身體沒進水裏，自身便不能來擦洗身體的各部；是這般的使身體疲勞的，所以他的洗澡，要不過爲要把覺得苦悶的沈思，裸了體在熱水裏繼續的想纔去的這麼一回事。並且他也並不以爲清潔是那麼的美德。身體上有了垢污和沒有的，這事於人生上，並非什麼的大問題。把身體清爽的擦把鬚髭剃，頭髮怎樣的弄，這些是心中總有些餘裕的——更不如說是心中沒有要深思的什麼東西的人所做的事；他那樣的人，這一點可沒他的份。任是怎樣，終日的這

般糊塗的過着，想去洗澡；去想這樣的事他可不多。即使有時偶也想着這些事，但第二個瞬間，便有另一種念頭，——說來便是照例的一些目標也沒有的念頭忽的浮起來，便此把這念頭想下去之間，便不覺間不再想去洗澡。傍晚也就來了。傍晚去入浴，他覺得是頂不好的。看了各種人雜亂的爭洗着本也不美的自己的身體，在他是怪乞味，並且在人羣中在擦落自己自身幾日間粘上的垢的被他們看見，又覺得是怪討厭的侷促。要洗澡，他以爲沒多人的朝上十時左右和午後的一時左右這樣的時候頂好；只是這樣的時候，他總還是睡着的。——這樣懶惰的他，這一天難得的去入浴了；並且髮也剪了的。這也沒有什麼別的理由，大概只不過因了幻念，不，不妨說是這一天天氣的適好罷。的確的，太陽漸

漸暖起來了，像這一天，和他同在那裏洗澡的二人，竟也談着看花那麼的話了。——是的，是的。花開燕來，試氣爽的夾衣，到那時候……完全沈浸在浴湯裏，隔了高高的玻璃窗，望着黃色的天空；偶然的想到了這些，大概是氣節的關係罷；或者也因爲一則體中暖了起來的緣故，他也覺得人生也還有幾分快樂似的。這時是他起來後沒久的午後一時光景，所以浴客只四五人。還有一隻鴛鴦，被放進在隔分潑浴間和女浴間的牆上近帳臺的籠裏，頻頻的歌唱着。聲音在空虛的浴室的高高的窗裏起反響，幽澈又朗響。——這浴堂的老頭兒，囚了那裏放了一隻鴛鴦，使生活不覺乾燥的豐富着。他這般想了：——所謂人生或者竟不過是這些瑣細的事的疊蘊。把那樣的日常生活中的不經意的事置外，以爲別

有所謂人生的抽象的東西，這也似愚不可及的夢想。但終生繼續這樣的夢想的人，那纔是所謂藝術家，詩人，所以既是沒天分的我，或已在一些些的從夢裏醒過來了。——這些事他也茫然的感到。但這些他也不似強要想下去的使牠過去了。當他在拭着身體的時候，忽然覺到耳邊已這般披着了悶鬱的髮，今天想去剪一剪了。剛巧拿了來的僅有的半塊錢銀圓的洗澡費還有找頭。只是理髮匠見了那瘋子一樣的留長了的頭髮；定會覺得惱怒的罷。不，但因為我的臉色不好或會以為我是病人，睡得久了的人的。他略想到這樣的多想了的事，在探看着照在那裏的照身鏡裏的自己的臉。又把衣服穿着，想已經是這般暖和了，得把那短大衣放進當裏，去新做一件夾衣了。可是那短大衣能有一件新夾衣的價

值嗎？不，有夾衣當進在裏面，所以只要把短大衣放進換了便得。但是總想着新製的整好的呢……。

起來之後，即刻去洗澡，又想着剪髮，又想到了衣着，這等事在這一向的他，是頂積極的可名貴的氣慨。——他竟至做着那般的沒生氣缺少做人趣味的性格的他。春天這季節，其力竟也及於二足無羽毛的動物，這真很微妙的。這一向連使他那樣的男子，也振起了那樣的輕快的氣慨。

這一天，在他完全是名貴活動性的一天。他剪髮完了回到家裏，這回又想把狗牽出上九段的那曠場那裏去。因為他也有了綠櫻花不知結蕾到什麼程度了等的興味。

兩隻狗拉旦和雷奧都在長成着。火拉旦是純粹的秋田種

狗，看着牠變成了兇逞的好看的狗了。曾有次他也牽了火拉旦在附近曬着太陽的時候，路過的一個青年紳士和他講了各樣的話。大概是類類的讚美火拉旦，對狗述了種種內行話。火拉旦的身高再高五分那便是理想的體格。體重不知有幾基羅格拉姆的，說了這些話，再問他這邊是否有許多有定評的美尤。這青年紳士，仔細聽他的話，是今年三月畢業了獸醫學校，所以心想「到這一邊來開業可又怎樣，」便明說是來定看地方的。火拉旦實在是好狗。他常常有些得意的，用練牽了火拉旦去散步。火拉旦卻又是不燥急自得的性子。因此他們夫婦的愛情，自從去田園住着時以來，自然有了厚待火拉旦方面的傾向。他也叫妻子注意，便是雷奧也決不可以火拉旦以下待寶。因為雷奧是非常富神經質的狗，

從而非常伶俐，又富於表情。看了火拉旦的形狀和樣子，即刻轉眼到雷奧的人，誰都會問雷奧是雌狗嗎？這般說時，雷奧確是有些女人般媚人的。但火拉旦的有些鈍笨的樣子，比雷奧的起勁的媚人是更覺可愛。也不單此，雷奧小的時候真是形態整美的，可是大了一看，卻成了只身體拔長的矮狗了。並且又沒節制的胖起來，便不這麼也不十分榮發的這狗和火拉旦並行時是更不好看了。他把火拉旦繫了練自己牽了出去散步；但雷奧卻常常放下的。因為雷奧是溫軟的性質，沒有和人家的狗打架等擔心。但雷奧的外見的並非怎樣美健的狗，這也不能說不是理由之一。原來如果雷奧也和火拉旦一樣好看，那大概些微的難管也不妨的，他一定也把雷奧和火拉旦一樣的上了練，兩手牽了這兩隻狗去散步

的罷。——這時剛巧是流行了鬥狗之後，爲了一般對於狗的流行，大家都特別的給狗以注意。他牽了火拉旦走時，交身過的人們，多少總給以注目。小狗走來叫吼，火拉旦也似一向不知道的樣子。這在外面走着時是這樣的，但自從到K那裏的曠場去後越如此了。因爲這曠場附近的孩子們也牽了各人的家狗出來運動。火拉旦的英姿確是眩目的。牽着小狗的孩子們見火拉旦來了，也有控住了自己的練，把自己的狗隱藏了的。那裏玩倦了的孩子們發出了鬧聲，都向火拉旦周圍集攏來了。

「嚶，好狗哪！」

「胖得很好呢！」

「這狗可很強的哩！」

孩子們一個個來讚美了。其中有一個酒店的收桶的也耽擱在路上；這一個十四五歲的學徒，尤其是用盡了話的來把火拉旦讚美了。便獨自走前來擔怯的撫摸火拉旦的頭。

『啊，可愛的，乖乖的搖着尾巴哩！』

學徒乘興曉起舌來了。同時在那地方完全被人不睬着，擔小的看着那孩子羣的周圍的雷奧，收桶的學徒忽然也看到了。

『哦，這一隻。可又怎樣，正像豬獾一般的樣子。嚇！噓！豬獾！』學徒想把火拉旦更有效的讚美，便罵着雷奧，向那好狗的主人的他作了諂媚般的眼色。並不知道雷奧也同是他的狗。這學徒，獨個兒高興之餘，便乘興追趕起在那裏抖着的神經質的雷奧來了。雷奧被追着，便轉向自己的主人那裏，求他救助。但那

學徒竟至這般的醜罵了雷奧，向雷奧開始惡作劇的時候，他便更欲避去把那難看的狗，說作是自己的狗。不曾看出雷奧也是他的狗的學徒，越是在追趕雷奧了。但雷奧也不想離開自己的主人的身傍，便轉轉的在主人的他和弟兄輩的火拉旦的周圍逃走。

「噲！」他對學徒說了：「別這般惡作劇了罷！」

但學徒把這一句也不當有重要的意義的。還是追趕着雷奧，終至像奧致起了，便舉腳把雷奧踢了。雷奧卒也離了他逃去了。把那逃去的狗追追又不追了的學徒，拾起了腳下的小石，描準奔逃去的雷奧擲去了。石子不知擲中了雷奧沒有；雷奧放出悲鳴，卻仍不住的回望着自己的主人方面，向家裡疾奔而去。他即刻牽住火拉旦的練，向學徒那裏大步趕去。他突然的抓住了學徒的衣

襟說道：

『嚇！幹什麼哩。——什麼的，竟丟石子嗎！』一直乘着與
致的學徒在他的這意外的盛怒下發驚着，只不懂是什麼理由的呆
着。看着那學徒的哭臉，

『——那是我的狗啊！』

這般說出了的他，自己感到自己的臉也正和學徒的一樣的歪
着。便在這瞬間把緊緊捉住的學徒沒力的放了。然後對沒勁吃力
了的學徒，和剛纔是另一個人般的，給了很溫善的一瞥；他便頭
也不回的急急的走去了；——向剛纔那麼嚇怕了的雷奧在頻頻回
顧中逃去的路上去了。

走着時，那雷奧的形色，也還重壓住他的心。——自己的主

人爲什麼不庇護自己？自己的被人無端虐苦，自己的可信賴的主人爲什麼默看着。請救救啊，請憫憐些啊！——懷疑着一切遭遇，但完全信賴着他，乞着憐憫的雷奧的眼腫！還有那沒惡意的取媚他人之餘，天真孩子氣的戲玩了的學徒意外的恐懼着的眼腫！這雖是二個種類的，卻是完全相似的種類。換言之，便是表示由於不可解的理由，受了傷也不抵抗的一個靈魂在受創時的眼腫！使雷奧作這樣的眼色，使那學徒也作這樣的眼色，這些起因，都是由他發造出的。是的，——他一邊想着一邊走——是的，這都是由於他的偶一的顯兵的。是健美的狗火拉旦的主人的自己，想要不使人知道同時也是醜劣的狗雷奧的主人的自己的顯弄卻發生的。我的怒那學徒，並不曾爲了什麼的。……

將到日暮時分了。他垂了頭走在一些些在晚起來的荒涼的小路。他覺察自己的思想是對的，但感動的法子是太奮昂了的。這大概是今晨以來過於高興了的感情的反動罷；他自己解刻着；但那奮昂的思念還是不能遏住。他回到家裏，即刻把雷奧叫了。雷奧獨自回在家裏，但不知是怕他呢，還是憤着哩，深深的蜷伏在廊沿下，總不肯出來。他到廚房去把飯拿出來，想給雷奧吃；雷奧還是不出來。他覺得雷奧是執拗着，有些不樂意起來，想把石子擲向廊下去，卻又作了罷。——雷奧是執拗着嗎？還是他自身不知道是什麼的，只自己覺得是做下了壞事，畏罪着，又因不知道理由，更加畏懼着總不出來。等雷奧過了性子放了牠罷。

他走進房裏；但似犯了罪般的難熬；自己確是一個誇浮者

——他想下去了。——對渚山也是這樣的。——單因了渚山是悲慘的生涯中的人，自己不是便也覺和渚山親近，是可恥的嗎？到底和渚山的是親友，其可恥的理由又在那裏？……

無端的，依這樣的順序，這一夜，他把如今的他的唯一的親友渚山的人物——一向在他心裏不過是可輕視的以外並不算什麼的那人物，雖是剛纔的奮昂的想法的接續，他卻深深的耽想着了。

到底渚山的那一點是做人朋友時是可恥的人物？是因他的為人癡笨嗎？是他的怪鄭重的說話如此的嗎？還是他的真正的好人的態度如此嗎？還是他的把一向不爲世間所認識的自己的藝術只

自以爲高超嗎？是因爲從前把母傳的遺產，爲了青春的無分是非的結果，給不可靠的纜幹浪費盡了，如今是一無所有的緣故嗎？這般想來，渚山，他的全部都是發癡可笑似的。但是，現在假定，——他把渚山的事想下去了：——假定渚山像現在般的渚山，卻已是世間盛極一時的一個作家時……？渚山任對那一個後輩，都是親熱，鄭重，謙遜，富常識的，是穩健的性格，而對自己自身的藝術，真個是熱中的，他不是因此把一切拚了的人嗎？是的，渚山只要（？）如果是成功者的話；則今日的渚山的可恥笑的一切，便一併都被數爲渚山的長處了。這般看來，所可恥笑的，只不過是渚山的是不幸的人的事罷了。說起渚山的才能，那或者確不是十分豐富的；但從前渚山年輕輕的放出了他的發輝

的眼對他的前途時，究不能說渚山是全和現在一般的是沒才能的。渚山的才能。或者是在他的不幸中漸漸的像現在般的消磨完了的也不可。因為不幸通常決非是涵養的，才能的。想起那田園之家的園庭裏的當不着太陽的薔薇便也可明白。『是薔薇便都是開花的。』可是！那薔薇若終生在太陽的陰影下，則又有誰知道牠不在開花之前，便枯死完了的。

——他一直想到這裏，不覺間他已不把渚山作對象了。但他故意的只想着渚山。因為在這樣時候，想他自己自身的事，在他是可怕的了。所以『渚山是……』他又想下去了。在這樣的時候，『渚山』已不是現實的人物，是一個象徵的人物了。——都說那渚山，那人大家都一同把他想作沒有才能的人。但渚山如今是怎

樣的人，這自己也不能知道。但自己是當初就難說是把渚山重看着的。並且朋友們也從不會有過對渚山的作品，給以滿足的注意過，渚山說「有自信的作品」時，竟把渚山的這一句話的本身也只覺可笑的，自然更不欲去讀牠了，是的。殉教雜誌不是有在手裏嗎？自己爲什麼一直不會想讀一讀渚山的 Oyone 呢。單想般也還好；卻不是從不給他滿足的讀的，當初就把渚山的才能著盡了的嗎？……

他立起來到荒亂着的他的書桌前去了。去把堆積在近邊的舊雜誌哩，破冊子哩，沒用的老稿等翻看了。但登有現在即刻想讀的渚山的 Oyone 的殉教雜誌，在那裏總不能找到。找東西的手休息下來，不覺間，他就思在自己自身的事上去了。這時偶然被他

想出來的，是那田園的蔭影下的薔薇花。把這想着時，便浮想起種種的那田園之憂鬱的他自身的生活。——一向雖不曾注意到；但這確似有寫些什麼起來的價值也未可知。或者我自己也能寫得也未可知。這回渚山若來時，把此說給他叫他聽聽看。——以前任想着什麼，從沒有想把此便給渚山以爲快樂過的。這一夜，這般的把渚山想了。——自然的，我是渚山的朋友又有什麼可恥！像渚山的把一切對我講一般的，我也把一切對渚山講罷。記住罷！輕蔑渚山，若只不過是無意識的把自己想作是了不得的話，那終是可嘆的顯弄！那終是殘敗者的第一步！——不，或者竟在我自己不覺察之間，不一定不會踏在殘敗者的第一步上，或者比此更上。——依照某種性格，譴責自己也是一種享樂。

說起渚山，已經兩星期多也沒見面了。——這一天，渚山來說會說起的賣冒險小說的稿子的約成立了；他們雖說非得把那工作趕寫一些，等全部寫成之後不可；但仍硬要來了，纔算借了某人的錢。藉此選也能過二個月了。把這些說了，便給一冊厚有二吋以上的美裝的底本——卻據說是在夜攤上一角半賣着的書叫他看了。都是外國的，便比渚山也不見如何高明的作者；雖刊有作者的名字，卻是不知的名字。卻也是史梯芬流行的當時，把他的似風寫進去的作品。渚山展文著有不少插畫的這書中的畫，說着「這是以此為依賴綴成着一個故事的哩。把畫翻去一看，全都是拙劣見長的摹倣金銀島黃金的甲蟲（都係 Stevenson 的作品。譯者註）的海盜故事；海盜自己的戰爭也有。渚山這樣的說了回

去，便此一直不見他的面，這是什麼原因哩？正想着難道他竟埋身於這等工作中嗎？門便開了；以爲是說起曹操，曹操就來。：但都是郵信。（「說起曹操……」原文係一俗語，意謂說起他時，便見他影。因偶憶上述中國俗語，即借作譯語。譯者註）

——來了一張明信片，看了那呆笨的字體和把簡單的事實轉寫冗長的寫了的文章，便知這是他妻的父親——這人是內務部的下級官吏——那裏來的。明信片上雖滿滿寫着；但要點只不過是一略有相商事，明日午後，散步之便，能來否？如你處明天不去，則一二日中，由此間前來亦可……」的事，是寫着由妻子的母親的名字。再看了那是三月二十三日的日期，不去，便也知道那事情。定是來月生活如何過去的問題。

他把那明信片攔了又展開的弄着，想了，到底他家裏有信，自從來到這裏，已是第幾回了？這四個月間不就只這一張明信片嗎？或者當有一二張也未可知。——這也是——當然的。他自身已經好久了，不論向誰，都沒有寫信的事情和興致。自然當不會有誰給這樣的他以難得的消息。

對於孤獨已經慣嘗着的這一向的他，像那一夜般的想會人是難得的。手裏拿着「有事相商，請出來」的明信片，把這明信片弄着，覺察了這一「事」的定是關於生活的事時，自然的想出了這些事來，因此更欲去會人了。誰都好。便是已有好一會沒來過的那舊書舖的學徒也好。但實在說起來，能是渚山頂好。如果現在偶然

的渚山都來了；這的一來，便恐難免要說起關於自身的窮話。不；窮自己是不怕的。這些話決不能出口說出來。此外更想說的是藝術上的話。到如今纔覺到的在鄉間的自己的生活，他所不覺的觀察過來的自然界和自己的感興的交感的故事，——把這些講給渚山聽了，渚山果會承認那確是和他所想着般的微妙故事嗎？或者承認了，又會和平常一樣的鼓勵自己早些寫起來嗎？不，如果這果真由渚山的眼裏看來，也能相信是微妙的故事的話，或者渚山會在口上任是想怎樣說，內心卻對於他的那麼完成的東西竟也像能寫的一事，要抱嫉妬和敵愾心。更或者這話在渚山是完全不能了解的。不，即決不是把渚山等放在眼中所能寫的。……但是，但是，這便算寫成了的，可又有誰給他印成鉛

字？還是那麼完成（？）的，不知怎的，只一種心理上是明瞭的，到底這樣不像有底限的故事，能由自己的手寫得成嗎？

這般的他努力要忘去「明天的事」，便此偶然想着，把還沒會有什麼結構的故事，作了種種思想，心裏怪妙的奮昂起來，卻又不禁即刻覺得那是沒有根柢的自信罷了。但是他的藝術的奮昂，是總之便是那粗略的項目也決想寫寫看的那麼程度的。他便發見了已經是兩星期以上他沒上書桌邊去了；加之他也知道原稿紙是一張也沒有了。就是想即刻出去買來；但買這些的錢他也沒有了，以一個半圓的銀幣，入了浴，剪了髮，買了一包香煙；餘下的是明天的電車錢了。只有寫了二三行或五六張放了的原稿，箱蓋裏卻是滿滿的。他把箱子從壁櫥中拿出來，找出了那些舊稿

的廢紙來，一張張的在反折着。

偶然雜在廢紙裏的殉教雜誌出現了。這是剛纔會怎樣的找了一番的。在這雜誌中，渚山的有自信的作品 Oyone 是印成了鉛字的。他便暫時息下了反折舊稿紙的手，放眼到 Oyone 上面去了。——但這或者已不是由於對渚山的溫善的好意了。大半是想定了一個新作品的藝術家，思用作鼓勵自己的不可靠的自信的材料，便檢閱身邊所有的朋友的作品，這說法來得適切罷。

啪啪的一頁頁掀過去時，Oyone 倒是一個相當長的短篇。八九十張想來是有的。是以題目所示的名字的女人爲女主人翁；名邦吉的青年，大概就是渚山自身罷。並且不知怎的，這也有些像渚山的一向的淺草叢話中的一篇。——是專留淺草的不正當的女

人和她們的對手客人的某極其下等的起碼「待合處」的女兒，和在那裏出入的客中的一個的邦吉，在不覺中結了某種關係，男的終至在女的家中起居女的還只十七歲光景，母親是還不到四十的寡婦。這一篇的主題，是那女兒和女兒的母親還有邦吉間所構成的事件和此外所發生的邦吉一個人的內面的葛藤。外形是可憐愛的，但內心早因周圍的事物頹廢着的女兒，不到半年，便棄了邦吉，到新的情人那裏去。邦吉爲了嫉妬，想走出那女兒的家。但懦弱強過嫉妬，邦吉也還不能離去那家。因了女兒的母親對邦吉的同情，邦吉就不被逐出那家的住着。女兒對於母親的同情邦吉，這母女間常常不斷的爭論。邦吉墮入了心中抱着無限遺憾的女兒的母親的誘惑中；但次朝，便從那可怖的，但住着時生活這

一些卻可得保證的那家，什麼光明也找不得的逃了出來。……這
是那小說的事節。渚山的文筆，對開始了，廣讀的他要求了忠實
的精讀。渚山決不是頭腦呆笨了的作者。其文筆也很老練；並
且使能窺見不作徒然的狼狽，不輕易的感動的乾枯了的心境的句
語，也隨處可見。在做人上給人可笑的印象的渚山，當其爲作者
時，則無絲毫可笑之處。可以輕視渚山的理由，他一些也不發
見。他把那作品讀了一遍，但對此重想一回時，不輕易滿足的
批評家的他，一邊想着，一邊是不滿意了。那不滿漸漸的，終至
於感到似在變成了同情了。渚山的文筆是圓熟的，那心境也無疑
的是達到某程度的。那至少是存心作文學上的修養的人的作品。
所能收取的材料盡都收取着了。藉此一切未熟幼稚都失去。可是

和未熟幼稚同時連生氣都失去了的，這是什麼緣故？寫的那樣的卑微的事，卻有氣品的存在，或者單因了情熱薄淡了的結果纔覺如此的。可憐的渚山，是尙未成名的作家，卻已寫着老大家般的作品了。啊啊，最精微的老大家！做人上可笑的渚山，做作者時就一些都不可笑。——話說什麼地方都不能指出缺點的作品。但又如何能單以這些便有好的藝術品。此外尤覺遺憾的見在「小查」拉一般的結構中卻有「小托爾斯泰」的意見。便是以渚山的盡有的新鮮作成，但在文壇看來，單不過是已經三年，只三年是落後着了。是使人作如是想的作品，實在世間是有那樣的作家和作品的。——這一位可遺憾的渚山，而今卻是在鼓勵着他的勇氣的。同輩的無力，往往是他人的喜悅的一種，這真是何等矛盾的人

生
•

題目是「不開花的薔薇的故事」……這是誰都沒試過的故事！

他執筆寫起來了。又寫下去了。廢了睡的寫。次日，他也完全不記着明信片喚他出去的事的寫下去。——這般的到了傍晚，遲筆難得也寫了十七八張了。把那些重讀的時候，原來寫在廢紙背面的文字，只不過使他絕望罷了。便不禁使他想起像在鄉間家中深夜偶然寫下的詩，到了次日朝上，色香俱已在晚間發散了的一般。還不只這樣，是完全無意義的囁語一般的，那著作的長篇，現在他正繼續着。

『不行的！』

他出了大聲自言自語了。在書桌前久長的坐下去。他想起了某人的話。那是一個有強烈的個性和塊大的體格的塑造家。他說的『知道了自己是沒有藝術的方能的；明白着那時所得做的事，——只有一個方法。』這話中有幾些實感？是否帶有眩示氣味的把這人的自信倒逆的表白？這可不知道。只是這塑造家在工作寶（Atelier）中轉轉的把羅丹的作品的照版翻給他看，對他以激動的調子說了的數年前的這話是被他想起了。如果自己自身的什麼才能也沒有，已由自己自身來宣告，自信也已完全粉碎了的話，又是在青年時便已如此的話，那那人的生涯便全無活下去的價值。但許多沒才能的人，卻在世間苟延活着：這是因為對他自身的幻

滅，確能巧妙靜靜的一步步規避過走來的緣故。人家便一個個來把他的自信一些些慢慢的擦去，他自身卻毫不知道。——他坐在書桌前，就此考察了那些事。然後依了極其自然的順序，照例的把他的考察，在「自己批判」中推進。他便不禁感到漠然不可靠的自信，如今像眼看着掌中的砂一般的，無時不在失去。在這樣的時候，不覺的所企求的，只不過和去把磨滅自信的方法，積極的實行是同一意義的。但對於確是沒有的才能，老是夢想着相信着，這不是太愚的事嗎？——立志於藝術的人中，會有怎樣多的人是這般的把對於藝術的夢想和自信，跟着青春同時消滅盡了。現在的我自己，正來在那時期中。但藝術算是不能，那自己又能做些別的什麼事？所謂人的一生，總之像是任怎樣的人都能過去

一般的構成的。但隨便過去的生涯，單想想也可怖了。只是在沒才能的人，此外便什麼也不給與着。所說人生之希望者，是永遠相信自己的力，夢想着明日的事。——這般說來，相信着自己即將幹一些什麼事，便把種種事考量，過種種生活，無目的的寫着創作的，且已過了二十年以上的生活的渚山，在外面看去什麼幸福也沒有的活着過來的渚山，單這一點不是也得尊敬的嗎？如果因了渚山的不知自己的不聰明，他的苦惱是很少的話，那笑渚山好呢，羨渚山好呢，便愈爲不解。……也不只渚山，一切人的過着生活一事的本身是可以十分尊敬的。有才能的人，爲了他的才能，得尊敬他的生活。對沒有才能的人，則以他的不需才能的生活過來的理由，不是也一樣的得尊敬嗎？——像我自己，還只在

生活的門邊，便已將斷了息似的。——人人都讚美的青春，在現在的我是一個不能忍住的重負了。……

I am sick of melody

There is but one thing can assuage :

Cure me of youth and, see,

I will wise in age!

——他在心中想起了茫然記住的詩，想着那些事。是的，青春的本身，或便是人生的犯着歇斯的里症的狀態。如今自己所必需的，是老人一般的平靜透明的生活。但是，如今的我的生活是怎樣的？是青春，是萎靡着的青春！——要是能在這一瞬間過去三十年纔好呢。不，全個生涯的本身，在此一瞬間過完了也好。

我現在由自己來尋死，那麼勇敢的積極的意志完全沒有。但死若偶然突然的來臨，當也不吃驚……

他凝視着自己的可愚的，不明白那一般是實感，有多少是詩一般的誇張的那些想念的在稍一靜止，便無邊際的引長；覺察，這些思想，一個都不是救他慰他的，反而是使他頭腦混亂的，便決定爲要變換他的心緒，即刻上妻子的娘家去罷。但鐘上不一會便是十一時了。他就此走到門口，作口笛，把狗叫了。因爲想着了這樣徒然的奮昂着的時候，若不去散步，當不能入睡的。縱是被竊卻也什麼也沒有的家，自然役人守家也是不能出去的，並且去的地方也沒有；所以他便只在無人來往的自己的家前，和狗一同來去着，天空已是春天的茫茫月夜。看着月走着時，那鄉間的

生活——從昨天起一直浮在眼前的，但見決不能描寫的鄉間的那生活，因了看月，重新又被回想起來，是怪覺可親的。爲什麼不在那裏再住長久些？爲什麼不爽性做了那里煤竹色的村裏的居民？是有了什麼目標重又流浪到了這都會中來的。這樣的情緒，深深的感傷的被細味着，等心漸漸靜起來了；今夜妻子回來後，把鄉間的話——卽小山上的話，井邊的等等談談罷；因爲這般定會有什麼新發覺的事的。……這般想着，過一會，他便回進了家裏。

進了鋪開着的床被裏，想把寫了的原稿覆讀一遍。但一想到自己的無才又得發見一次，便把覆讀的念頭丟了，卻是稿紙和筆，還是仔細的整放在枕邊。——像那感興的是真的一時的發

作，或者那絕望也不過是一時的發作。再緩緩的重寫一遍罷。就是我不見得一定是什麼都不能的。他這般的安慰自己；偶然的又想渚山或者也是想着這些事睡着罷；自己的沒甚意義的念頭便覺可笑了。他在自己的耳內。聽着舉高了聲音的自己的笑聲；這人真是何等怪妙的人呢？——他把自己放得遠遠的來回看。

在自己的各樣思想和感情之中，迷茫着的他，突然覺到了狗的短短的叫聲，便想是妻子回來了。因為聽着了妻子的腳聲，狗是慣常了的得這般叫的。妻子便回答牠的吹口笛。但這一夜口笛的聲音卻沒有。腳聲倒遠遠的聽到了。像在監獄中的人對外面的聲音是非常銳敏的一般，他的耳朵，不知怎的，竟也銳敏得狗耳一般的。腳聲漸漸近來的時候，不像是妻子的腳聲了。但那腳聲

來到了行人不大有的他家的近邊，木屐的腳聲即刻低了。發出啾啾聲的橡皮底草履般的聲音，和偷偷的腳聲同時聽到了；這不整齊的兩樣的雜亂的腳聲，走過他的家前了，——這不是妻子的回來了；他想這般決定，……不到十分鐘，又有了一個人的腳聲，這次和先前來的方向是正反對的；——是從不是他妻子一向回來的路上，有腳聲響過來；來到了他家門前，也不作輕步。——門被開着了。狗也和平常兩樣，一對好聲喚牠，也並不睬理。但這狗卻也不叫，因為那腳聲狗正知道是誰的。在十分鐘前，發出腳音的時候，狗便已這般了的。這可怪的樣子使他不愉快着，他對妻子便也一聲也不作。只突然的「噲，今夜倒是很好的朦朧月夜哩！」這般含糊問了妻子必定「哦哦」的沒精打彩的

回答。這時他說了『這樣的夜裏是男的伴了女的；女的伴了男的得散步的。這倒是的確的哩。』微微一笑了，妻子便表示怎樣的臉色？……大概把自己看一瞥，心想『這男子的耳朵是多麼不體面』的罷……他這般想了。就此一直靜默了，作着並不知道妻子的回來一般的。但是，他還是帶了深疑的注意，留心着已走進了隣室的自己的妻子的樣子。他想來她像是去靠上了高火盆，不覺的便此呆着似的。他以爲已經睡進了的她，也不作什麼話。忽然，他另有了一個想頭。——昨夜家中寄來的那明信片，妻子偶然也見了的，所以劇場回來到了自己的家中，和她母親作了什麼商量來了的也未可知。或者母親是送她到這里來的。便因了家事上的憂慮，她如今或者是惱着的……是的，——

「噲！」他隔了紙屏喚了：「你家中也轉過了嗎？」

「喲，醒着嗎？」似無意間被打上了話，非常的吃驚般的她
答道：「不，沒有。怎的呢？」

不會得到預料的回答的他，重又靜默着了。但又說了：——
「你今天似從山坡上面那裏來的呢？」

「哦，明白了的嗎？」

「自然明白的。什麼都也明白的。腳聲的是你，這能聽得明白的哩。——爲什麼從那樣冷靜的山坡上歸來的？」

「……但是是暖溫可愛的月夜哪。電車裏碰到了認識的人；
正也是在新見附下車的人，所以我也一同下了的。那人一直送我
到冷靜的那裏。」

女子順爽的說了。——只一半或三分之一是說着實話的，他這般想了。如果剛纔那一次從山坡下面回來的腳聲沒聽着的話，那倒好全把牠當作真的。但他此外也不想說不想問了。只把枕邊的稿子拿起來撕得粉碎了。

『怎的了？』

對女人所說的這話，他以鎮靜的聲音答道：——

『什麼哩！把老是寫壞了的稿子撕了的。——不是爲你啊！』

他這般說了之後，爬起身來走進妻子住着的房內去了。叫果然在高火盆前呆着的妻子讓開了，把火盆架的抽屜一隻隻找着了。——這在他的妻子是不解的。

『找什麼？』

「睡藥。當還腫着一服的。」

妻子的母親在廊下背着太陽坐着。他走着邊門，從竹籬的破洞望見了像在做着針事的妻子，便不舉聲的徑自向屋內進去了。開了外門，便已似立在屋的中心般的小小的屋，便是他的妻子的鄉里。妻的母親把依然是不善客套的突立着的他轉過身來仰望了說道：——

「晴，來得很好。以爲你不像來的了，正想出來的哩。便想把這一件快些做完了工的哩。」

她也做着針事。說了「這件」提給他看的，原是做夾衣的赤和黑的間色格子的盾品粗劣的絲織料。已經將完全做好的樣子。

正想這一件衣像得裝黑緞子的出領的，便敏捷的見在做着裁縫的人的傍邊確已有着那樣的緞料。他自己把坐墊取來鋪着說道：

『倒是鮮明得利害的衣裳呢。是誰的；到底？』

『哦，是誰的呢？』她這般說了笑了。這笑臉雖無絲毫惡意，但總是給人卑下的印象的笑法。——這笑臉卻是自己的妻子的母親作的。——作這樣的笑臉，常常使他覺得不愉快的。以這樣的笑臉向他一瞥之後，視線重回向了動着針的手那裏去的她說道：『我真不喜歡這樣的資料。第一，那氣色不就是不好嗎？』

『對的啊！』他說道：『我也不喜歡。到底是誰的衣服？』

『咦？』她重向他怪訝的閃看了一下道：『這不是你挑選的嗎？我還以為你是明白着，故意來問我的哩。』

『我的挑選：這樣的東西真不喜歡的哩。』這便是那個

嗎？是弓子的衣服嗎？』

他明白了這是弓子——他自己的妻子的衣服的時候，便感到從心的深奧處有了不快之情湧出來。弓子是一直雖是由自己做得的薪俸，從不自己隨意的做絲織料的像衣服之類的東西，便是不論買什麼，關於那質料哩，嗜好哩，是無一不和他商量的弓子。她什麼時候買了那一件的，這雖不知道，但關於任是做什麼的現在是已將做成了的那衣服，也一言都沒說。這也隨牠了，但這樣的嗜好，又成什麼樣兒？要是合身分的話，卽任是怎樣的惹眼都好。他雖這般設想，但應作最該當的女學生風的服裝纔不錯的女人，都不合身份的，究竟是出於怎樣的打算，想作起這樣的妓女

——也還是下賤妓女風的裝束來呢？難道預備在市外的串戲班般的一團中，也還是加入下級腳色的，做一個起碼藝人完了的嗎？這般想時，便怒了。對於他這般的沉默着，弓子的母親，所見的以爲和他的一向的不善客套的沉默，沒甚大差，所以也並不留意的繼續着工作；等那縫物告了一個段落，然後注了茶把那所謂相商事開始了。——先把卷筒紙的零張般的東西取出來；這是她爲了女兒的家庭，以種種方法設借來的一次次的金額及其用途的略記。她像要他想起當時的回憶般的冗長的繼續了說明。的確，這些錢，雖只是模糊的，可是全都使他也回想得起。任是怎樣都好。結局究竟是甚麼打算？最好話能只提出個結束。別的事不必說；金錢上的事是非明確不可的，這意思在他是不可解的思想。

但是這一個麻煩的女人，依着世間一般的風習，不單見非常的考究金錢上的明確，又是要不是把一個個的順序立下來，便說不出所要說的性格的人。可是今天的話。比每回的月底的話更覺冗煩的，當他繼續的想確知昨夜腳聲和今天的問色格子的衣服之間，這任怎樣都好的問題，總算似到達了結論。

『所以啊，峰雄，』她催促對問題太不熱心的——一直不曾作過像回答的回答的他，把他的名字叫了，在長烟管上連裝二三筒，吸進了之後便說下去道：『所以啊，峰雄，剛纔說的，你們的借款，一共已有一百九十六圓；倒差不多是二百圓的哩。其中由我的朋友那裏的去年年底借給你們的五十圓，本月是到了期限；——要是一週或一旬的話，那說明了理由，是肯延等的。你

我所借的債，要是我有錢，——且假定我們是你的令尊的地位的話呢，（在此她略露他的父母對他們的冷淡的平日的「不平」那便）是可愛的女兒和你負的債，當也不致說什麼浪用不管等話；二百可無論；便是千圓，只要有，當然總得爲你們處理。但是你有了一定的期間，能說出等到什麼時候，那別的方法當也可設法；否則像現在這般下去，不久便會大家坦倒的。——所以，想爽性把以前的大政清理了一下的好；但說來又沒有清理的適好的方法；我真也爲難了。你有什麼意見，請說給我們聽聽罷。」她輕忽的這般說了，也並非定要聽他的回答般；都表示了一些苦，便說下去了。「本來是你的事，明白着你是沒意見的，並且近來也會和這裏的父親商量過了，父親說的是；——好，請靜着聽罷：你贊

成不贊成可不知道；只是你會說要去住買了來的那鄉間的地皮；把那塊地作抵當，二百三百圓的錢是做得到的。所以藉此若能借到三百圓，把以前的債弄清了，在餘下的錢沒使完之間，你也得努力去幹些什麼事情可怎樣呢？並且至多也不過餘下百元左右，照現在的樣子，當不能過二個月的，所以爽性把現在的家退了租；——那裏你也是不會中意，弓子又不能住在家裏，因之你的不方便也是很抱憾的。爽性把現在的家退了；這般做時，弓子便是暫寄在這裏也好；——雖則這些都得由你想定的。你也一同到這裏來，本也不要緊；只是是這般的家，連放桌子的地方也沒有，兩夫婦時，睡覺當也不方便。白天還好；可是到了晚上，這裏的父親是要那個的？——每晚要唱到十點鐘。你說過不喜歡，

所以那定也討厭的哩。所以只要你不討厭，在近邊什麼地方暫時住一會公寓那不好嗎？把弓子也帶到公寓去，第一，兩個人時錢也費；還有夫婦兩人去住公寓也屬可笑。——但你要這般時，那也無不可。所以如果你一人或二人要住公寓，距此設一町路程（一百二十碼）的近處，是了，那做着買給軍隊的麵包的那一家的橫灣進去，是有一家公寓的。那裏的老頭是這裏父親的歌友，是很可親近的；我昨天去問了的，剛巧有好房間空着。是明亮朝南終日當陽的地方。雖只四鋪半席地（一鋪席地約當一人床位較小。譯者註）倒是很好的。聽說只十七圓的哩。你也打量一下看，不嫌不好時，算到了這一個月起家退租了可怎樣？」

他一直默不作聲的聽着；但總至非回答不可了。他並沒想怎

樣傲的念頭。總之，還是任是怎樣都好。

『是的；我是任怎樣都好的哩。』

『真是不可靠的男子啊，你！便說任怎樣都好，卻是你自己的事啊！』

『嘿，嘿，嘿。』他和她同時作了短短的苦笑。他覺到了她們想的大致是不壞的方法的時候問了：『那，是怎的呢，那事和弓子商量過了嗎？』

『四五天前的那一天，她遣了人來說什麼後台經理的兒子死了，後台募集香奠，沒有錢，想要五圓錢使我便設法了給拿去了的。便在這時略略談過。她像是只要你以為好，也想這般辦的樣子。』

『哦？四五天前？她把這些事，——和你見過面了等等話，什麼也說對我說起呢！』他感到了對妻子的大大的不快之中，又加進了新的成分了。這樣的他的顏色，難道已注意到了的嗎，她便庇護自己的女兒似的說了：

『把這些話說時，你便會煩吵起來，所以都由我來給你說。總之你以為這般儼好的，那就這般決定罷。月內的話也沒多少時候了，便從明天起，我來幫你們收拾東西罷。』

『哦。……但是，如今目前的事，沒錢也行嗎？』

『那個嗎，你既打算以鄉間的地皮換錢，那在事未成前，有此擔當，就由我這裏來給你設法。——總之，像現在這般下去，便是一個月也是有損無利的；所以這般決定了呢，正是在月內處

理完了的好。關於抵押鄉間地皮的事，這裡父親說的單單打算，是得給你打算的；但自己來幫忙這事是不願的；因想到你的家裏若起了什麼疑，是不好的。——這是窮人的多疑心啊！」

他和她各想着各的事略略靜默了。

「且不說別的，江森君可怎的了呢？」

她想打斷沉悶的靜默，把話頭轉了。「是嗎，你那邊也好一會沒來嗎？這裏也好一會沒來了。是的前月二十邊像是每晚來着的哩。你知道嗎，他唱歌是能手哩。」

「唱歌？是嗎，他有這樣的隱技嗎？」

「那裏是隱技，是說着賣錢的哩，以那裝啞了的很好的聲音！會和這裏來的師傅同唱什麼藤戶的，師傅也佩服了的。後

來師傅說那人定已很有研究了罷；他那樣初步是充分的能擔任的。所以下一次來的那一天，這裏父親便把這話——是的哩，對江森君說這麼唱歌流行的時候，你以其窮着，倒不如也做一下唱歌的師傅可怎樣？可以靠了教學生，等話，父親也是老實的人，所以說了多費的話，江森君當時也笑了的，卻從此便不再來了，難道是爲此不樂意的嗎？——你們的心思，我們到底是一些也不懂的哩。」

像渚山那般的圓滿的常識家，也還被看作奇人；那在這女人的眼裏，像他自身，更完全不能看懂；便是他自己也是不懂的。……卻是，渚山的且不管其爲怎樣的技藝，總之他有那樣熟練的技，卻到現在從沒有誇吹過一次，在他看來，這渚山的性格上，

便似添加上一層可愛的陰影。

晴麗的早春午後三時光景的日光，映在剛纔一直對談着的從有一個朝北的窗洞的房裏出來的他的眼裏，是昏眩般的。本來在他的心裏也是昏眩的。往來熱鬧的坡道的兩邊的店裏，櫥窗的炫耀的裝飾，不時把凝看住自己的腳邊走着的他的眼引向那裏去。——竟是那般的華美的色彩。眼所見的一切，難道世界固真是這般明亮的嗎？——難道這般明亮也好嗎？是使他起這樣的心意的天氣。世間在這二三小時內，竟似完全入了春天一般的日子了。爲了各間沈澱了不流動，便似結實了般的他的心，一些些在蠕動起來；因而困憊的程度似更濃厚了。不單是心意，外部的事情也

漸漸迫切起來。不由你應否，走塞了路的生活，似決堤一般的將作一回崩頹的預感；——倒不如說是有了實事上的徵兆，他便感到那是張翳着在他心裏的，雖則是小小的卻是深濃的影子。——是太適於回到家裏獨個兒蹲在薄污淡暗的房裏去想的問題，說是可怖呢，還是可厭呢，是一種可怖又可厭的。他換了想回家的腳的方向，即上了在路旁的泥墻上去了。那是在這都會的中心的古城壁之廢墟之一部，他也像心中沒隱藏的人一般，緩緩的在已經青了的嫩草上走着，努力着避去不願想及的事；只是遮翳在他的心上的影子，卻一刻刻的擴展開去了。他停了步立住了。便又坐在草上，不一會，又仰向的橫倒在那裏了。空間碧青卻又帶紫的，在視野所及，是沒一些雲的。——在這樣晴麗的日子，定

得去懷疑自己的妻子，他想這是何等不該當的事啊！到底（他想）自己也曾在什麼時候，和妻子熱心的談過天嗎？自從在鄉間以來，出來到這都會以後。差不多覺得從不曾相互熱心的談過話。便是曾作種種的話，但妻子講妻子的話題，他也只講他的話題。加之和朝上一早出去，晚上回來又很遲，尤其這一向是更遲了的她，便像有話說；卻也沒有時間。那麼自己又曾在什麼時候，熱心的想了自己的妻子。其實連這樣的心思也好久沒有了。不，近來不是常常完全把這些心思的存在也忘記了，只想自己的職事，和與此相關達的渚山的事嗎？不是比和妻子說的話更多的和渚山說着的嗎？她不是總亦和丈夫以外的不論誰，是男是女可不知道，總之和誰，談着比和丈夫的更多的時間和話題。這般兩

人之間，互相各自的展開別個的世界；這也決非不自然的。昨天以前，——依實義說來，在聽了昨夜那響了兩回的聲音之前，可說是完全忘記着的自己的妻子，因了疑惑，驟把她重大視了，這事到底是不該當的。貞操一事，決不是任何人所隨便對任何人得要求的那麼性質的事物。這和一切贈品一樣，只不過受得前方的好意罷了。因為她對自己沒有了好意，結果那頂名貴的心的贈品的貞操便不給自己；這般說來，又有誰能向誰咎責呢？強要想得贈品，這不是一個錯誤嗎？能這般自由的還帶有幾分冷淡的把這事來想，不就因為自己自身對她已沒了情熱的嗎；或者這會不是在真不過是疑惑的時候起便能這般的多少依理性的想的嗎？是的，在這個未成事實出現在眼前之間，自己對於自己的妻子抱有

多少情熱，這連自己也不能測知。——便是自己自身也竟致冷到了那程度。是這樣程度的自己，又何能單以自己的妻子爲強辭，便有強要她的貞操的權利？還是如果值得把這疑念對她明說了，在她那裏要求些什麼事時便去要求；或者這一些的情熱也已失了，便以友人的資格進忠告這般纔是至當嗎？忠告？這又是怎樣的忠告？可說的事，覺得什麼也沒有。若是世間普通的事，則如今便不說，只要是具有一個人的品格，就是她，這些事當也明白着的。要棄了自己去，那便是去了的好。自己決不再去追回那麼的熱心。這般看來把自己這麼惱苦了的又是什麼哩？會不是依戀的嗎？還是單不過想着了一個男性的名譽的緣故嗎？確有些近於是後者的，如今如果是憎惡她的，那不是絕了自己的愛的

憤恨；是毀壞自己的名譽——世俗的名譽的一種卑下的憤恨。把男子的名譽破壞，同時他的妻子不是也在丟棄她自己做女人的世俗的名譽嗎？這般說來，她不願做女人的名譽，又確能知道她會愛過的男子的名譽的受損，但仍使她幹這等行爲的是什麼？這是她心裏新近湧起來的情熱；——這般想來，便覺他的心中也還是有嫉妬在長出來。不，不是現在纔長出來的，是一直從前覺得把這問題想作單不過是嫉妬的徒然自輕，便這般紆曲的作着種種想念。……於是他對這一點耽想了好久。同時又回想到他的這一個疑念真不過單是疑念，若以此成爲問題，根據是太薄弱；——二人的每晚兜轉散着步，所以這一向的她的回來是遲了的罷；那不高尚的方格模樣的衣服想來是要博得新相好的歡罷；甚至於她在

爲要和自己分離的準備上，想着了先把家退了的罷；一切不都是出於他自己的可恥的迂想的蜃樓海市嗎？或者是這樣的；他這般想着，在心中便有所想到了。是會爲了從事運動被監禁過的社會主義者一人講給他聽的獄中生活。在那裏大半的囚人一定在想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不在家幹著不道德的疑念的煩惱。便做了這樣的夢。甚至於便此對來面會的妻子，突然的把她面責，那樣的實例是常有的。他把這些話在心中記起來，便想是的，自己的那不健全的二三年間的生活，或者確和囚人的生活一般的，使自己的心不健全着的。——這般的他仍想去信任自己的妻。如果女人是背着自己的信任的話，那便不致是自己的恥，而只是女人的恥罷了。他也這般想了。

聽着經過泥燈下面電車的轟響着來去，他在那裏有二小時間耽想着和這晴麗的天氣不相應的事。

作了種種打量以後，他在心裏決定的，終究只是對妻子，關於這事什麼也得不給她說。什麼都預備束手看着。捨此以外本也沒有什麼方法；縱是像有什麼會發生，也總得冷靜的來觀察。在不知怎辦纔好的人所能幹的，只有以銳敏的觀察，一件都不遺漏的去看懂不知怎辦纔好的周圍的事情。一方面，一旦被迫於不得不說些什麼的地位的時候，便使能依順序述說是什麼日子，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有了怎樣的可疑之事，再在什麼時候發生了一些什麼等他的觀察。藉此自己以前雖一直沉默着，卻決非什麼也

不知道的受着欺的，到那時候，便把這事給她想見。打量到了這裏的他，不禁覺得對自己的妻子不覺間擇了戰鬥的卻也是極其消極的方法的自己慘苦罷了，但是，我啊，他想下去了。我是並不想偵探般的努力去那麼幹。只不過爲了要從和如今以前一樣的自然的觸及耳目的事中，把自己所覺察了的事，自己的疑問解決時能有些效便是。——這般的自己對自己打話，卻也從不像會得一藉口。到底任是幹着什麼，在生成的忠實的她的性格上，自不能刁巧的包隱得，必定是即刻露出狐尾來的。想到這般的時候，他便也覺得妻子的難解和可憐。如果這一種心緒高漲了的話，他感着會對他的妻子說。——「噲，我雖則裝着什麼都不知道的臉，卻是作着你的監視哩。如果有什麼壞事，總得好好的不使我起疑

纔好呢。」他好像練習着自己扮臉的科白的演員一般，在自己的心中囁語了。但如果要把這些話給自己的妻子說時，那恐怕不是出於愛着妻子，也不是出於憫憐着妻子，卻自己也難說不是只不過出於自己自身的不欲從正面去看事物的那一種膽卻卑屈的免於一時的思念的罷。——我確是缺少着現實家的強有力的精神。數着自己的頭將被斬落的斷頭臺的階級，以平時的方法走上去的精
神。若也能不驚不悲不經過誇張和感情的霧，把人生的一切疑
視，那或能說無身便是一個解脫。任怎樣便怎樣罷——這般叫喊
着的他只不過有一半是自己的說話。任怎樣便怎樣，這不是說到
什麼地方都是有路的。在他，任怎樣便怎樣，只不過是說因爲橫
豎任到什麼地方，都是沒路的。——他這般的把自己的事以第一

身稱想了，又把自己的事用第三身稱的想着；他的沉思有時偶也似上了思想的大道時卻即刻那裏便隔斷了，重又迷入了對妻子的疑惑的、黑暗的裏道。——但是，他又想下去了。這般使我着惱的這事件，如果已經發生着的話。那又是開始於什麼時候的？依着新的記憶，但也不像新的卻是茫然的記憶，回溯上去之間，自然的會想起的，是他爲要去見大川秋帆到後臺去的那一天的事。

——在後臺她總似有些冷淡他的。這大概是他自身出於那般的一種照眩的心意，表示對妻子的不關心態度的反映。雖覺得不熱心去理睬踏進了不熟慣的地方，起着心悸的他，但她確是爲了上演時間迫近了忙着的。帶了疑惑去看時，那便什麼都見可怪；但若當時便已發生了這樣的事，那她的口中當不致爲了說明秋帆那時

的態度，說出是因爲橋朱雀有了新情人的話的。但是，她心裏有什麼自省起來覺得負疚的話，則縱是他人的事，當也不致去注意，而在並無什麼重要的時候說那樣的話。可是這也未可知。

普通一般人，往往便是卽在目前，有和自己相同的事被他人幹着時，便在其間全忘了自己在那樣時候的情形，卻極其沒事的，卽刻把應是對自己的批評的話，好像和自己什麼也不相關似的闊論着。——這可算作平俗的人和多少有些教養的人的相差的重大點之一。在是女人的時候，對於自己自身的這一種迴思或良心的反射作用，幾乎可說是絕對沒有。便像他的妻子的例。所以說因爲她把朱雀的事嚴格的批評着，決不能便成爲她是沒有同樣的缺點的證據……。

——像把黑色的房屋築起了打壞，打壞了又

築起來，他的沉思，照例是沒中斷的。

覺得朱雀像會逃走的秋帆的青硬的臉和焦急的樣子，重新在黑暗中出現到他眼前來了。

她還沒回來，回來了也並沒話說，所以也並非是等着。只是，她還不回來，這事在他是一個問題。把點着了香煙的自來火的光，去照看枕邊的叫人鏡面時，以爲別處的鐘打了十二點以後，又已過了許多時的，卻是在這一隻鐘上只不過過了十五分鐘。——這不是她因爲老是很遲回來，便想裝沒十分遲的臉，把鐘的針撥慢了的嗎？忽然，這樣的他也想到了。

屋內似起了什麼聲音，他的淺淺的睡醒了。看滿是洞節和繡

隙的門裏漏進的光的樣子，朝上也似到了相當遲的時刻了。他伸出了懶懶的手，把近枕邊的低屏掀開了。櫥房那裏起了洗淘籮的聲音，昨夜終於沒回來的妻子，大概像剛纔回來了。枕邊的鐘，八點鐘還沒到。去喚她也覺不高興的，他醒着也還是在床裏威着沒充分醒了的睡倦膝臙着，但不能再入睡的他，把只賸了一枝的香烟點着了火；大概是爲了睡眠不足，頭腦感到純痛。他雖不特的給妻子打話，但那沉默卻也覺得怪可怒的。但這麼說時，如今若給她打什麼話，那便更覺可惱，又覺得如果妻子覺察着他的醒着，這時若不由她來打話，便不得不由他那裏出怒聲。怒罵一下也好；但對朝上纔回來的妻子。以什麼罵她纔好，那罵的話他卻不知道。便不知道那話，也試罵一下看；他想着這等事之

間，感到了如果覺也這般幹的話，那一清早就得鬧事。對於他的罵話，她也會激烈的反罵；或嚶嚶的哭泣；結果便非爭吵不可。

——終於在半年前是常常作那麼激烈的爭吵的他，不覺間，連爭吵的情熱也失了；到如今和妻子起爭吵，他是非常的害怕着。因為他看來當他們開始爭吵時妻子的各種表情，是難以形容般的不愉快。她的話，一句句全都像舞臺上的科白；那表情上也總不像有衷心的真情出於臉上和體上，是那麼難熬的裝腔。他忽然在眼前浮想起了在這樣時候的她的樣子，自己心中明白的意識到了一女優的丈夫」的一句話。並且這確可以寫得——他這般想着，把已經全成了灰的烟頭丟入了灰碟。

妻子在火斗裏盛了火，從廚房走進次寶來了。奇怪呢？這般

想了的其次的一刹那，便覺察到昨夜她母親繞着的那衣服已經穿着了。合得身態呢，還是不合得？只感到是奇怪看不慣的女人了。妻子呆看着火鉢上的火，坐下後也還着眼在接近炭的火上，所以怎表情着，他可看不見。

『啊喲，已經起來了嗎？』

她好像纔覺到的說了這話。他不答他的，過了真不過一會立間說了。

『想再吸一枝烟哩。』

便把空殼皺皺的擱了，更不帶何等感情的，把殼投在紙屏底下。

『便不這麼打諱，只要你說出去買來，也會給你去買來的

哩。」

她稍把話聲放尖，這般說了，出去買香烟了。

二人就此有好一會沒說話；默默的相對吃了朝飯。聽到了鄰近的鐘打十點，他不禁想起昨夜發覺的那叫人鐘的針，便去把沒整理過的鄰寶的枕邊的鐘拿來，放在五屜櫃上，然後撥正時間，覺到可疑的鐘，卻也不過慢了五分。

「我今天休息的哩。」

妻子一眼猜看着他的把鐘放到那裏是想到了些什麼的，便這般說了。但聲音是軟軟的，表示難熬着剛纔一直的久長的沈默。他也就自然的對此不得不說些什麼了。——

「爲什麼？」

「只是，發暈不穩着的。——所以我今天便請了假來的。」怎的會發暈不穩着，卻無從知道。但他也不想去反問。她雖似在沒有答話的話中失望了的樣子，卻更獨個兒噁舌下去了：『朱雀呢，這回是要辭去的了；——她說要把俳優一職辭去了；——總像要和大川君分散的哩。』靜靜的聽去，關於朱雀的退出劇團，在幾乎只以朱雀的名頭賣着的大川秋帆的一團，似會自然的跟着朱雀的退出受聘主的見棄。這事本來是很明白的；但總想便是暫經之間，也想使一團結束鞏固一下的秋帆，在昨夜以前，任誰那裏，這消息也不會洩漏過。昨夜破裂了之後，纔向大眾發表；所以爲了此事的商議，昨夜一直到了深夜，終於叫大家宿在後台。——她這樣的作了一番昨夜沒回來的說明。他也似對於她的話沒

甚興味的，手臂靠在火盆上，便此頻頻的注意着小小的逆鱗，咬着拇指的爪。

『那昨夜合議的結果又是怎樣的呢？』他過了好一會，纔似想起的問了。

『那結果啊……』

她說到這裏，把話略略頓斷，用遲緩的眼光，驗看他的臉色，有些是唐突的調子的。——

『我也想着這優伶是得辭了的罷。』

她的話和她的眼光，看來也像馴柔的微察看他的意見；也可看作是要引他的注意的。

『那又是什麼道理呢？』

「辭退了那裏，大家便都上淺草去；恐使大家無家可歸，所以賸下的演員，由秋帆把他們荐到了淺草的班內。但我可不想上淺草那樣的地方去。——因此偶然在家中住下，卻便想什麼地方也不去的常常住在家中哩。」

他對於這話的後半，也並不去聽；卻說了：——「上淺草去不願意嗎？是說不喜歡下流的地方嗎？這是做太太的脾氣，倒也不怪。但難道是舞臺和觀客不好了，演員自身做的技藝，便也因此等外界的事致失去價值的嗎？假定我是你的話，並且是喜歡戲劇的本身的，那就不問是淺草或什麼地方都會去哩。也不問是下流的戲或是什麼，都把牠做成好戲的哩。便是A劇場當初不是胡調戲嗎？這般看來單以場所的低卑，當不致有本質便也早就

低卑着的道理罷。——我總覺得便是郊外鄉下，也會有名優；便是在不幸之中，也會有才能……。雖說如此，我卻非常對你的去淺草說好說壞。本來你的怎樣打算再去做戲我可不知道；但你便說去做戲，於我卻一向不會爲此有了好處。——便是我給養於你，向你討零用，這些也是不愉快得難熬的。你任何怎樣的打算，做戲終究是你的嗜好。你自己能糊口，零用錢也能相當的帶來，結果什麼都是一樣的。所以我也決不想說了自己沒有強要你去做演員的意思叫你去辭了。哈，哈，哈！』他這般說了，略略的一笑。他感到了閃望着他這邊的妻子的眼光，補足說道：『就是我所要說的，你的以爲一向的小地方上好的，上淺草去便不願意的打算是不徹底的，不純清的。要辭便辭了！』

「你真一些沒商議的。」

她的聲音有些苦澀了。

「不是給你商議着嗎？我是任你上什麼地方都好的；不是說着照你喜歡的做去便得嗎？」

「我！但是啊，做女人的，有時是想明白的受得命令的哩。」
「真的！這是哲學啊！——但是不命令人，也不受人命令，卻是我一向的哲學哩！」他以平靜的更像說着什麼痛快事般的聲音這般說了。她則便此沉默了。但過了一會，她又另找得了話題。

「母親那裏去過了？」

「去過了，昨天。正看了那（他說了以顎表示着便是她穿着

的）衣服將完成了來的哩。」

「……。有了什麼商議嗎？」

「便是要把這屋退租的事嗎？——什麼都照尊意的哩。只要大家便利的做了便得。我本來是不知道怎樣做了纔好的哩。」

「你不高興嗎？」

「那裏是不高興呢。照大家便利的做了不使得嗎？」

「不必是大家方便的呢。真是奇妙的人，是必得依你的方便的。」

「難道嗎？那便照我所方便的罷。我是任怎樣都好。」

「是的；——真個是什麼商議也沒有的。難怪討厭母親給你說話。」她一半似自言自語的這般說了。

他改換了自己自身也不明白剛纔的是打玩笑是真實的那說話態度，穩實的說道：——「正商議了來的哩。母親即刻也便會來的。因為已說定明天總得去整頓的。我頂喜歡搬了地方換些新氣象。但對搬家本身這事是頂討厭的。——請在我不知不覺中好好的搬了罷。——狗和妻子去寄放在家裏，自己去住公寓，這般時，喲，倒做得成一個自在的人了。」他自己感到自己的譏刺的話中所有的自嘲，立起身來道：「十一點鐘嗎？怎樣？去散一下步罷。」

「散步？把狗牽去嗎？」

「今天可不要狗。」

「到遠處去嗎？」

「什麼地方沒有定。——上濠邊岸上去睡一會來罷，這樣好的天氣！」

「要是到那樣的地方去，生澀沒趣味的，不還是在家裏好嗎？——今天我要在家裏了。」

「我看來，有人看守家的日子，是想舒服的去散步的呢。」
他的朋友們，他的妻子，卻說着他是只會說俏皮話的男子。其實他是有不能爽直說話的不幸脾性。常人般的美的感情湧上時，他找不出用以表白的話；可是不高興的感情洩露時，他的滿是道理的話，竟是連自己也不覺察般的自由。因此使也有朋友把本是多感的他當作是一個超人般的。但這不過是由於他的孤獨的氣概，這一種性癖使他更形孤獨。甚至於到如今，由他口中說出

的一言一語，便是他自身也不由的覺得不快的。只要和妻子一見面，那天也就不像會暗的，在他那一天便是想孤獨起來的一天。目送着拿起了帽子的他的妻子的眼，他像是心理作用嗎，不是略有些淚含着的嗎？或者她只不過爲了上一夜的睡眠不足纔有這樣的眼的也難說。

出了屋的他，可是啊，去的地方卻也沒有。忽然想着了，他想起上渚山所說的到那里便路纔來到他家的那圖書館去，把以前會讀過的阿娜加萊妮（托爾斯泰的小說。譯者）讀一下罷。但單想起了那大冊的形狀，便已生厭了。但當他想着了到圖書館去的時候，他的腳反射的搬向了那邊，他不自主的來到了曾有回爲了不好看的雷奧，（狗）捉住了酒店收瓶學徒的胸際的那曠場那裏。

——在這其間，他想的也還是妻子的事。他想妻子不會獨個兒在家中哭着嗎？如果那也是出於對他的反抗心緒的話，倒還可說；否則以怕着他的回去的心理耐等着；一見他回去時，即刻說出「請恕過我啊！什麼都是我不好。」那又怎樣？這般空想下來，他竟也覺得回家去的可怕了。這般想時，卻又或也不哭着，也不沉思着；她只倦進了他起身後的被裏，想補充她的不足的睡眠呼呼的作着安樂眠哩也未可知。……的，這般的空想了。愚極了！任什麼事在沒到眼前之前，空想等是多費的事。——但要是是愉快的空想，那又不在此例。他對自己自身說着這些話；偶然去到了那裏，在那裏的石的合坐椅上坐下了。他約略的看了一遍四邊的櫻花樹的排樹已經充分的苞苞欲放，因此樹枝全體是淡紅

色的景緻。『做女人的有時是要明白的受命令的』嗎——他忽然想着剛纔妻子的話。——說了花言巧語了。……那總不是她自己想到的事，是把什麼科白中所有的應用了的罷……。又想起了這些事了，他便從椅上立起，一直望從那曠地上市街上去的闊的坡道下去了。綿襖的背上受着太陽，怕冷的他也感着了發熱般的暖溫。無聊的他去看電車軌邊並立着不少的舊書店那裏，無目的的一家家看去。去看那一家，如果那學徒還在那裏，倒好問問他可也知道塔山的消息嗎？

時，
他見某店頭有前拉飛派的珍貴的畫集，把那集翻開看着。這

「噯！」

和這粗大精神充滿的聲音，同時有人把手放上了他的肩，所以他就轉過頭去。這肥大的男子，是三年沒會過的舊友的一人，名叫久能。說今年纔得寫畢業論文，所以正在找着參考書，久能便勸他上近邊的咖啡店去。他很有些爲難的臉色，跟着這一向親熱的友人去了。

『怎的了，臉色怪不好的？』

『是罷；因爲不能睡舒服。』

『又是神經衰弱嗎？哈，哈，哈！』

久能像如果說是神經衰弱，他又想擴大其辭的，依然以粗大的聲音，得意的搖着他的粗大的身體，無義意的笑了。笑時把那柔和的眼睜細了的久能的笑臉，跟在後面走着的他的眼中，雖不

能見卻清楚的映着。久能在朋友之間，曾有誰給他西鄉隆盛的綽號，是和他完全相反的性格的人。——把久能忘了好久的他，忽然碰到了他，便覺他的性格是非常可羨的。

他搬進的，正如妻子的母親所說的，離妻子的家不到一町（一町一百二十碼）的地方。他的房間只南面一面是低低的窗，那裏全嵌玻璃窗。玻璃卻不是毛玻璃，上面也沒糊着什麼紙，所以太陽從淺淺的屋簷上直射的滑照上房內的席地上，幾乎沒空隙的照着。『確實是一間溫暖的房間，冬天任是誰也不出借的，是我自己住着的哩。』公寓的老主人當引他到這房裏時說了；到了冬天這真是一間怎樣好的房間。但是一到了四月，這便是非借給

謹不可的房間。在這裏面差不多終晒着太陽。雖則會是那麽憧憬於太陽之光的他，但到了這裏，過了三天光景，便在這太陽光的洪水中，感到連頭腦也似要發狂似的。不，真個已發了狂了。那真是不可思議般的。他的頭腦和身體至此頹然疲勞了；藝術哩，人生哩，這些問題，不知怎的，任在頭腦的那一角裏都無存在了。如此一方面總可打算看些什麼，或想着些什麼；卻又全然什麼也沒有的。夜裏雖則十點光景便已倦了；朝上卻非至中午不起身的。不能入睡的煩惱起來，雖則一向常逢到可是這樣的要睡，在他卻是難得可貴的。中午起身了，便吃了朝午相兼的飯——飯菜的好吃不好，這些他一些也不感到。只是當放進了嘴裏，若有人進來，他是不高興的；所以先把膳菜端到廊下放了，從剛纔他

自己疊好了的被裏，把枕頭找了出來，拋在席地上，便又橫倒了。頹然疲勞着的身體。也不睡着，也不醒着的，當一隻狗晒着太陽，也是這樣的感覺罷；他想着這樣的事。世間竟會有這等虛無性的事嗎；他想下去了，所謂文學，是和戀愛相似的種類，總也是一種熱病，——把老是一樣的那些事想下去——那熱病不是在他自己都不知之間突如的好了嗎？若是如此，他便確是些微的有些灰心的。但對於這些念頭，他絲毫沒有這一向以前一般的，能一個個以神經質的追思來考察下去。這般若說心緒輕快嗎，卻當然決無輕快之理；換言之，比如是古沼停滯，水將腐嗅，從底下也還時時有一些些泡沫浮上來的。——這也是神經衰弱中的一個徵兆。但是氣候和住着的房子，竟致這般的能變換人的精神

狀態嗎？這是可疑的了。滯停了的水底，也還依然有不安份的流動。但那已不是昨日以前一般的銳敏，一個個都以真理來築起再打壞了的，是類似肩冷，多齒鈍痛，和爲食後胃的不安的一種茫然鈍笨的卻是一刻鐘也不寬鬆的。使他惱着的那小的一個，便是把鄉間的土地作擔保借錢的事。——只不過爲了這事，他自身得自己來幹那麼實務的事。雖只這一些事，但對於實務什麼才能和經驗都沒有的他，爲了這樣的事，不得不和不知不識的人對談；——並且什麼時候雖不知道；但覺得那時期已漸漸的迫近着了，單這一些，已夠叫他狼狽，也叫他不高興。每逢想起這事時。他總提起了空精神，對自己自身說：——「只要那裏採用了，不便是不久將做新聞記者的人嗎？這一些事不能敏速的做

了又怎樣？」於是他在其間想起了偶然遇到久能，那時由久能說出來的事，他的念頭便至此時纔停滯了。

知道他的窮困的久能，在某大報館中有他的知己，那人說着不管久能的是否畢業大學，想使久能進報館。久能自身雖也求着職業，卻尚非以那麼切迫的心和境遇求着的；因此久能把自己事暫緩找尋，說要把他介紹到那報館的知己那裏。便對他說四五日中去和那知己見面，大概的把這事商談一下。就此已有了一星期，但久能那裏什麼消息也沒有。總是沒成就的了，雖這般想着，但還心等的繼續等着，久能那裏便是明信片，總也似有的。『彼方苟能採用呢』云云，便是那事。……

不安中的大而重的一個念頭，不待說，便是妻子。她雖被他

默默的棄下，卻還是決定上淺草的小戲館去。是每天從她的娘家
上那裏去的。

「雖是分居着，但離家又近，來回時我一定過路進來
看……」

她說着這些話，但一星期也將到了，卻還只來過一次。也還
是他搬進這裏的次日，朝上他還睡着之間走進來道：

「……這可不是一間很好的房子嗎？來住下在這裏，當能幹
些什麼罷？」

把這些話說了一二句，便即刻出去。他並不完全醒起來，似
在夢中般的；只聽了那急忙的聲音。等醒開眼來看時，她卻已經
去了。

第二回她到深夜纔來，去坐在已經睡下的他的枕邊。這一回的小地方和A劇場不同，是白晝和夜間兩次出演，九時入後台，所以朝上早得有些爲難；並且從家裏到淺草總得費一小時以上；還有因此種種，晚上歸來也遲了，便無暇再上他的地方一轉。她獨個兒說了之後，卻又忽然想起了一般的說了：——「你也知道有叫吉澤的人嗎？叫吉澤駒太郎的。」

他問那麼俗極的名字的人可不知道；但可是怎的呢？這般問時，卻說那人是這次的後台老班，說當他在學生時代，那人的私人租屋曾給他寄寓過半年以上。——這般一說，倒的確的，五六年前他曾在叫吉澤的家裏寄宿過。有一個十六歲光景的女兒，爲要把她推給從九州來的經濟的境遇很好的學生，她母親會厚了顏

費着許多力。這家便是姓吉澤的。在那時候便已似幹着什麼的戲劇的，什麼舞台裝置的哩……

「大阪人嗎？」

「正是的呢。大阪人哩。那到底對的罷？世間是狹小得很，這話是真個的呢。」

「所以壞事是幹不成的。」他頭靠臂上，便此轉轉的仰望了她。她也並無別種不同的表情；過了一會說道：

「這次的後台，請別來呢。那老班叫住了我說你的事一向很知道，你父親也知道；——正和自己家中的孩子一般等話。只不過沒說出正是自己的孩子是和不過是一個淺草的女優走成了一處哩。」

『或者的確是如此的。』

『總之這回的後台是不得來的。你也不願意罷，和吉澤那麼的人見面？』

『並不記得在吉澤那里作過壞事，所以沒打緊的。——去會面一次也值得的。』他把無心的話故意的說了。便是以前，他也不曾喜歡到後台去；如今也不是說想要到後台去；只是這女人爲什麼要說到後台去是不好的，不好去的話，使他覺得奇怪。即刻有了一個想像，是她的事如今已廣傳到後台，如果他到後台去的話，自然的會有什麼暗示給他的耳朵；他想她是怕着這事罷。在後台，她的事，確是這般的成了話柄。……自然這成了話柄的女人的男子，也得有一番謠傳。吉澤也便是如此這般的纔知道了

她的男人的名字……。

『可是難道竟無端的對老班說起自己的男人的事嗎？』

『不是我說起的。是因為有誰多嘴的說了什麼話哩。』

是的！沒錯！確如所想的。他在心內這般打量着，沉默了下來更一直想下去。這是什麼道理，他自身也不知道之間，不覺他變換了思念；忽然想起了吉澤的女兒——確是叫雪兒的——和那經濟境遇不惡的九州的學生，在長長的冬夜，到了一點鐘也還囁囁的在他隣室說着話。回想着雪兒雖是不漂亮的臉孔，卻是豐滿嬌嫩的女兒。——便是如今的他的隣室的學生，當也是心理焦急着什麼的……。

『已經十二點半了罷。我回去了。』

靜默了一會之後，她便這般說了立了起來。他把立在自己眼前的自己的妻子臥着仰望了。然後像惜別着她的開了紙門出去般的懊惱的目送了。當紙門像要關好的時候，他以喉咽乾涸了般的聲音，低低的說了聲「噲」！把自己的妻子喚了。她便把還沒完關上的紙門重開了，但不欲走進房內去的突立在廊上說了：

『什麼？』

『不，沒什麼。』他覺得她的不走進房裏來的不滿意，以狠狠的聲音，只這麼說了。但即刻用一種恨恨的聲音說道：『這等忙，你也不必常常來轉罷。』他說出了和開始想說的全然是相反的話，然後不樂意的把枕邊的電燈的開關捺滅了。她像什麼也沒回答的去了的。他從暗了的房的角隅，隔了那沒遮陽幕的玻璃窗

的玻璃，老是凝看着不甚明亮的一堆春星；雖則是有妻子的卻感到了獨身者的淒涼味。

有一天。公寓中的女主人的妻子，來到他房裏，以對陰沉少說話的人的一種抖抖的調子，報告有到他那裏來的客人。客人？到他那裏來？是誰有什麼事情來找到這寓裏來？當沒有來作訪問的人；不是當也不會有人知道他的寓所嗎？

「到我這裏來的嗎？看錯了人罷？」

「不，確說看你的。」

「到底是怎樣的人？」

「是年輕的，比你還年輕的人……」

『哦？』

『是穿洋裝的漂亮的人哩。』

是誰哩？他在疑問之中，一剎那間吃了驚。他的妻子的事便倏忽的浮上了心頭。那一年輕的——比你還年輕的，穿洋裝的漂亮的人，「不覺的他直感到是和他妻子有什麼關係的。

『是嗎？好，讓我去看罷。』

他的聲音中會有可說是決心的音。他一直走着階級，見了立在門口的男子——穿青色春服的青年紳士蹲着的後影。這人聽了他的腳聲；轉過了本來蹲在那裏脫皮鞋的身體，向他

『唷！』

的呼着仰望了。

「什麼的！是你嗎？爲什麼不把名字說出？」

他苛刻的叱責般的對自己的阿弟這般說了。便急急的上自己的房裏去了。阿弟似單怕被留落般的急忙跟他走進了房內之後，卽刻放眼到牆壁的高處，在那裏轉轉的望了一遍，敏捷的找見了柱上有一根釘，便把自己的帽子去掛上那裏。是一頂蒼灰色新的輕輕的銅盆帽。阿弟坐下的時候，苦心仔細着新裝的洋裝袴的腿筒不坐皺；阿哥的不樂意的臉色雖明明看見，但那是阿哥的慣常的脾氣，所以也不怎樣着意。但這一天的阿哥的不樂意卻是格外的。他的對妻子的不信和危懼，便是極其微細的事，只要有了什麼小小事便會跳起來般的，那過敏以上的過敏——那幾乎是成了病態的了，當他自己察覺時，他也不知是羞恥是憤怒

的，却是並非對什麼人的，所以只充滿着在自己自身裏起着內訌的感情。對於久別相逢的阿弟，想到他不能說明現在是格外的不樂意的理由時，這便越使他不樂意了。還有看了阿弟的整潔的服裝，他便又多加了一層不樂意。正在這時候，方纔的婆子拿了茶和坐墊進來，這上了年紀的女人，以鄭重的話來和阿弟作應酬時，阿弟便表示做阿弟的，以柔和可親的調子，說「阿哥多蒙照顧……」等話，這竟也使他的心緒苦悶。因了這樣的社交工夫，這位阿弟是受大家的愛，也不和他一般孤獨；又是生成的平凡性格，對學校也無什麼不滿的去進着；有此事實這阿弟是由父母那裏承受着能保持完全是青年紳士的風采的保護。

年輕無心的阿弟，不曾覺察到阿哥在想着怎樣統亂的事，所

以仍以柔和的口調，說出了先去找了他一向的住處，那裏卻空着；因想上他妻子的娘家去問便會明白的，就從那裏找到了這裏來等話。阿弟稍把話頓了頓後說道：

『啊唐突得很，不知可有森 爾 外博士譯的「街間流浪子」一書嗎——父親說，要讀一讀，請去找找看。——這事又很奇妙的，走鄉間的新劇團來到了我們那裏，在那裏把這一本上演了的。母親被人騙了去，已是二十年不看了的又去看了戲，回來便把情節講給父親聽；還說那戲中的像阿哥一般的兒子，也無怪那父親那般的動怒；因此父親便寫信來說是寫了怎樣的事的書，倒想看哩。到底是怎樣的書啊？』

『什麼哩；是講一個不聽父親的兒子，到了乞丐一般的地步

，卻帶了妻子孩子，回到了是自願要逃奔出了的故鄉來；便開始了和父親的爭論和爭鬥的故事。——在雜誌上連載過，就此還沒成書哩。

他只回答了這一些事。聽了那少帶咳的口調，阿弟纔覺到了阿哥比平常是大大的不舒服。並想這是因為說了那「街間的流浪子」的緣故。阿弟把放在從袋裏摸出來的香烟盒中的烟裝進在烟管裏，慢慢的吸着，對任等到什麼時候也不像開口了的阿哥說道

「：今晚想回到家裏去走一趟。」又獨語一般辯解一般的

添加道：「放假後本即刻想去走的只這般的遲延了下來了……」

「哦」他這般答了便此也不反問「爲什麼。」

「到家去，你並沒什麼嗎？」

『自然的，什麼事也沒有。只請給傳說一個已經漸漸窮迫到了心底，即刻將和「街間的流浪子」一般的做乞丐哩。』

阿弟對這些話，也不給回答的說着『那就再會了』的立起來輕輕的彈了彈袂子的膝頭，然後仔細的把掛在柱子的釘上的銅盆帽戴在頭上。他還是剛纔一樣的橫倒了身子的送了走出去的阿弟；但忽然的立起來一直送到門口去了。他從後面看着在結着赤靴的帶之間，忽覺得把從遠遠的三田那裏找搬了家也不給通知的阿哥來的阿弟，這般不親熱的接待是對不起的，於是他便柔和了聲音說道：

『可是，什麼時候再回到這裏呢？』

他的不親熱像到這時纔在阿弟心中起了反應般的，這回便

阿弟方面倒也不高興的答道：

『啊，不一定哩。可不能延緩的了——再會。』

出來送客的寓中的婆子，看了他悄然茫然的送着去了的他的阿弟，問他道：

『是令弟嗎？』

『是的；可又怎的呢？』

他的答話，正像是發怒着的人的語勢。他斜視了對他的說話有些驚呆了的樣子的婆子，重回進自己房裏去了。他是一切都不樂意的散離了的，成了只他一個，被大家——被父親，被母親，被阿弟，也被寓中的婆子所棄落的不安，寂寞，孤獨的心緒；不再和往常一樣的橫倒了身子，卻不知怎的只是端整的坐在桌

前沉思着。

當他這樣的繼續着縷縷無盡的不安定的生活之間，江森渚山的影子，在他心中一些些薄去了；現在差不多連把他回想的工夫也沒有了的。像每天來訪的朋友，如果三個月也沒見面了，那不見的理由便算不知道；但回想起來，他也只不過感到『依然在怎的活着過日子罷。』他是這樣的唯我主義者。此外第一，他的生活中沒有喜親熱的人所必要的餘裕。——『那人後來不知怎樣着？』爲要這般的把一個朋友關心的回想，這人自己先必得是幸福纔可。可是我們的主人公，像我們也所知道的，決非是幸福的。卻又決非是所謂悲慘的；也非所謂悲壯的。是在縱是怎樣低

卑的人，在只要抱有一個生活的信條，以此統一着人生的人看來，是完全不能同情那麼的闕葦無能。只爲對人對自己都沒有信仰，焦燥的孤獨着；結果他把自己自身的心緒，不遺漏的凝視下去，卻是怎樣來處置的意志力，在他已經絲毫也沒有作爲。生活在他成了半睡狀態的夢一般。——比如如此下去，會跌落進那河水裏的；可是那人還是在夢中急匆的向河水那邊走去。——這樣的夢是常有的。但這一種的夢一般的，人生的本身跳上了他上面，他自身無絲毫意志的任性的生活，也就在他上面頑皮的爬行着。對這不安不快的怪物，以爲不久會有辦法；——爽性是什麼都不解的自暴自棄的時候去了倒也好的；便靜靜的耐着之間，惱於夢中的人，只求爲了一刻刻的現在，要把「過去」在一瞬間埋沒盡般

的，所以像江森渚山，他是已想也不欲去想了。至於無意的把這渚山的得了病，入了醫院的消息傳來的，是那舊書舖的學徒；是當他還住在幽靈坡時常來訪他以藝術和思想等問題的氣焰來逼問他的那舊書舖的學徒。

有規律的渚山，每回有了小變化，像搬家或作小旅行的時候，常給他郵片通知。已到非進某基督教的醫院不可了的病狀加劇的渚山，從醫院裏把這事寫到幽靈坡的他家裏通知了。但不期望有信件和訪問者的，更是避着他們的他，搬出幽靈坡時，對近邊的任何人，都沒告訴他新居地址，所以渚山的明信片，他並沒接得，卻仍退回到了渚山那裏。舊書舖的學徒把那貼有退回字條的郵片拿了來。渚山便塗去了這退回來的明信片的住所，改把他妻子

的娘家的地址門號重新記入。便托那書舖的學徒乘便到那裏去打聽他的新住處。『這一張郵片是封進在渚山寄給我的信裏的。』那學徒這般說。

學徒——說來卻也已經是一個差不多的青年；這人把渚山的事，以像是渚山的朋友中的一人般的口吻傳着消息。他也便藉此知道了一向的渚山。曾有回把動聽的海盜談的一部份的稿子，經過了這舊書舖的學徒的手換得了一些錢的渚山，從這舊書舖中的學徒的朋友的一人，也是做着某書舖的管賬的，——那人便在一個在空暇中想出版赤色書本的人那裏去預支了二十元來，但渚山就此却並不把海盜談續篇寫了寄來。

『渚山到底一共已寫了幾張了，那便宜稿子？』

『不到五十張哩。』舊書舖的學徒說了。『所以因爲他說急於需用，我便在那朋友處強叫他對那不到五十張的稿子借給了二十元。但是啊先生，此後他就一些不寫來。還有，求借了錢的那朋友，和我差不多的年輩，竟已有四五百元的小錢積起來，他是想以此爲本錢來出赤色書本購錢的人，並且也非對文人的心理有理解的人，所以便嚕囁的說起二十元的事來。我因爲也是走進在關係裏面爲難着的人，所以時時以催促的神氣上涪山那裏去說。涪山氏非常的慚愧恐惶；但便只慚愧恐惶，從不像會寫起來的。說來卻也不見有另外的忙事；任什麼時候去看，總是伏在被裏，但筆原稿用紙卻又放在枕邊，旁邊放着以前寫成的自己的稿子或已印成了的作品的剪錄之類，看着覆讀着。是一間暗沉的

房。我也不禁爲他可憐。……是的，是的，那人有着夏目漱石的信哩，先生，他像是會把原稿拿到夏目氏那裏去過的。」

「這是從前的事罷；那樣的事是知道的哩。」他一想渚山連把這些東西也顯給這學徒看了的嗎，便覺自己的胸中，奇妙的轉着可痛可恨，感到他人所難想到的一種感覺，這時他就不禁怒喊般的說了。但即刻對自己的語氣，自己卻先驚怯了的他，又似乎穩的口調，一半似獨語般的補足說道：「可是這渚山又是得誰的助進了病院的呢；哦，是那麼利害的嗎？」

學徒對於他的一個疑問，卻意外的很精詳的什麼都知道。依了這一個年輕人像爲了知道這些事感到愉快一般的，以他的一向的天才的談風所說出的話，原來這年輕人，把渚山說作是朋友也

非無理，竟是那般的，有三個月之間，兩人的關係似是相當的親密。因爲在數量決非是少的渚山的朋友們，雖非憎惡着渚山，但都是各爲了各的生活忙着，所以誰也沒有到渚山那裏去玩那麼的時間。渚山則像已不能自由的外面去走動。總之去訪渚山的，只是做了一個債權者的這舊書舖的學徒。這一個有些自負自大的，吹着像是能幹得很的話卻也非不親密的舊書舖的學徒，只要受了托，連渚山的污了的睡衣的着換也給設法。在已到了這般地步的渚山，以其向以前已經都相當的叨擾過了的朋友那裏再去請幫如今の忙！或者倒不如向這一位新相識那裏請幫忙的來得過得去。

渚山自從不上他那裏去以來，像是不絕的在病床。從那一天朝上起，渚山完全不能豎起腰來，上毛廁也不能去了。高中的

夫婦或住在隣室的砲兵工廠的工人，把呻吟着的渚山背了去上毛廁。病痛雖不怎樣的利害，但不能任意的身體動彈，所以大概是這事焦急着的罷。每逢說起孩子般任情的話來時，公寓的主人便拉住了舊書舖的學徒，爲難似的作苦笑。雖不真個的說出，但總是欲渚山早些離退那裏的口調。渚山確也覺如此總非久計。便去把求了某友人——是怎樣的近親雖不可知，總之是托求了某牧師，得彼介紹，決定了進築地的SL醫院。這時竟也偶然來在那裏，知道了那事的舊書舖的學徒，在渚山被抬進醫院的一天，也打算去慰問的，到那時候，已在醫院等着渚山。渚山的人力車來了。出去看時，渚山之外，另有一個四十光景的人同來，那便是介紹渚山進醫院的牧師。

『那牧師，』書店的學徒說了：『大概當我是渚山氏的非常親近的親友，和我作種種不應插入的商議。我非常的慌張，一時竟覺這倒從多管事得了可驚的連累了。』醫生把我們，我和那牧師，招到了另一室去相識了。『在這醫院裏，受施醫的病人，不能收容到二月以上。那位病人，兩月中無望全治，兩月中卻也不像會死。總之，是長長的病累積起來，已經犯到了脊髓了，所以到現在大致已無治好的希望了。』等話。渚山的可說是托身的人，聽說是一個人也沒有的哩。牧師這般回答時，和醫生一同着的事務員便說「那總之兩個月間且寄放在這裏罷。此後便照便宜行事的，仍由這裏設法，使寄住到養育堂去罷。」——因為本也有這「神例」……」

『養育堂去？』他不覺插了嘴。便停了在靠倚着身子的桌上的紙上亂塗着沒意思的點曲線的手，仰望了說出那話的對手的臉。他對於「養育堂」一語，非常的激動。但這激動和出於同懷的感動又是各樣的；換言之，是完全意外的，但像是對於自然的發生的故事驚嘆般的，或是小兒見了奇怪的東西時拚命張視一般的激動。但對手也不欲去注意他的那樣子的說下去了——

『你可是以爲渚山是幾歲？』

『三十五六歲罷。』

『哦，是的罷。對我也說着是三十六歲哩。其實啊，是三十入，年紀說小了兩歲哩，那人！——被醫生問起時，便措亂的橫在牀裏。用低小的聲音，呻吟着「三十八，三十八。」』

渚山到這麼地步，也還把年紀隱瞞了兩歲，這倒確是一個有趣的發見。但他聽了這話，卻也不能爛慢的笑。他在剛纔亂塗着的紙的餘白上，仔細的寫着斯賓沙體的羅馬字，心緒奇妙的乏厭，便覺察到了一些些的在無聊困惱起來了……

他搬到了此處後的短時之間，常常以去看寄在妻子的娘家的狗爲一種安慰。他是這般的愛狗的。但是不久，他便不這般常常去看狗了。去愛狗那樣安閒的心緒，自從來到了都會，尤其是像在現在那時候，已漸漸淡薄起來了，這是的確的；但他的不去看狗了一事，卻還有一些理由。卻也還是因爲他是那般的愛狗的緣故。——去看狗的時候，妻子的母親，近來大概是爲了氣候的

關係，起着神經興奮，把他捉住了總說出許多癡話；當他裝腔的漏聽着想回的時候，兩疋狗必定歡樂的跟來。要是在再放懷一些的時候的他，爲了這天真的生物，也會想同牠們去散一會步的。但蓋着眼中看不見的重物的蓋似的他，只略略回顧了兩疋愛狗一下便算。牠們送他到寓所來了。牠們以怪訝的表情仰看着他開那裏的玻璃門。牠們所不能說出的和主人各別的住著的悲傷，他感到似在說着一般。這兩隻狗看他走進了這樣的屋裏，也還不想即刻回去。牠們在他的寓所的門口坐下了，便不離去。牠們的黑影，隔了玻璃能看見，這他也注意到了。他重把剛纔關了的玻璃門開了，以命令牠們回去的意思，他把手揮了揮，兩隻狗便跳起搖尾。立起來表示回去的姿勢，但見了他不走出門來，牠們便又

繼續望着他的臉，重到原地方去坐下了。他不再去把狗趕回；心想不見了他時，一會便自然的獨自會回去的。他關上了玻璃門，也還不能斷念的，佇立在泥地間裏，望着隔玻璃看得見的兩個黑影。但這般的立在這裏，公寓中人會覺得不解的罷；從這樣的奇妙的一種重壓，他決然的上自己房裏去了；但想及那狗會一直在門口等着他，於是不到五分鐘，便又走下到樓梯中段來窺視了一下。牠們的影子，還是沒移動的等着。這般的到他第三回來窺探時牠們纔像回去了的。

牠們常常這樣的跟了他來等他；牠們又怎樣的失望了悄然的回去。狗究竟是有了怎樣的奇妙的本能，纔這般的愛慕主人。

——他把這樣的事想了，被困住在奇妙的悲傷中。自己並沒有這

一點價值，卻受着牠們那麼的信賴，真是沒話說的對不起的事。他討厭着受着狗的送來和等待；同時對妻子母親的癡愚也懊惱；由此種種事所釀出來的彼自身的心緒，他覺得難熬；所以不再能和以前一樣的安閒的撫摩狗的頭。

有一天晚上。妻子比較的早了一些的，——但也不待說，有一點鐘是已過了的——突然的來到了寓中。進了房內，急急的便說了。

『昨天深川那裏派了人來，所以把火拉旦（狗）給了他們了。』
『哦？』妻子的話，他覺得是突如其來的。『深川那裏？』
——那樣地方什麼時候約了要把狗給他們？』

照妻子所答，他近來對於狗不和以前一樣熱心，看來像已經

厭足了似的，並且那費管的狗養了二隻，在忙錄的母親的手中也管不了，所以如果有適好的要的人，給人一隻也好，這不是他自己也說過的嗎？——的確，這般說來，倒也像把牠們養得累贅起來會這般說了的。

『但是，』他說了：『這是模然的說了的。爲什麼有了要的人，卻一直不給商議。爲什麼把我的東西隨便給人？』

『這是你的不好啊！』她答了：『因爲你一會也不到我的家裏來的。嘴上說着來商議，卻一會也不來轉的。所以雖則叫我來商議。但我卻忙得不能來。其間，到了昨天，因爲他們那裏拿了箱子和車子來領，所以便交給了他們了。』

『那爲什麼當時不給我商量？』

『因為朝上很早，不見明知你還睡着的嗎？……這般給了他們是不好的嗎？』

『不是給了好不好的問題。是爲什麼是人家寄放着的東西，卻裝了是自己的東西般的臉，不得許可的給了人家？兩隻狗自然是費管的；但這是當初便明白的。既已受了托，這一些事當然是知道的。說費管厭煩，也不給我商量的給了人是好的嗎？要給人的話，給了也好。只是我想在給人的時候，由我自己親手來給牠一碗吃哩。哦，啾啾。』他覺察了自己的笑聲的起一種奇怪的聲調的反響；忽又自己也注意到這是自己所有物中的某物受着榨壓般的聲音。不知是覺到了他的奮昂的笑呢沒是別的，他的妻子說了：

「真是怎樣傷慘的笑法哩！」

「放屁！」（原文「馬鹿」罵人癡愚意，此處意稍異，故意譯之）他幾乎想這般怒罵起來。和那做戲般的可厭的話同時的，她向他閃視了一瞥，但當他回她的這一瞥的時候，早已見了她眼中含着淚點了。他看了她之後，早已失了怒罵她的勇氣。但燥怒氣決不會便此息了的他，就此不再說話。也不想去找尋別的話題。曾有非常的喜歡多話的他，近來完全討厭着和人說話了。他只怪詫的看着無端哭着的妻子，倏忽的在心中回想着那田園的風景。他想着在那田園的風景之中，和自己一同散步着的火拉旦。

「好罷。」忽的他比較的柔溫的似獨語般的說了：「我此後可不知得去過怎樣的流轉的生活哩。因為那般的把狗愛念着，是

討人厭的。如果都得給人的話，早些給了人的好。——
過幾天到深川去看一次火拉旦來也好罷。」

或者是由於他這般溫柔的說話在自己自身所起的作用也未可知；他的心中奇妙的，竟有一種柔和之感，滾滾的湧起來。他自己自身便這般感到，卻也還是只有沉默着。

自從那一晚以後過了二天的朝上，他因為一早就有人闖進自己的房來便醒眼了。

『峯雄，峯雄！』叫着他名字進來的，是他妻子的母親。她以非常奮昂的聲調說道：『啊，快些起來；來罷，火拉旦回來了呢。獨自回來了的呢！』仔細問時，原來那天朝上，同是三十分鐘前，火拉旦獨個兒忽然回來了。頭間還拖着他咬斷的一半鍊；

那鱷更可·不說；牠滿身醜了泥，從木門裏偷偷的走進來時，是怎樣的吃了驚。真是太悲慘的樣子，給牠餵飯，牠一口氣把平常的一隻狗吃的份吃了；再給牠一盆，也即刻吃完，在她的身邊走了一轉，竟也走上了廚房的板間裏；一會便去橫在入口的一向的地方，熟熟的入了睡了。去歡迎了火拉旦的電奧（姊妹狗）也去再睡在同一地方。當她到外面去的時候，也不想像以前般跟去。那狗是太悲慘了，所以想給你看看，把你攪醒了的。她這般說了。他妻子的母親的這一位歇斯的裏的婦人，雖則決非是高尙的；但是非常的純直，一向動物是心愛的；所以那狗的那般的獨個兒回了來，她竟少女一般的天真的歡喜着。便催促他起來去

着。

火拉旦拖泥帶水的回來，確如所說，到外面一看，道路非常的泥濘污濁。那泥濘地方在雨晴後的朝上十點鐘光景的太陽下閃閃着。他不覺想起前天下雨，那上一夜以來。發了櫻花時節所常有的風。在那樣的時候，在霏霏細雨中淋着，從深川到這裏，換言之，便是從這大都會的邊際到邊際，找着那遠遠的不認識的道路，在頭間拖曳着不知是怎樣的鎖鍊的障礙物。這鄉間生長的確有非常的怕着雜沓的傾向的火拉旦，受着行人和各種車或更凶強的狗的威赫，不知是什麼時候逃出深川的家，大概日夜迷了途，一路走來的火拉旦，牠那尖的鼻在地面擦着，在不認識的他上彷徨走着的那形狀！那心裏！——他走出公寓，一眼見了那泥濘的深川時，獨個兒想着那些事，想着想着的走去。電輿聽了他們走

近到家的話，奔出來迎接他們；卻不見火拉旦。但到了木門那裏，勇逞的體格的火拉旦，橫倒在屋子入口前的陽光中，那樣的死了一般的睡着。的確，牠近邊有二隻吃得一粒不賸的空的大飯盆。他阻止了將要把狗叫醒的妻子的母親，蹬着的，老是呆看着火拉旦。火拉旦以一種野獸的狡猾狀，眯開了眼；但見摸着自己身體的原來是他，眼便忽的全開了。然後斜了頭，頻頻的去舐他的手。他見牠立起了一半的那姿勢，似有些疲困，便用手把火拉旦揪到了本來橫臥的姿勢，把手放進火拉旦口邊叫牠舐。火拉旦橫臥着搖着尾，把塵灰從地面掃起來。

『真是狡猾的東西呢，着了惱的，所以竟不立起來。』
妻子的母親這般說了，——是以怎樣憐愛的調子說了的。他

默默的老是呆看着尾巴已不在搖動了，不覺間又入了睡，竟是疲乏到這般的火拉旦。

這一晚他已好幾天沒寫過的又想寫寫東西看了。是題爲「狗」的一篇卽興篇：——

（一個厭世家說道：

我當然並非不想起離別了的妻；但一回都不會想去和她一見。只不過曾和她一同養着的一隻狗，如今怎樣着，成了什麼樣子，這卻常常不自知的想知道。……）

他只把這一些寫了一遍，以後便寫不下了。「我當然並非不想起別了的妻，」在這樣虛空妙想的寫下了的文字中，會沒有誇

張嗎？這在自己不是不忠實嗎？想起了這樣的他自己也還沒有經驗的心緒，在文句中便有了故障，這一篇文章，便此不能再寫下去了。——把一隻狗給了人，單只爲了這一些事，心情便這樣的激動的自己；還有看了稍稍溜着眼淚的妻子的眼，便不能發怒的那麼多感的自己，任說是爲了在理性之中，有怎樣自由的思想，到了和妻子離別的地步，或總會起一種感觸；並且便爲了一旦離別了之後，由離別了的婦人，單在這一事上，反而不能保證戀戀不捨的自己。因爲的確，在這世間一旦離別了，但仍能恢復老樣的夫婦也是有的……他無意寫出的他自身的文句，在他胸中這樣的複雜的起反響。

任是什麼，不到時候，總不會明白。——他想一掃自己的一

直的厭煩的思想，由自己下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想下去。——但是，記憶力，那是爲了什麼纔有的？又是不絕的延長到什麼時候的？共計一年之間，受了給養，便那般的非回到老家來不可的火拉旦！和自己的生活已不相稱的事，爲什麼老是得記着？老是把這些事記着是太悲慘了。——狗的記憶也是悲慘的；人的記憶也一樣。

『曾說起的報館裏的朋友，因公向九州方面作一月間之旅行而不在那裏的，如今纔回來，所以便把你的事說了；他說總總很想和你一見，但事前請再到我這裏來作一次接洽。我任何時都在家裏，所以夜間也好，請來玩玩。務請早日爲妙。』接得了這樣

的明片的他，這一天晚上去訪久能了。久能問他什麼時候去見那人？他說什麼時候都可以去。久能便把以前早就預備好的介紹信——寄給秦龍太郎氏的信從抽屜中取出給了他。此外也並無什麼接洽的事的，久能又把非常好吃的點心給了他吃。然後又說畢業論文本定寫一關於梅萊迪斯的；（英國文學家；譯註。）卻是太難了覺得不好。便作了一會關於文學上的話後，久能又勸他去散步。

他們在黑暗的坡道上，向池邊踱過去。說話說同了的他們，無言默默的走着。看去正像是有共進會的夜場開幕的一日，久能向仰望着屋上空間非常明耀的氳氳着走着的他，意外的說道：

「你看是罷，——遊藝則是沒甚意思的，卻是到報館去時，

總還是稍稍裝扮一下的好。或者，還是怎樣的把我的衣服穿了去可又怎樣？」

久能的說法，是非常謙遜的，正像要說出可恥的事來的人一般的口調，又是很快口的。久能的所謂接洽，原見因了這事的；因為一則久能覺得不容易把這些話寫在信裏，並且便是今晚，也不容易即刻說出。這事他即刻感到了。

「多謝。」

他感謝着這一位朋友的漂亮的說法，忽想起了一洛山的紗掛兒。然後想到自己已不覺察了的，卻是那麼的作着窮於外觀的身裝時，即刻把身子周圍看了。」

「多謝；但我只要把當了的贖回，當也似有可穿的衣服哩。」

……」他這般的說出了，但感到了，自己的回答，是有對於對手的溫和，起着反抗的樣子的反響；便說：

「……但是啊，不知果能贖回否；如果無力贖回的話，那決定借你的罷。」

「哦，是嗎？」

久能沒事的，對自己說出的事，也未傷對手的感情的，安了心似的答了。如今他便把那沒隔膜的，卻是知道認識漂亮的感情的朋友，越隔了黑暗在呆望了。這時他以自己也意外的大聲來發笑了。這太突然的笑聲，久能當也不解罷。久能以稍稍茫然的臉來說道：

「倒是什麼的，忽然這般快樂的笑了出來哩？」

『但是啊，請想想罷，……』他的笑聲還繼續着。久能的受得西鄉隆盛的綽號，不只由於他的男性的性氣質，也因為他的有二十貫（一貫約六斤）的魁梧的體格。久能想把衣服借給細長的只十二貫的他。『好，請再想想罷，你的那巨體。西鄉隆盛的衣服，這樣的我能穿嗎？』

『啊哈哈哈哈哈』久能像纔覺察似的，用一向的笑聲笑了出來。

『你確是親切，只是沒有空想力呢。』這樣的批難般的說了他的話，在他是想用以表現對於久能的瞬間的深切的情愛的。久能對這話，也只『啊哈哈哈哈哈』的以似從肚底響起般的笑聲答了。

他想理解着茫然溫重細微的感情的這位朋友，只要他再把这些什麼談談，便會給他更多安慰的；—— 纔是並不給他什麼有意義的話，單由那朋友的自然的態度，已充分有安慰給他。和這一肥胖發的大男子的朋友，並上了自己的寒酸的肩走着，他湧起了想把這一向對妻子所抱的感情對這朋友明說一下的感情。不把自己的苦悶的感情洩漏，在他那樣的性格上有些是顯彰，也是道德。但這一夜他感到幾乎像是將拋棄顯彰和道德的自己。他們走去的狹小的坡道是黑暗。他以爲想發洩自己的感情的這熱望，便是這黑暗的誘惑。要早些走過那樣的黑路，他便自己走在前面開了快步。然後對久能說道：——『噲，向共進會的電光那裏去罷。』

雖則只一瞬間，但他的態度看去竟致這般的——連被那遲鈍的久能也怪訝起來的兩樣。久能把衝進到了在昭耀的光裏擁擠着的羣衆那裏去的他說道：

『什麼哩？怎麼一回事哩？』

『不什麼的；沒什麼哩。』他似這纔醒悟了過來般的又走了。『看見了一個略略知道的人哩——正想打話之間。卻混進到什麼地方去了。』他一半在嘴裏囁語般的這般答了。他確看見了一個略略相識的人！是女人，也不是別的女人，是他自己的妻子！——一個約三十歲的身材非常高的男子；因為那男子身子太高了，所以當他無意的看了那人的瞬間，對着那男子去仰望着那男子的臉的一個女人的臉，便正對的映在眼裏。

「噫」的一想的瞬間，那女人的臉重又遮隱在男子的身體後；他們在那人堆當中，只見那男子的帽子，在羣衆當中高高的惹眼；別的都遠遠的看不見了。終至到了離那人頭不到三十步的處了。雖只一瞥，那確是他妻子的臉。雖沒有去證確的工夫，但瞬間的印象，確是妻子，不會有錯的。若說那不是她，那便只能當他在這羣衆的正中央比白天更亮的人工光線下，看見了她的幻影。但那可不是在她沒有辭退淺草劇團之間，還是非在那裏不可的時候嗎？……

「久能，已經幾句鐘了？」

「哦，時候嗎？」久能這般回答着，像是帶着表的，看了看自己的胸邊之後：「十點稍缺一些；十分或十五分。——我的表

是靠不住的。夜間開場是到十點鐘的。」

『十點還沒到嗎？那我要失陪了。還這們早，我倒有個想去轉一轉的地方哩。』

他這般說了，走向羣衆的疎散的地方去，向久能轉一個旋一般的別了。到了山下的電車路上，跳進了剛開動的電車中。聽說得在劇場仔到十一點鐘的她，若今日沒在那裏請假的話，當還在那裏。以爲既知道了剛纔見的女人的是否她，便總以到那裏去一走爲最好的他，因此趁進了開淺草的電車；却是當他來到了淺草的時候上小劇場後台去找自己的妻子的勇氣已沒有了。他在那劇場的後台後來往了三四次。然後轉到了正門去，茫然的仰看了剝落的漆畫的招牌，卻重又回到了後台門前去了。然後他想起領班

的吉澤，一定坐在後台入口罷；便把帽子盪住眼睛的戴過。他急急的，橫眼也不轉的，明知失禮的走了進去。細認沉重的坐在後台門口號房般的地方的時候，果然，那還是那根津的私宅公寓的吉澤；但他作着不認識的臉，問那男子道：

『瀨川瑠璃子還在這裏嗎？』

這般說了，他要不給對手看見臉的背向了。

『哦哦，……瀨川瑠璃子嗎？』

對於像是在想起來般的，也像是討厭着這樣的打問的，還是感到了狐疑的，總之把話頓斷了。當他覺到被對於凝看住的時候，同時臉便燒一般熱起來。對手必定當他是捧讀着這一位女優的男子；這樣的感到，在他是一種羞恥，更像是侮辱一般的感

覺。

『瀨川嗎？』對於似想起了的又返問了後說道：『瀨川是已經回去了。』

『回去了嗎？——什麼時候？』

『已經很久了。』

『一句鐘嗎？……』

『哦。哦，她出演的幕是九點鐘完的，所以已是一句多鐘之前了。』

他想把這一點再確定一下。但覺得剛纔的也是進去多闕了他的，再問下去的話也找不出了。

『啊，回去了嗎？那末打擾了……』當他這般說了的時

候：——

『噲，尾澤！尾澤！』

突然的他的名字被人叫了，他便吃了一驚。但那聲音像劈來了第二大刀一般的往下說了：『什麼，來接妻子嗎？』

他在那裏把緩緩的從舞台後面出來的那說話的人牽拉般的打了招呼，逃避似的離了吉澤面前去了。他們纔走到外面的時候，他對使他手足失措的無禮貌的男子說道：

『噲，古特君，這不是使人爲難嗎？我和吉澤是舊相識，但正裝着不認識的哩，被你一叫，叫我慌張了呢。』

『哦，你認識吉澤的嗎？我那裏會知道這些事呢——叫做古特君的那男子這般答了。他們也沒有一定地方的，卻似約好了

的，向同樣的方向走去了。

被叫做古特的那樣奇怪的名字的男子，竟也如名字所示，是一個奇特的人物。已經將近五十歲了，或者已是五十五了。從這人的在夾衣上穿着獵衣的一付老書生的風采上推測他的年齡是很難的；他也從不會去問過這人的年齡，所以不能確知。不單是年齡便是這男子在到此年紀會做着些什麼，想些什麼，他也不很知道。但在這樣年齡的人，當然也會受過了高等教育，據說於數學一門，更具天才，是以首席出學校的。年輕時取號梧桐，常在文士詩人之間，卻終未以此立身。和依世間常例的出世爲事的朋友，常常分散，只和青年們遊浪着。把梧桐之號在不覺間隱改爲「悟道人」，或「誤道人」，有時也爲「御當人」。(以上日音均

同「梧桐」，譯註）寫隨筆般雜文般的一種社會評論；——這般說或倒還是說俗世評論的來得足以表現其意的那樣的文章，投到並不受歡迎的雜誌社去過着日子。他的文章中，譏笑和冷罵，是卑俗的，比較的技巧的卻是很天真的，讀了時任怎樣的都視悟道的人的人品，也決不起成見的；但他的氣慨中，和世間的精神上的賤民稍稍不同的某種新氣慨。大家對這人決不給以尊敬，卻也難以沒惡意的輕輕的微笑對他；若爲他的話，則甘忍多少麻煩的能給他做的。大家在最先是正式的叫他悟道君；漸漸的簡略其音，呼作古特君；這一個怪異的稍有些滑稽的叫法，似可感到和這人的相似。如今誰都叫他古特君。這位古特君和他結成相識，還是當他在學校的時候。古特君常常不得許可的去混進有志於文學的

學生們的集會中去。他的以沒毒意的惡罵來把文壇上人一跌的口調，青年們也不會討厭。古特屢次以像是他的正當權利般的神氣，向他們那裏徵收零用錢。古特君只說聲「電車錢！」伸出了手來，大家便不管願出不願出，都以相同的表情，領首示以怪異的臉色。他也常常受到古特君的電車錢的徵收，也受到寓所來的訪問。但古特君不知是對文學青年已厭足了呢，還是被厭棄了的，近來常以去走進稱為新興藝術的戲劇的小劇團的劇場為樂；轉轉的玩着這樣的劇場。這消息，他也常在他的妻子那里聽得。竟也有人說古特君近來迷上了淺草劇場的某女優，做着跟從一般的哩。——這一位古特君，到這年紀，一直是獨身着的。……

剛纔打俏的說了『來接妻子嗎』的古特君，到了只兩人時，

便也說平常人的老實話了：『怎麼樣！倒有好一會不見了。那裏去對酌一杯可好？』

『哦，』他作了沒意興的回答；但懋若再稍和這人一處時，自然會的明白她的——她的妻子的消息。『對酌一杯也好；但我沒帶着錢呢。』

『錢是有的哩。——俺正從夢助那裏捲了來的哩。咕，咕，咕！』古特依了怪鳥聲般的笑。夢助大概便是大家說着這男子給她做着跟從的女優夢子罷。

『俺終也得了在古特君那裏叨一頓吃的身分的人嗎？』——走進了一家污穢的酒館，他這般說時，古特君吃着口的怒喊道：

『笨，笨，笨蛋！』

是叫在桌的人們都回顧到這裏看了一般的大聲；古特君當不是怒了的；卻相反的，他的連發這『笨，笨，笨蛋！』是他的興致好的證據。

他很利害的醉了。本是不愛酒的他，竟也喝了二十杯。依着豪酒的神氣，中了酒毒兩類跳着的古特君喝起來，酒量也似不多的，兩人一瓶酒，便已不穩着了。便『俺總是不懂着女人這樣東西。』的格格的多話起來，一邊踉蹌的像要倒下身來。他也在心裏說：『我也真不懂得女人這樣東西。……會是那樣的幫家妻子的，什麼時候變了心；這變化的形跡，確是奇妙得不可解的。』——他想下去了。便想起了剛纔古特君還沒那麼醉倒的時候給他

說的話和那有黃色歪牙的口在顫顫的形狀。『我第一不贊成你。就如你尾澤峰雄或別的誰，叫妻子去做女優，自己卻安閒逍遙着，這是什麼了見，我倒不懂得。——又不是理女髮的男人；我早想着見你時來忠告你一下。叫妻子做女優，這等事請作了罷罷。——女優是什麼哩；「看花舞」又是什麼；女人把紅色的緊身服閃給人看，這是民衆新舞蹈嗎？……』他對這些話，辯明了他並非受着妻子的養和做女優是妻子自己的喜歡時，古特君便也不再說什麼話。古特君想忠告的，或不是『使妻子停止做女優，』是『那樣的妻子請離棄了罷。』如果他早就懂得了古特君的意思；古特君或想把自己所以對他說的理由的具體的話——把她在後台的風說說給他聽。是的，這人什麼都覺察着知道的哩：

∴。——『古特君』突然的叫起來；——他在爲了酒混亂着的頭腦中偶然空想起來了。——『古特君』這般意外的去叫，他自身把這一位已是自己的父親般年紀的老友的手即刻緊緊握住了請求了：『請指教指教。明白的告訴我。我妻子的事你都知道罷。啊，請說說看。』古特君——非常的奇人他是做成了，卻原來也不過是一個多感的人的，這位上了年紀的醉態是怎樣的。將說些怎樣的？

「啊，哈，哈，哈，哈，哈！」

他忽然在耳邊想起了久能的笑聲；他自己也這般的笑了。

「啊，哈，哈，哈，哈，哈！」

他的這一陣笑聲，像在一切演藝已散了，行人杜絕了的影戲

館街上起了反響般的。腳底下有各種傳單丟棄着，白白的散鋪着，這雜沓的巷裏，行人已沒有了，只光亮比白晝也還耀眼，把空虛更加一層淒涼。無意的——卻或者是無意識的覺察着的——走進他仰望着的眼中的，竟正是兇毒的赤色的淺草劇場的招牌。這兇毒也像是滲進了他眼裏，他的眼中便將流出淚來了。他也不去聽古特君在後面給他打的話，一個人急急的逃一般的走去了。

「那請在二樓應接室裏等一下罷。」

號房的老人也不放下口中啣着的煙管，也不去返看他的臉，以冷淡的調子這般說了。這老人把桌上的電話機放到了原處，掀起眼鏡看了看，在遠遠的壁上的掛鐘之後，毫無忌憚的打了一個欠

伸。他聽着那呵欠，知道了和老人同時看的鐘上是四點，還缺二十分，所以從三點到四點間的那人的指定還不會遲過；便上了滿是泥濘的梯子，讓着威風凜凜的嗒嗒的走下來的一個職員似的人的路。上了梯子，應接室卻便在左手眼能見到的地方。因為門闔着，他想開進去，手把上了揸子，開了的二寸的時候，忽被裏面大聲的怒喊起『使用中！』來。他手足失措的佇立在那裏的廊下一會。卻發見了壁鄰還有一個第二應接室。這回膽小的把門開了一隙看時，那裏似一個人也沒有；所以他便走了進去。

那裏有一隻白木的擱臺四邊有同樣是白木的三隻椅子。在那不能說是桌子的臺上，大概便是這二三天前積起的，黑黑的墨水

的污跡從桌上一直淋到地板上。臺上有一小小的鐵製的香煙盆

卻沒有火也沒有自來火。這一間房的近邊，是機械轉動着，或是爲了輪轉機的響聲，這房間的地板也震動的搖動着。高高的灰頂角裡垂掛着的蜘蛛巢也顫動着。他轉轉的迴望房內之後，在一隻椅上坐下了時，凝看住因爲了關着的窗的玻璃所隣接的屋的牆壁，在黑暗中模糊映着自己的臉。便歷歷的回想起剛纔在街頭店家的櫺窗內映出的寒酸滑稽的姿容，重又覺得把那樣的洋裝從當裏贖出來作着賣聰明的臉的妻子的母親的可怒，……這時似把房門踢開般的，精神振足的跳進來，所以他幾乎是反射作用的立了起來，然後行了有些是鄭重的禮。

「足下是尾澤君嗎？我是這裏的秦龍太郎。」走進房來的人在他對面的椅上坐下了，以緩緩的調子這般說了。把似進來時一

直啣着的雪茄又頻頻的吸起來了。這人看來像是三十三歲到三十八之間的年紀；非常的健全的樣子，又像對人生無一不滿足的樣子發着胖。因為胖着，所以是熱罷；已穿着約早了二星期光景的單掛兒了。那服在他那樣人是不知價的，所謂是恰好合身的做法，這人也有不下於此的體重。究竟這人每月領着多少月俸？

——他忽然深切的想着世俗的事情，呆看着對手的人的掛兒的帶邊。他不知怎樣打了話纔好。想着對方即將有話來；對方卻便此什麼也不說，只是吹吸着非常香的烟。他不知怎的，覺得自己被入轉轉的看着。他便給人這樣說：——『你看着我的式樣怪異多皺摺的禮服來嗎？我卻不是顯着威穿着的。這是四年前做了的，便此放進了當裏；另外也還有衣服，卻都放進在當裏。並且另外

的衣服都是幾件合了一起交進去的，要吊出一組，是要很多錢的。特再說一次，我決非是製作的穿了這樣的服式的。很覺得自己的卑小的。便因此剛纔在那角上的店裏的鏡中，仔細的看了自己的姿態來了的哩。早知如此，倒不如借着了久能的衣服來的好呢。啊，倒還是沒事似的穿了那襪襖的絲織料的有薄綿的衣服來了的好呢。因為你是對於衣着很有趣味的，所以說了這樣的話。』他真想這樣的說一說。——至少杜斯托衣夫斯基作中出現的人物，能夠沒事似的說起，這樣的對話。……當他想起這樣沒意思的事時候：

『哦，哦，……久能君曾有電話來，所以早料到今天或明後天總能相見的等着。』對手把有些太久了的沈默適好的緩和了下來。

來；『那久能那裏有了什麼話嗎？』

『……』他正想着久能說的別穿了太污的衣服去；和如果被雇，月俸最先約可說八十元罷，便漠然的答道：

『總之久能君說代他自己的，要把我介紹過來。』

『是的；這話在久能那裏也聽到了。但……』

『所以久能君說，我還是來拜望一次的好。』

『啊，是哩。』秦氏至此把雪茄最後的一口深深的吸了，吸得很小的烟頭，隨便的丟在地板上之後，說了聲『那麼看來，』立起來用軟底草履去踏滅了在地板上出着烟的雪茄，重又歸座。『那麼看來，在久能那裏想來當也聽到了罷，實在如今所要的人，是要他在我底下工作的人。是要學習二三個月，以後我便也』

能完全把工作的實權讓給他的人——便是要的。也可算是社會部的幹部的記者。最初二三個月支給八九十元，到後來也可以有百二三十元，是搜尋着什麼事都能重託般的人；別個報館的事，你當然不知道，這裏在這一點上是非常的優待職員的。一方面有志願者也很多，從而本館用人的時候，得加一番徵到；便如這一回，只找着兩個人的位置，卻已有近三十人的應徵。人選固然由我決定也行；只是事實總是很難輕易幹得的。總之是這樣的報館的時候，翁姑小姑般的關係人是很多的，所以從這些人那裏來的推薦時。只要不是有非常不適當的理由的人，我便不能以有把我自己喜歡的人採用的理由，就忽視了那樣有力者的介紹的實情。並且近來報館方面的方針，像有務必採用大學出身的人。這樣的

街頭譬如在名刺有了的話，像作訪問那麼的時候，總像有些便宜的地方——但在我當然不必一定置重於這樣的方針，是打算專看重實力的。也充分的有選一個多少是有些文藝嗜好的人，能把所謂社會記事，以稍高尚清新的筆來寫的希望。但不知你對於記者生活有什麼趣味或自信？」

「趣味？自給嗎？啊，還沒有幹過可不能說哩」。他稍稍有些狠狠的，不知怎的，即刻感到了臉紅。「只是，我，現在是愁着吃飯哩。若是不愁無飯吃，大概新聞記者那樣的事是不會做的。真是連自己也並不覺得是適任的。但人家做得的事，大概也能做罷。正貧困着所以只要不論什麼，有了職業，便總想起勁的幹的。……」

『的確，哈，哈，哈！』對手作了沒意思的笑，但大概又想了單這麼一笑是太無情理了罷，就添說了似有意思，也似無意思的說道：『不，反而是這樣的人，也好的哩』。他把掛在腰帶邊的表看了看，『所以剛纔也已經說過了，是否一定能請你來，那是不能知道的，總之，還得由我向社長那裏推荐，還有雖則是形式的，但請出一張履歷書。喲，我也定當盡力；久能君那裏也來說過了的。』秦氏至此鬆了鬆身，剛纔的明快的卻終不知捉住何處好的；但秦氏在這報館中確非是無勢的人，從確實可知道的這些的話上，他忽然換了口氣，不在意的說了；『聽說尊夫人是在做戲方面的，真的嗎？你覺得怎麼樣？也是喜歡的嗎？實在今天我也理當去看戲的』。這時秦氏緩緩的立起來，又換了口調說

道：「那托你這樣一件事罷。」

他也知對手差不多同時立起，默默的作了禮。跟在肥胖的健美的男子後，他跟踉的走出了房。

走到了街上的他，開始逃出了空虛的壓迫。覺得剛纔吸在舌尖上的香煙，不知怎的，這纔深深的吸了進去。便自然的回想起了十分鐘前的自己，不禁覺得自己真是一個怎樣呆笨的求職者。應當回答的時候，茫然去想別事；並非必要的，卻把老實話說了紅起臉來；那樣看來，自己完全是來曝露爲了介紹自己的怎樣的不適任去做新聞記者；因此穿了裁製不良的舊式的滿是皺紋的似欲要什麼的姿態來的一般。我如果——他想下去了——如果由我來雇用，那樣的男子，十分鐘前的自己那樣的男子，我也不會去

採用的。可是便是我，在兩年前，還很沒羞恥的對人的，什麼時候起的，竟至這般笨起來。聰明也不怕羞，這雖不知是好的壞，但要在這社會中生存，那是必要的；這樣有力的武器我又失了一個。對手以和我自己的呆笨相等的程度，圓滑的來拒絕了自己；——當然他自己也想到是被拒絕了的，但又忽然覺得或者會雇用也未可知。總之，是那樣巧妙的被拒絕了；但在那可怖的地方，雜進在怎樣沒事似的處置着人生過去的朋友間，自己不知怎的，不論甚麼內容，便是一行文章似能寫的自信也一個沒有。又把受得初次見面的偉人的訪問時的自己想像起來，這還是完全不被採用的好。履歷書，——那不知到底是得把些什麼事列寫進去的；但履歷書那當然不拿去也行。不，但是總算蒙他這樣說了

的，所以拿了去也好。這些事任怎樣都好。把這等事和已到了在此後的十日間得着手以鄉下的地皮去借錢的運動之急，不覺間心裏有些灰心着，只想那可疑的妻子的行跡，怎的一來能早些隱了，同時恥不外聞的那纔好。一個人走的時候所慣了的，他把這些事從此到彼の耽想着，看住了完全走了樣的皮鞋走去。仰空一望，心想今天真是垂掛何等鬱陶不樂的雲翳。……忽然想起的，是一星期前，從那舊書舖的學徒那裏聽到的渚山的消息。渚山真有些是「小說中所寫一般的可憐」，他用這樣的話來想着，等想到S.L醫院雖不知在那一邊，但從這裏總不是遠的，他便想到醫院訪小說中所寫的一般的渚山了。這倒不得不明說的：渚山如果不是小說中所寫的一般的可憐，他大概不會想去訪渚山的。他確

是這樣脾氣的男子。

「是了，去慰問渚山的病罷。」

他對自己所想到的滿足了。這樣感到時，懂得渚山的脾性的他，忽覺得自己的禮服神氣是怪可樂起來了。——「總之，這確是紳士的服裝。把自己的年歲隱瞞了二歲的渚山，或會覺得有紳士來慰問自己，對他人說時是很名譽的。」

他跟引導自己的看護婦的腳步，靜靜的在並列在兩邊的床位間走去。走過了閃亮着好奇的眼光，在看他的病人約有三十人時，來到了最裏面的，所以是近窗的那裏，看護婦便對在病床上想轉過來看的病人說了；是以不像那樣形貌所能有的婉好的聲

音。

『江森君，有來慰病的客人呢』。

『江森君，是我啊』。

『啊，這真是，真是！』渚山的聲音一些沒衰。並且是出乎預想以上的敏速的醒了過來。但當臉相對時，他纔見到了自己的朋友的臉色是土一般的。

看護婦把剛纔一直挾在手掌間的聖書放進了她的白色的事務服的袋內，便用那手去把在渚山床頭的椅上的東西，從字簿以至書籍似的書和藥瓶等取去，像打算在那裏給他一個坐位，渚山卻以輕輕的手勢阻止她道：

『噯，那，那個沒有客氣。好罷，尾澤君，請坐在那裏，在

床上什麼地方坐下罷。椅子是你所見的那樣的東西，坐上去臀部會痛的。」。

但看了那狹小的床的一部份上也沒有十分適當的地方，他便轉動了約三步，去坐在床的後面。

「這真是意料之外的事，啊，多謝，多謝！」渚山似從心裏快樂起來的看住了他：「呵」又出了一向的聲音。「呵，穿着非常的盛裝哩」。

「這個嗎？」他自己來抓住了胸際邊，不覺苦哭了：「因為是來望病的，所以盡力的穿得好一些」。他見渚山對這玩笑半信半疑的哭着，便說下去道：「不，是說謊的。這是有深深的道理的。其實是乘便的忽然想起來望病的」。

「不管是乘便是什麼。蒙光駕了，總是可感的。所謂深深的道理是什麼」？

「不，這且不說；一向可怎樣的，你的容態啊」？

「多謝，一時會頗有煩於諸君子者；但到了這裏，即刻好了的。樂於我們貧民是很有效的。步行嗎？那是很不自由的；大概永遠不能了罷。像樣的做了殘廢者了」。渚山使用了冷笑自己自身的話，但他的氣色上，對於這一點，並沒有像動着感情的地方，是十分平靜的。當他問醫院生活怎樣的時候，知道了渚山只要病苦不十分劇烈，在這裏完全滿足着似的。渚山覺得第一這醫院所在地方是靜處；並且這醫院的建築也堅固，正好似那是自己新近得到的住宅般，渚山以那樣的口吻敘說了。此外又歡喜着得

能睡在室隅比較的是獨立的，又是近窗明亮的地方。「啊，你看，這窗裏望去有好景哩。河和海，是在怎樣的相關連的地方。從這裏望得見在屋隙間，有船帆點點可見。這是到這裏來後一個星期，是在略略能在床上坐的時候，偶然發見了的。從此後留意去對着窗時，這般睡着，外面雖望不見，但可知道在天空是那麽明亮的日子定有船帆移過的。——是反射的關係罷，好比是鳥影閃閃的射下來般的樣子。到了晚上真是靜寂哩；稍有些黑暗，卻還可以看得書。不知是誰，到晚上便要看護婦在床頭念聖書給他聽。那看護婦有婉妙的聲音，所以聽起來像流水般透澈的，這夜的情調倒也不壞呢；把我們老年人，弄得也有些感傷起來，別人也都傾耳聽着的樣子。那看護婦——哦哦，像是這一間房的專

管——只這個（渚山說了指着自己的臉）是那樣的，卻是很親切的，並且有了暇，便嚴肅的念起聖書。是的看來像有二十三、四了，卻只二十左右哩。不，也有一個美豔的看護婦哩，常常跟了診病的來。……」

本來是喜歡說話的渚山，想是因為很久的又得了談話的對手罷，快樂的開着口，幾乎是獨個兒說着的。不覺間在床上坐起來了身。他注意到了，便說「常常坐坐是好的罷」。門開了，像有一個人進來，原來晚飯搬進來了。看護婦也一塊來了。這黑色矮短的女人，把方纔會在上面整理了想給他坐位的那椅子上的東西，重放到床的一邊去，使搬飯來的女人把東西放在那椅上，便那樣放着的，去擺進到坐起着的渚山便於吃的地方。

「飯吃好了，還是橫臥着的好」。

看護婦給了渚山這樣的勸告回去，他便趁此機會說了『要回去了』。但渚山說要他再坐一會，他也覺得再和渚山談談也好。

『可以罷，再坐一下。呵，怎麼樣，雖則是這樣的東西，你也吃一半罷』。渚山這般說了。把剛搬來的飯菜向他勸進。『好嗎？我沒吃之前，請你先吃一半，我是每次有贖的』。

『不，肚子還沒餓哩，』他對渚山的話爲難狼狽着的說了。『只覺得坐太久了，於病人是不好的。若不要緊的話，那任到什麼時候都會坐下的。好罷，在我面前可沒客氣請進飯罷』。

病室的各處都囁語着病人們在進膳前所做的對神的禱告。但渚山卻沒有做。卻對他說着：『那麼失禮了，容我來吃了罷』。

把燒得很軟的飯盛進了碗裏。然後即刻以小聲說道：『哈，飯菜倒不很壞呢，在我們「賜」的看起來』那「賜」可不知是什麼意思；但大概是受賜醫病者（不收醫藥等費的，譯註）的意思罷。只豆腐似的煎蛋和醬湯的飯菜，渚山卻似十分滿足的吃着。他想着剛纔見的窗邊的還沒開花的草種花的盆，那是渚山的嗎？還是別個病人的，或是看護婦的；但也並不想去問渚山。只是立到了所謂可以在近邊看見船帆的窗口去了。望得的只不過還沒到傍晚的澄清的天空下見一些屋頂，中間有是二三座洋式屋的牆壁和窗還有寺院一般的高高的屋頂也看見；近處是這醫院的內院，只見一枝梧桐正在發芽長成大葉的時候。確是高高的二樓，但景緻等什麼也沒有。只便是那樣的窗洞，在晴天看時，天空遼闊，單這

一點，多少已可作爲病人的安慰了。是了，或者能把在「受賜者看倒不很壞的」飯菜，什麼心煩也沒有的吃着的一事看來，在渚山已是近來所難得的安閑的情態了。其實便是我——他想了——與其去上報館，倒不如睡在這裏於自己爲妥當哩。他把這些事想着，偶然無意的看着了看護婦等去放在床的一隅的渚山的書，見那裏有了一冊讚美歌。把那書拿起，底下的是聖地巡禮。

「阿，看護婦把這些書借給我的」。像發覺了他在看着這些書的；說了這一句在他是意外的話。「讚美歌這樣的書是第一次翻看，倒也有很有趣的詩呢，把牠當文學看起來」。

他沒答什麼話，心中在想渚山是怕被人笑他讀着這樣的書纔這般說的。飯已像吃好了的渚山，說常常吃不完的飯也吃得乾告

乾淨淨。這看了沒蓋的白碗便可知道。他走到依從了看護的勸重又橫臥了的渚山的床邊，在那床角處狹窄的坐下了。無意的翻開手中拿着的讚美詩集，中間一頁，大概是常常翻看的結果，獨自會出來般的自然開了。在這樣的書裏留下了這樣的習癖的痕跡的是渚山呢，還是其他曾借看過這一冊讚美歌集的人，這可不知道；但那獨自會出來的一頁，他卻略略讀了。——是以「夕陽西沉」一句開始的歌；渚山對沉默着看着這書的他，像找求話端般的打話了。

「是了，是了，你的盛裝着的緣故可說一個來聽聽罷」。

他作了沒興致的臉色，把報館的事說了，渚山不覺的想細問是什麼報，薪金多少等話。他說了被他們圓滑的拒絕了時，便又

問去和誰會見了的？等聽到會見的人是秦氏時，渚山便以像安慰他一般的口調說了。

『那樣的人便受他的雇使，你也怎能過得一個月？』

『爲什麼呢？』他稍動了好奇心。『你也知道這人嗎？』

『自然知道。卻是一直從前了，——像我這般的生活過了二十年，自然是不論誰我都會認識的。尤其是他，那是有名的人，是從僕役出身的人。……但這些和他的人格也沒有什麼關係。你看，我的山峽裏的人們中出現的有西洋樂器製造所的主人名叫玲木的。全書主人公的良太的阿姐，是做着這人的妾的。這玲木的白相朋友中，有一個新聞記者，這便是這人的軼話……』

『是的，我想起了，是迫着對方的雙親，要附加嫁費的娶懷

了私生子的新貴族的女兒的人罷」。他怕着渚山又要把還沒寫成的傑作山峽裏的人們的梗概講出來，便這樣的以話來阻斷。但他的預防並不生什麼效，渚山還是非得把山峽裏的人們中的一段故事再講一遍不可。——

「……所以我的小說是這般的；但事實上，卻不是貴族的女兒——是因了某暴富者懷孕的藝妓；單是使附加了嫁費便連孩子一塊把那被富者厭棄了的藝妓娶來。也有人惡罵他娶了之後，欲另置一妾——因要另置此妾纔娶她做正妻的。總之，聽說娶了之後，是把妻虐待得很利害的。聽說這便是秦氏的妻子的故事，大家都這樣評着說秦氏是因爲若要把妻子歸修，嫁費便也得歸還；並且在和那報館有密切關係的實業家那裏也會失了勢力的。但我

的解釋又是別樣的；山峽裏的人們中也寫着的，秦氏是的確迷愛着他的妻子的哩。……」

他聽着這些話，當然什麼趣味也不感到，實在因為也不會注意，所以從何處到何處是渚山的小說；何處又是事實，這些也沒聽進。只不過想起爲什麼他要說這樣的小說的話，感到是這男子的要把自己是有寫小說的才能的人，吹給近在床邊的人聽罷了。的確，近邊的病人，跟着渚山的話聲的提高，都傾耳聽着的樣子。看護婦又走到這般起勁着的渚山的枕邊來了『太用力說了話，會發熱的哩』。笑着溫和的責咎着；他便以此爲機會的，預備回去，立了起來。以爲是爲了自己的話要回去的看護婦蹣跚說了到訪問時間的六時還有三十分鐘；並且渚山即刻以寂寞的臉色望

他看了，只是他是不再坐下了。

『那請再來罷。再請留下如今的住所罷』。

渚山取出了在枕邊最小的一本簿子這般說了。立着沒興致的俯視了他的眼，看了渚山的那簿子裏像是新近在病床上無聊想起重新寫下一般的，友人的名字和住所都鄭重的排寫着。

『我的住所嗎？——是公寓哩。最近或又會搬；不，還不會決定是那裏』。

『那麼信寫到夫人的娘家便得罷。請在夫人前也問問好。是的，是的，把夫人忘卻了，一些都沒提到。請好好的在那裏代我請安罷』。

『哦，哦哦。』他以喉頭悶塞住的人一般的聲音來答了。

他急急的走出了病房。但走了半扶梯的時候，他轉了腳踵，特地又回到了渚山的床邊。像有什麼忘記說了的。便避着怪訝着渚山的臉說道：

「信——如果有什麼事，請寄到別處罷。——我將突然的大概在最近期間，但什麼時候也還不明白，想和妻子離婚哩。」

「呵？這又是爲了什麼呢？」當然渚山有了非常吃驚的表情。

「這事請緩緩……還有」他即刻以小聲急調的說道：『你不要錢嗎？雖非現在有着；——將於最近間，我想以鄉間的土地作抵當去借些來哩；如要我會拿來』。

『多謝。——但我現在這般過去，錢的必要倒也沒有哩。實

在是把夏目寫的信給了人，得了一些錢的哩。

兩人小聲短短的囁語了一番沉默了。在此沉默之間，他在一個瞬間，感到了和渚山的心泠然相觸。

和渚山相別了的他，不知怎的，覺得身體非常的疲勞着。

他在雲天的傍晚的黑暗中回顧渚山當作是自己的住家般說是好屋的那大塊磚造的屋子，看着牆壁上黑黑爬着的蔓葛的特異的樣子，出了門。渚山在看見的，卻未見是怎樣險惡的病狀；但看看護婦那樣仔細注意着，總還是不很好的。收容在較好的地位，或者也就爲此病狀的罷。已到了這樣的地方的渚山，不想他死，那不過是感情罷了。渚山還是死了的好。誰都是死了的好。可

是渚山說的『我那松生活二十年也過去了，便不論誰我都會認識的』。沒事似的渚山說了的這話，怪悲傷的留下在他心中。——渚山死了，這句話像是到任何時都能想起的。——不知渚山可也知道，在那醫院雖是非常的平靜，但再過二月是得到養育堂去的。他以走了遠路來的人一般的腳步，在頭腦中斷斷續續的想着這些事。這時他的口角邊不自覺的浮起了兇毒的微笑。——因為那堂堂風采的敏捷的事務家的秦氏在妻君面前平伏着哀求的光景，同時和渚山的要把醫院中的飯分一半給他吃的那樣不懂事理的親密混雜了出現在眼中。他那苦惱的臉也就即刻變成了茫然悲觀不快似的臉了。於是只是在電車站上立下去的他，連擠進因了正是將入夜的都會的混雜時候接續滿坐的電車中去的氣力也沒有

了。從袋中取出了不知何時空了的香煙殼，拿來放在手中捏攏着，向自己的腳邊丟着，他重又搖搖的走到了近處的換車處。什麼都不再在想了。街上燈火輝耀起來了。……到底如今是春天呢，不知還是秋天，他忽然感到了這樣的空茫的事。在尖銳的汽車的叫聲中，他跟隨着退到了路傍。對威風凜凜的過去的車鬆了口氣的他說道——

「喲，真得留意呢。在這樣的時候，人會被懨死的」。

吹受着砂塵在口中說着這些話，緩緩的自語。